

南無阿彌陀佛



時光隧道—空間打開
訪問中國歷史人物
第三集

南無阿彌陀佛



訪問如今於西方法性土之中國歷史人物

第三集

序……………一

神農八代首領 炎皇（三皇五帝之一）（距今四千多年）……………四

古印度 朱文蘭 知遇之恩（距今約四千年）……………一七

商朝黃河支流的水神黃萬村（距今約三千五百年）……………三一

周朝 守護神葛木原 自然法則（距今三千年）……………四〇

五台山 山神 林度（距今三千年）……………四五

武當山空間中的阿羅漢（距今約三千年）……………七一

春秋 管仲好友：鮑叔牙（距今二千六百年）……………八三

春秋齊國 何廣松（距今約兩千六百年）……………九一

談管仲之治國要旨

春秋 美人西施（距今約二千五百年）……………一〇四

四川山區神靈 沈方如（距今約兩千五百年）……………一一一

印度邊境行腳僧 胡員因 (距今約兩千五百年) …… 一一八

戰國 道家莊子 (距今約二千三百年) …… 一三〇

戰國時期齊國 田單將軍 (距今約兩千三百年) …… 一三五

戰國壯士到和平之神 史東奴 (距今約兩千六百多年) …… 一四四

長白山上的修行者 淮演道人 (距今約兩千多年) …… 一五五

北海牧羊的西漢使臣 蘇武 (距今約兩千一百多年) …… 一六八

西漢 張恭陳 千年老鷹 (距今約兩千多年) …… 一七六

東漢軍事家外交官 班超 (距今約兩千多年) …… 一八三

竺法蘭 天竺至中國首批傳法高僧 (距今約二千年) …… 一九一

東漢亂世的醫者 劉義山 (距今約一千八百多年) …… 二一二

三國曹魏開國皇帝 曹丕 (距今約一千八百多年) …… 二二一

三國神醫 華佗 療病於心 (距今約一千八百年) …… 二二九

三國單騎過江的蜀將 趙雲 (距今約一千八百多年) …… 二五〇

三國東吳都督 魯肅 (距今約一千八百年) …… 二六〇

三國東吳名將 黃蓋

(距今約一千八百年) ……二六七

三國戰神 葛忠良

(距今約一千八百多年) ……二七四

三國戰士 賀寶南

(距今約一千八百多年) ……二七九

魏朝 長勝將軍 神槍薛明義

(距今約一千七百年) ……二八七

東晉書法家及大將軍 王羲之

(距今約一千七百年) ……二九七

東晉田園詩人 陶淵明

(距今約一千七百年) ……三〇九

南朝 潘進仁 無私之鍾

(距今約一千五百年) ……三二〇

南北朝 梁修良 家家觀世音

(距今約一千五百年) ……三二五

北周 周武帝宇文邕

(距今約一千四百年) ……三三〇

陳朝 林穎川 人生如戲

(距今約一千四百年) ……三三六

隋初戰士 林茂和

(距今約一千四百多年) ……三四一

隨隋文帝一統天下

隋末唐初 魯孝先 醫者無分別 (距今約一千四百年) ……三五〇

隋朝 天神林考 (距今一千四百年) ……三五九

南無阿彌陀佛平安符

唐朝窺基大師的弟子

釋懷山

(距今約一千四百年)

……三六五

唐朝校尉 李良如

(距今約一千四百多年)

……三七四

慈悲化解戰爭

唐朝 鐵匠辜文良

(距今約一千三百五十年)

……三八四

唐代奇書收藏家 鄭常

(距今約一千三百二十年)

……三八九

唐朝 姜胡邦 土地裡念佛

(距今約一千三百多年)

……三九六

唐朝邊疆人民的活菩薩

李妙如 (距今約一千三百年)

……四〇六

唐朝 文成公主

(距今約一千三百多年)

……四一四

吐蕃人民的活菩薩

序 時光隧道

阿彌陀佛開示：

浩浩蕩蕩中國史，五千年之文化中，
歷代千古之名人，如今魂歸於何處？
原來是於空間中，彌陀慈悲開空間，
救度諸多之有緣，送入佛寺法性土。
古往今來無數眾，靈性不死受訪問，
名人軼事於其中。

跨越中國五千年，當年狀況是如何，如今受訪而道出。
不論當時是如何，豐功偉業成過往，當身不在去何方？

佛開示 主筆：釋海願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三日

如今得知靈不死，輾轉輪迴來又去，或入地獄受報苦，或入鬼道至如今，或入空間難能出，或入天道享天福，守護人間諸眾生。

最多之眾於鬼道，亦有不少入空間，惡報受苦至地獄，刑滿之後回故國，靈於空間留至今。皆是靈性之生命，卻是善惡兩分明。蘇佛願心超度眾，感得彌陀佛加持，彌陀佛光照中國，打開空間眾得出，送眾進入佛光中，得入香光法性土。

如今阿彌陀佛正住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之香光大佛寺。

蘇佛大願度中國眾靈，於彌陀十二道佛光加持中，以其千百億化身超度無量無邊的中國眾生，

進入阿彌陀佛佛光中。

眾生無數難以計，猶如浪流般地進入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

過往名人此時雖為無身之靈，

卻是當初之點滴依然存於識念中。

如今得救受訪問，道出當時之情形及身亡之後靈的經歷，有如進入時光隧道中。

眾靈於西方法性土上聽經聞法，靈性得到了寧靜，

安住於佛光中，不再於空間中飄泊無依。

於法性土上蒙佛光注照，聽聞淨土大法，發願念佛生西，

提升靈性品質，之後有機會能隨蘇佛進入西方極樂世界——

靈的究竟歸處。

南無阿彌陀佛

神農八代首領 炎皇（三皇五帝之一）（距今四千

多年）

訪問 主筆：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炎皇（三皇五帝之一）：

南無阿彌陀佛，上古時期「神農嘗百草」，這是廣為人知的佳話，在當時的神農乃為牛首人身，這是許多後世之人探討的話題之一，這確實是事實的真相。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華夏大地上，當時之人與現今之人大為不同，人類自性之中的自然本能於當時之人身上多能顯現，以現今之話而言，即為當時之人有許多具神通之能力，而於相貌上亦是有所不同之處，伏羲及女媧的人首鱗身或人首蛇身，其特異之形貌亦是代表著其身負特殊之能力。以神農而言，能夠於一日之間以身試七十次毒而不死，能夠以嘗

百草的方式來總結出藥草的藥理，並發展出藥草醫學，可以很明顯得見其絕非常人。而在當時，神龍、龍類皆非是傳說之物種，甚至有龍族會向特定的部落首領效命，其中著名者就是舉世皆知的應龍。

其實炎帝並非是一個特定的人，而是我們神農部落首領的稱呼，在當時許許多多的小部落會依附大型的部落，我們神農氏可以說是當時勢力最大的部落，所有的部落統領者就是我們神農氏，第一代的首領即是後世知名的「神農」，所以其實每一代的神農氏首領，都叫做「炎帝」，而我就是第八位的炎帝，也就是神農部落的第八代首領。

世人皆知神農氏發明了火耕的技術，也就是所謂的刀耕火種，這在當時的石器時代，可以說是突破性的技術。對於火耕而言，並非只是放火燒森林就可以，而是必須同時對於天文、氣象有著高度的觀察力，甚至可以說是要具備預測天象的能力，並且要

能夠精準地把握火勢，而這就是我們神農部落的能力。更準確地說，是我們這些擁有炎帝稱號之人的能力。在神農部落，首領之位並非傳予自己的後代，而是傳承予有火德之人，在當時部落之中對於天象、氣象以及火焰能夠最好地把握之人，將有機會得到「炎帝」之稱號，統領我們神農部落及附近的所有部落。我們天生對於火焰就不害怕，甚至感到非常親切，甚至於我們天生就有著控制火焰的能力。

在香光大佛寺解開了靈界的狀況之後，其實不難猜想到我們天生就能夠與火焰之中的火靈溝通，我們似乎與火焰特別有緣，因此火焰也特別聽我們的話，通過這樣的能力，我們能夠精準地控制火勢，如此一來火耕才能夠實現。

第一代的炎帝神農嘗遍百草，除了希望了解藥草的藥理之外，也是希望能夠在過程中，找出適合農作之作物的方法，於第一代神農之前，部落普遍都是以食用動物之血肉為主。火耕的確是

突破性的技術，然而卻是對於土地、樹木以及居住在其中的生靈，會有著巨大的傷害，在當時我身為炎帝雖然知道這樣的道理，但是為了神農部落以及依附神農部落的許多部落的糧食，我還是決定為了大家的福祉，繼續使用火耕。

現代許多奇異之事於當時的石器時代，的確時常可以得見。在當時的人們是非常純樸的，心性都非常單純，我們有許多都能夠知道別人在想什麼，自然而然能夠知道他人的看法。在當時萬物皆有靈的概念，對我們而言並不陌生，我們這些神農氏的部落首領，甚至對於什麼時候要下雨、天氣如何等等氣象，都能夠預先知曉，對於與氣候相關的神靈，我們都有著能夠與之溝通的能力，而於族人之中的佼佼者，也不乏能夠自由來回天界之人。

炎帝的神農氏與黃帝的軒轅氏乃是親戚部落，後來兩者交戰之後我們炎帝部落戰敗了，黃帝成為了部落聯盟的統領者，於是我們神農氏歸順於軒轅氏，所以後世華夏這片大地上的人們常稱

自己為「炎黃子孫」。在當時，我們神農部落之中有一位後輩，他對於部落非常的忠誠，才華洋溢，有著特殊天份，對於控制火的能力以及預知天象的能力，他並不擅長，但是他對於戰鬥所用的武器以及爭鬥非常有天賦，在我們神農氏戰敗之後，他感到不服，尤其是當黃帝派出應龍擊殺了我們部落中的反抗者或者不願歸順者，他終於忍無可忍，率領跟隨他的部落，與黃帝部落展開了戰爭，他就是我的姪兒蚩尤。

對於蚩尤在歷史中許多人對其有著鮮明的印象，但世人卻不知其實蚩尤也曾是一個熱愛部落、熱愛生命的孩子。在當時的石器時代，有許多人天生就與特定類別的能量特別有緣，我們將其用金、木、水、火、土來劃分。以我們神農部落而言，我們天生就與火系能量親和力特別高，與火靈之間我們有著密切的聯繫，能夠與之溝通，進而更加了解如何善用、運用與火有關的能量，這一點從我們首領的稱號「炎帝」就能得知。通常在很小的時候

我們就會顯現出不凡之處，而我的姪兒蚩尤從小就表現出對於金系能量的非凡天賦，在他剛出生時，曾經出現過異象，我就知道這個孩子非同凡響，所以對於蚩尤，我從小帶在身邊，非常地重視，並且盡力予以教導。

在當時為石器時代，沒有所謂的鐵器，我們也沒有技術去鍛造鐵器，也根本不曾想過這種事，由於許多人天生靈敏，能夠對於萬物運行的規律有所體會，我們傾向於發展自身自然而然的力量，而非外在的器具。

當時年輕氣盛的蚩尤跟金系能量中的金靈溝通之後，有一天居然學會了如何鍛造鐵器。我對於這樣的技術感到驚訝，同時卻也感應到其危險之處，所以我一直提醒、教導蚩尤對於生命要愛護及尊重的觀念，還好蚩尤他天性善良，對於神農氏部落以及族人，他由衷地熱愛著，在神農氏為整個部落時代的統領者時，少有侵犯者敢於挑戰我們，而且當時其他的部落也沒有能力與神

農氏抗衡，所以蚩尤所展現的一直是善良、愛護生命的一面。然而當黃帝部落打敗了炎帝部落之後，蚩尤骨子裡的凶性被引發，終於他利用冶煉金屬的能力，發明了各種兵器，開啟了金屬兵器戰爭的時代，我感到這些兵器的不祥，勸蚩尤可以收手，然而當時的蚩尤已經聽不進去了，將自己的能力用於戰爭之中。

對於蚩尤的失控，我深感愧疚，並且認為自己責無旁貸，於是我自刎謝罪，死後我成為了華夏大地上的土壤，就這樣過了四千多年的時間，終於遇到了蘇佛用十二道光來回覆蓋整個大陸，在蘇佛的慈悲超度之下，我脫離了土壤的空間，來到了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現在的炎皇就在法性土的金光遍照及淡淡蓮花香中，接受訪問。

在中國的漫漫長時之中，不乏許多聖人降世，不說當時的三皇五帝，開創夏朝的大禹即是一大聖人。在華夏這片廣闊的大地上，的確確是能人輩出，炎黃子孫的確非常有福報，在我所處

的年代，人們對於天地之間能量的運用、術法的施展及與神靈之間的溝通，皆是自然而然，除了傳承之外更多都是出於本能。而到了後世，地球有了釋迦牟尼佛這一尊佛的降世而有了佛法，能夠對於何謂本能，如何將本能開發到淋漓盡致，有了清楚的了解以及具體的做法。這的確確是佛的慈威浩瀚，讓每一個人皆能夠因為修學佛法，而有了找回自己本能乃至見性成佛的機會。

有身之靈其靈性提昇者，其靈身與肉身之樣貌不同，以我們當時的年代，許多靈性高者，其靈性樣貌與肉身其實又有不同，而其靈身往往會顯現出其靈性的狀態及修煉的法門。以蚩尤來講，其靈身乃是所謂的人身牛蹄、頭頂生角，並且有著八條手臂和八隻腳，後世的許多人認為這是以神話的方式誇張地描述蚩尤的形貌，卻是不知於眼開者而言，靈與肉身可為不同之樣貌，這是炎皇對於許多不知如何看超乎常人認知之神話故事者，给出的一點簡單解釋。

於香光大佛寺佛法的教育之中，的確將人生宇宙的事實真相打開，而在於針對靈性的訪談這部分，的確確讓許多人因此而得知許多自己未能見、未能知之靈界狀況。以現代人科學的角度而言，炎皇所處的石器時代連文字都沒有，拿的是石頭或骨頭做的武器，可謂是落後之極，然於古籍中之描述卻不是如此，甚至有許多不可思議宛如傳說故事般的內容，故許多人對於史實及神話，總是分開來看，就會慢慢了解到，其實許多記載都是其來有自，並非空穴來風。許多時候由於這些事實真相距離現代人們太過遙遠，即使得知也不見得能夠對人們有什麼具體的幫助，或者難以令見者、聞者心有所悟而有所轉變，所以於後世出世之聖者們，未必會對其有所探討。此次由於香光大佛寺之蘇佛，發大慈悲救度中國之願心，炎皇才有此機緣將此些事實真相說出，此些因緣具足實為難逢難遇，可以知道能夠逢遇蘇佛應世之地球人們，真正為大福報者，真正應該要把握遇到真佛的機會，好好修行

才是。

在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上，炎皇已經恢復了過往的靈身樣貌，金色的佛光一直照耀著我的靈魂，這樣的力量在我們那個超凡的時代，也從未見過。更重要的是佛光之中展現的是治癒、圓滿的力量，讓炎皇靈魂中的傷痕得到了修復，而愈來愈圓滿，這令炎皇感到震驚且感恩。以在炎皇所處的年代，一旦靈魂受了傷，要得到修復，那必須要有極為特殊的機緣，大部分人一旦靈魂受了傷，就再也不可能有機會恢復了。而在法性土上炎皇看著蘇佛大舉超度整個中國，使用十二道金光及「南無阿彌陀佛」佛號覆蓋整個中國，太多太多的靈魂尤其是受傷的靈魂，在佛光之中被接進了西方法性土，他們受傷的靈魂在金光無限的能量之中，輕而易舉地復原，這讓炎皇瞪大了眼睛，沒有親眼所見不知道原來還有如此不可思議之事，擁有這樣能量的人如果在我們那個時候出現的話，必將成為我們的領袖，他將會受到所有部落的崇

敬及膜拜，因為在當時我們所修行的道路都是以靈力為主，外物為輔，然而當時卻始終沒有出現過這樣的聖者。如今在四千多年後的現代，卻是出現了這樣的聖人，他就是蘇佛，其人身之樣貌只是一位精神矍鑠的長者，然而其靈身卻是可大與天齊，小如塵埃；可為一，亦可變化千百億千百億，運用「南無阿彌陀佛」的威力，他能夠治癒所有靈魂的傷痛，在炎皇的眼中這是真正毫無疑問的救世主。可惜現在的地球居然少有人對於蘇佛這一尊佛有所耳聞，甚至許多有幸聽聞之人還不知道蘇佛的珍貴，這讓炎皇直嘆，過了四千多年，人們於外物上發展到了極致，卻在靈魂的力量，靈力上，又或者說是自性的本能上，落後過往太多太多了，以眼開能得見靈界情形者，以及本能得到開發者太少，居然對於五千多年來才能一遇的大聖未能禮敬、珍惜，實在是太可惜了。

炎皇當初於世時為了眾多部落的糧食問題，而選擇了犧牲大地的生靈，現在我在法性土上看到了一切都有因果，我的靈魂在

土壤的空間中四千多年來，我一樣可以看到世間的種種變化，只是靈魂卻是無法離開土壤的空間中，我沒有怨言，因為於每一代的炎皇而言，這本來就是應該面對的後果，也是我們本來就有心裡準備的。然而現在炎皇在法性土上聽蘇佛講經，我才知道原來世上有著一個地方叫做西方極樂世界，只要我們真心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就能往生西方，在那裡我們什麼都不缺，也不用為了生存而傷害其他的生靈，這真是太好的消息。

現在慈悲的阿彌陀佛就站在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香光大佛寺的四百畝土地上，好高大好莊嚴。更重要的是，佛一直放出溫暖的金光，金光遍布整個四百畝的每個角落，這是炎皇在世時沒有遇過的奇景，這是真正的聖地。蘇佛說只要來到澳洲香光大佛寺就不會死，炎皇看到聖地的壯觀光景，我相信這是真的，因為香光大佛寺有著阿彌陀佛在，代表著就是治癒一切苦痛的力量，於靈界而言不須太多解釋，只要見到這樣巨大的金光，莫有

不尊敬者、莫有不信服者，因為這是太直接的感受與震撼，我們知道發出金光者能夠為我們的靈魂帶來煥然一新的轉變。

原來人身這麼珍貴，這真的是以前炎皇沒想過的問題。看到蘇佛見性之後，以其人身所發揮的，運用其靈千百億千百億化身救度了無量無邊的眾靈，也幫助了難以計數的人，這讓炎皇頭一次生起了渴望這人身的念頭。如果能夠再得人身並且接受佛法的教育，將有可能像蘇佛一樣見性成佛，做到不老、不病、靈性不死，並且真正地幫助眾生。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救度中國五千年歷史沒有人救的靈魂們！

南無阿彌陀佛

炎皇（三皇五帝之一）

古印度 朱文蘭 知遇之恩（距今約四千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四日

朱文蘭：

主君啊，我是文蘭，您可還記得我？我是四千年前你麾下的宮女，準確地說，是您的特務之一。我從事的工作十分特別，這也是為了報答您的收留養育之恩。

我自小在荒郊野外獨立生存，我們家住得很偏僻，方圓百里就我們一戶人家。父母之所以選擇這杳無人煙的地方居住，是為了避開戰禍。那時戰爭連連，百姓民不聊生，躲避戰亂已是日常便飯，能夠活著一天，大家都感到慶幸，能夠跟著父母活著逃亡到此地，真的很感謝老天爺留下我們一家活口。其實我的父親本來也是地方的官員，負責聯繫鄉里的人事物，統合村中的大小事

。但是戰亂四起，我們的村落位於兩國邊境，村中有一派人認為敵國的待遇更好，想要投靠敵國，而父親認為國家有國家的考量，各有起落之時，對於邊境的小村莊，總是有無法顧全的時候，這時如果因為眼前的利益，而背叛自己的國家，平時受國家照顧、受國家庇佑的恩惠難以回報，實在有失人格。

父親拒絕投降敵國，怎奈村中那批人主動指引敵方邊境軍隊進入村中，敵軍快速把持村中的交通樞紐，也控制了村中的水源，敵軍的青銅器相對我們的農具與柴刀等工具，有壓倒性的優勢，村民無力反抗，只能投降。父親帶著母親與我沿著邊境逃亡，敵軍擔心我們節外生枝，於是集結地方勢力，派出搜索的隊伍，我們繼續往深山移動，直到敵軍難以追捕，我們仍然繼續前行。我問父親要前往何處？父親厭倦了戰禍，希望移動到杳無人煙的深山地區，在那邊重新生活。深山的生活十分艱困，只有我們一家三口，維生上確實不容易。其實父親還是擔心村中的人們，卻

無能為力。放不下心的他日夜衰老，加上山中氣候變化快速，氣候嚴寒，在一個夜晚，父親就因病去世了。山中沒有任何醫療，也沒有下葬的工具，只能簡單掩埋，也沒有立任何的碑，只能單憑心中對父親的印象，簡單弔念。父親死後，母親與我相依為命，但是年紀漸大的她也難以適應山中急遽變化的溫度和天氣，不久母親也開始劇咳，數月之後也離開了世間。

外面戰禍連連，而我一人年紀尚小，沒有謀生能力，只能選擇下山。我知道我無依無靠，必須把握各個活下去的機會，只求老天爺讓我平實地活著，我沒有過多的奢求。我漸漸離開山中，往有人煙處靠近，我並沒有回到原來的村落，一方面我不記得來時的路線，二來我知道回去大概是死路一條。我沿著沒走過的路線繼續前進，漸漸來到平地，又走了一段區域，來到了一個軍隊駐紮的地區。我知道那不是我國的軍隊，但想必他們也不知道我的來歷，或許可以試一試。

我獨自走向營區，被擋下，看守的人問我是誰，要做什么，我一時答不上來，我說了對方不太明白，我比劃著說我是來討口飯吃，對方打量我的情況，回去稟報長官。那時主君負責管理那個軍營，也算是國家邊境的小村落。主君問我：「你從哪裡來，這裡的邊境，應該無人能夠穿越，這裡山群挺拔，氣候嚴寒，無人能夠穿越，你是如何到達此地？」我其實不完全明白，我只能猜測，也無法回答，只能據實以告，指向後面那座山林，主君難以置信地看著我，但是他似乎看透了什麼，簡單安排我住在他們的軍營之中。

這裡是印度北境的一個古印度王國，主君是王國的王子，正在邊境練兵，也是為了一展抱負。主君無意爭奪王位，但是其他的王儲都十分好戰，主君知道，就算無意加入紛爭，也會被動參與其中。

與其如此，不如藉此整頓整個王朝。主君看到我的來歷特別

，願意收留我，主君安排我先住下。六個月之後，主君班師回朝，我也正式成為主君手下的宮女，我並不是負責內務或是服侍主君，主君看上我的能力，可以自由穿越邊境那樣的險境。看似不可思議，也確實有我的一套辦法。我不明白主君的用意，主君讓我先學習他們的語言。我花了很長的時間，約三年時間，才稍微理解這樣複雜的語言，因為我原本的語言中，並沒有這麼多複雜的觀念，我們每日單純的漁獵，簡單的農耕，並沒有太複雜的技術和科技。

我一直以來都是藉著觀察天空、地貌、水文，來決定生存與採集的場所，我們的村落遼闊，也習慣在山林間移動。主君知道我的能力，決定收留我，日後安排我的工作。轉眼間，主君國家的內戰就開始了，又來到戰禍連連的時代。我看了很是感傷，當初為了遠離戰禍，我們一家三口才開始逃亡，父母相繼離世，現在我好不容易逃到另一國家，卻仍是遇到無情的戰禍。主君知道我

內心的想法，也知道跟隨他的人都不是戰爭的支持者，主君答應我們，會很快平定內戰。

主君長期在邊境練兵，邊境的氣候和環境都比都市更加嚴峻，所訓練出的軍隊也是比一般城中的衛軍更加精實，能夠耐得住各種極端條件。當戰亂發動時，軍隊的行動一般只能沿著平原、河川等適合行軍的路線前進，而主君的軍隊可以在險峻嚴苛的地區前行。大家各自訓練有素，一旦目標明確，就可以各自分成小軍隊，以不同路線前進。每當兩軍交戰之時，主君的軍隊總是神出鬼沒，能夠在敵軍觀測不到的路線，伏擊對方。戰術之奇，令對方很快就投降。而主君對於降軍也都十分寬待，並沒有追究對方的責任，反而請對方加入要職，也讓對方理解我軍的運行狀況。很多敵軍首領面對主君這樣反常的做法，十分警戒，但當他們慢慢理解主君的理念後，也就更加佩服並願意同行。這也是主君的領袖特質，也是他待人處事之道。

而我的身分特殊，我是在戰爭時，負責探勘戰場與行軍路線，這邊的地形與氣候對我來說並不困難，我原本就習慣在山林移動，也很習慣極端的氣候。我一直以為，我可以耐得住嚴寒氣候是因為我比較年輕，後來才知道，能夠以這樣的速度穿梭嚴寒極端的冰山深林，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也鮮有人有這樣的能力。

這場戰爭持續了六年，最後以我軍勝出而結束，主君也順利登上王位，開啟了他的治理時期。我知道我不是什麼謀士之才，也沒有管理整頓的能力，我一心想回到山林，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主君理解我的志向，就在我入宮的第三年，提出讓我管理邊境。我知道主君的用意，也很感謝他對我的救命收留之恩，也感謝他擅用我的能力，也讓我現在有一個歸宿。那時沒有女性治理地區的先例，他善巧方便地讓我以主君欽定的邊境巡查巡撫的身分去管理邊境，屬於主君直轄的職位，並不是地方官員。

我感謝主君對我的照顧，很快就前往邊境上任。邊境的人民

普遍還是過著自己傳統的生活，對於中央都市的政策也不太清楚。我到了當地，也不打算表明身分，我以普通人的身分住下，當地的居民也很歡迎我，我也能夠以我豐富的經驗幫助村民。每當我看見需要幫助的村民，都會想起主君對我的教導，愛民服務為宗旨，只要每位村民，每位邊境的人民都能夠安穩地過活，就不會有反抗與起義。能夠溫飽，沒有人願意犧牲生命發動戰爭。

我在邊境就這樣過了十幾年，在四十五歲那年，因病去世。去世之前，我想起我身為主君欽定的邊境大臣，卻始終都沒有回去匯報過邊境的狀況。斷氣後，我的靈自動地回到主君身邊報告，我在他耳朵靠前一點的位置待下，因為我希望能夠跟他報告邊境的情況，希望他能夠了解邊境的需求，並安心治理國家。

就這樣，我生生世世都跟著主君出世，且持續地在他耳邊。奇妙的是，主君的耳朵不會去聽閒言閒語，面對眾人的批評，主君真的也沒聽進去，能夠入主君之耳的只有幫助人、救人，以及

使國家安定的話語、政策、奏摺。真是奇妙，主君的耳朵響徹著一串名號，尤其是當主君出家為僧，或是成為大修行人，主君都在心念耳聽，聽著這句名號。我在某次主君出家為僧之時，理解了這就是佛號，阿彌陀佛的聖號，就是主君恆繞於耳的聲音。我開始探討，這聖號於主君有什麼作用？為何主君不論哪次出世，耳中都有這串佛號？我不明白這個道理，但是主君耳朵持續響起佛號，我自然也別無選擇地聽著佛號。在空間中我聽著聽著，就明白了，主君持續在聽著佛的教導，我聽著聽著也聽明白了佛的教導。這句佛號中，有著佛的無上智慧。心念耳聽，耳聽到佛號，佛的智慧就能夠在心中浮現。主君的慈悲與智慧，原來就是來自這句佛號。有著佛號隨時提點，隨時教導，隨時加持。漸漸地，我知道了主君不斷出世的目的，也知道了主君在各個身分示現的目標，就是為了教育大家念這句佛的名號。

自力他力，二力法門，我在主君出家時知道此法門。每一時

期度眾的法緣次第不相同，主君會用當時最能接受的流派來介紹淨土，每人修行境界不同，能夠理解的層次和感受不盡相同。不論何流派，二力法門的重點在於，自力念佛給耳聽，耳中聽見即佛語，佛語能在心中現，方能扭轉業現前。耳中聽到的佛語，就是阿彌陀佛親口教導之語。此語不只是自己聽到，而是全身眾靈都能聽到，佛以一音而說法，有情各個隨類解。「佛說一佛號，眾生皆得聞，彌陀法界身，勸眾能往西。」這就是二力法門的關鍵。我在耳邊聽著佛號，阿彌陀佛就不斷地對我講經說法，佛光照我，給我加持，我對於佛法的理解就更快。

阿彌陀佛勸我出離，但我知道我還有使命尚未完成，我願意在主君細胞上幫助主君。我跟著主君，聽好不聽壞，聽佛號不聽閒言閒語。我時常都聽著佛號，定於佛號之中，每當主君發願超度之時我就能夠跟著這句佛號，唱誦給周圍的有緣眾生，大家聽見佛號，也十分法喜，有些願意跟著念的，就脫離原本空間，消

失在光中。

在最近這一世，主君投生成為蘇佛，其實相貌上的改變，對於耳朵空間影響不大，這個靈帶動整個細胞空間，就是佛號響起之時。若是蘇佛暫時回到西方，我們在空間中就靠自己念佛，細胞依然明亮。這一世蘇佛大力修行，發揮極大成就。我們耳朵眾生聽著佛號，也跟著蘇佛到各地散播佛號。十方法界都是我們足跡遍及之處，我們每人都大聲領唱著佛號，佛號悅耳地突破進入各個空間，阿彌陀佛也就在各個空間中展露無限高大的金身，在空間中全身綻放巍巍金光，令空間中的眾生為之一驚，無不讚嘆，但凡跟著念佛，就可出離進入法性土。蘇佛心佛不斷，加上近幾年來的新科技，有了耳機之後，那佛號可以說是無比的震撼。心佛與耳機的佛號互相呼應，大家都念得十分攝心。當超度念力一起，乘著佛號，立刻就能將金光和佛號遍撒至無邊無際的宇宙與法界。

這次蘇佛大力超度起魔眾，中國的魔眾被細胞眾靈帶著佛號和阿彌陀佛的十二道金光，衝破億億兆年空間，魔宮盡滅，定功不足的魔眾也無法潛入更深層的空間。無路可去的情況下，魔眾只想將蘇佛徹底毀滅，才能夠確保未來每日的安心。所以魔眾群起攻擊蘇佛之後，蘇佛全臉全身全骨頭都受到極大的震動，我是在耳邊的細胞，也感到劇烈的衝擊，瞬間血液竄流，我也被彈到臉部的位置。我嘗試著想要回到耳邊，但看見許多細胞手足無措，我大聲地在臉部區域唱起佛號，這是我的定功，是我長期定於佛號中所自然具備的反應。諸多細胞聽見佛號，也立刻唱起佛號，定於佛號之中，這就是蘇佛長期教育細胞、訓練有素的成果。當眾細胞唱起佛號之時，魔力的干擾就減弱許多，而表層的細胞又帶動更深層的細胞。表層細胞負責抵禦魔眾施法，深層細胞念佛自我修復，以純淨純善的靈，帶動所有的細胞，子細胞回歸原位，快速修復受損部位。

蘇佛每晚回西方修復之時，我們全身的細胞也受到佛光強而有力的注照，全身細胞大聲念佛，修復速度就極為快速。而蘇佛細胞隨蘇佛自在來回西方之時，回到體內的諸多尊者和西方佛細胞，全部都能量飽滿，全都在體內大放光明，外面的魔眾更是被彈到幾尺之外，沒辦法再對佛身造成傷害，否則重傷的佛身，持續遭到施法，要修復就需要更長時間。

有賴身中佛細胞各個功力高深，與佛心相應，各個為救群魔毫無怨言，以此佛心，阿彌陀佛便能二六時中持續放光加持，方能幫助蘇佛之身快速恢復。

主君，蘇佛啊，數千年已過，您還是如此慈悲！群魔皆是有緣，只是缺乏教育，缺乏知人善用的人。當初您收留我，給我機會服務，也是知人善用之舉。要救人道、要救群魔，能夠給他們翻身的機會，我知道您真正的心量，也知道這就是阿彌陀佛的心量。給各位先預告，這救世度眾無止境，現在也只是開頭，序曲

已經開始，希望群魔，識趣者應該歸順，跟著佛一起唱著佛曲救度魔眾。攻擊蘇佛，並不會產生任何異音，此曲由佛心演奏，佛心佛號相呼應，不會受攻擊而動搖。

主君蘇佛，千年前沒有給您報告，現在補上，我在耳上所見所聞，若有需要用我之時，隨時聽候差遣。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主君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朱文蘭

商朝黃河支流的水神黃萬村（距今約三千五百年）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黃萬村：

我是黃萬村，如今我從西方法性土上回首我的故鄉，回首古往今來遭遇的一切，心中感慨萬千。原來生命一場不過如此，以為有多麼轟轟烈烈，也曾經經歷不少事，其實到頭來如果沒有回到我佛南無阿彌陀佛的佛國土，那我真的什麼都不是，跟這一片山河大地數不清的幽靈一樣，守在這裡苦苦守候著。

我生於三千多年前的商朝時期，那個時候我們的世界和今天的社會相比，那是落後很多的。我叫做黃萬村，我們村裡當時大多數人都是姓黃的，老一輩人都會說大家都是黃帝的後代，都姓黃。其實，是誰的後代我們一點都不介意，我們所在的村落天高

皇帝遠，誰也沒有走出過這裡的大山。我也是死後才知道自己是處於今日安徽一代的大山裡的老村落。

「萬村」這個名字的發音是如今的名字，當時的名字發音和如今大不相同，但是我知道這個意思沒有變，那就是我的父親希望我可以有出息，可以掌管上萬個村落。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對地區的劃分還不是很熟悉，所以「村」就是我的父親可以知道的最大的人類活動範圍，而「萬」也是他覺得很大的數字，如果我這個兒子可以掌管上萬個村落的話，那我大概就是王了吧！這是我父親對我的期許。

父母親在把我生下來以後，陸續又生了七、八位弟妹，大家擁擠地住在一個小房子裡，風吹雨打、冬天裡小雪紛飛地度過了很多年的時光。後來，我的一對弟妹還沒有長大就離開了人間，這在當時也是極為平常的事情。我們家是務農的，一家人一同耕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會和村裡人共同享用豐收的成品，也

會到市集上去販賣成品。這樣的日子非常普通，直到有一天我們村裡來了一隻猛獸，當初我們不知道是何方神獸，但是今天的人們似乎把他叫做豹子，也算是常見的動物，只是當時我們從來沒有聽聞過。

這下子村裡倒是熱鬧了起來，大家雖然害怕，但是好奇心往往蓋過了害怕的心，於是總是在人煙稀少的凌晨跑到傳聞的地點——一條小溪口去等待豹子的出現。我是村裡重要的男丁，在幹部裡也是屬於身材高大魁梧的一位，於是我便自告奮勇地到那裡守候，如果有什麼情況也可以方便照顧鄉親們的安危。

我陪著大夥人大概守了十幾天的時間，有一天就在我守護著這裡開始打盹的時候，頓時覺得清涼無比，以為是到了什麼美好的地方。然而回首一看，原來是豹子真的來了，而我一個人手無寸鐵，不確定牠會有什麼樣的動向。一開始我就這樣靜靜地看著牠，好像能夠感應到牠的肚子確實是餓的，也同時感覺到了自

己的危機。但是，我好像發現了自己的一個能力——可以讀到牠的心。

這隻豹子告訴我，我們這座村落即將發生水難，而且洪水將是打西邊來的。我就用心念問了問這隻豹子，「洪水什麼時候會到呢？」牠跟我說，「最早五日後，最晚也是十日之內，這裡將會洪水汎濫，沒有人可以生存下來。」我能夠感覺到這隻豹子雖然很餓，但是牠可以感受到這裡的人類的善心和淳樸，所以牠並沒有打算對我們發出任何攻擊。我點了點頭，很感激牠願意給我這個寶貴的消息。於是，我回去馬上召集村裡的人通報這一件事。村裡的人們有兩個決定，大多數人是百分百地相信我說和豹子說的話，於是立刻回家準備行囊，準備往高處走去。有另外一批以老人家為主的家庭，他們不太認同，而且也想到自己有了年紀，如果真的有大水，他們也沒有什麼遺憾。當然也有不信的人決定留下來。

雖然我不是村長，但也是村子裡重要的年輕幹部，於是我決定在護送大隊人馬離開後，親自回到村裡頭陪伴、安頓剩下的人們。我的父母非常開明，加上家裡弟妹眾多，我也還沒有娶妻子，沒有太大的負擔，於是他們也就尊重我的決定，讓我守護著這一片村莊。

大約到了第六天，我就發現情況不是很好，有些像兔子等動物開始紛紛逃離了我們村莊。有不少蟲蟻類的小動物們也開始忙碌地移動起來。我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了，但是我也沒有什麼擔憂，如果這裡的人們有一個決定留下來，我也會奉陪到底，至少真的有什麼需要時，我可以協助他們逃難。

很快地，大水來到的速度比我想象的還要迅速，這不是一般的久郁成疾，而是像大洪水決堤似的，一下子就把我們的小村落完全覆蓋住了。臨死前，我在一個老夫婦的家裡陪伴著他們，讓他們可以不至於很痛苦的離開。大水裡，誰也不認識誰，分不清

前面的方向，一下子我就沒有了生命，模模糊糊地死去了。

死去的我，很快就恢復了靈的意識。我好像一下子多了很多擁護者，也不知道打哪裡來的幽魂，好多好多，他們都守護在我的身邊，我們就在一片大水裡的上方位置。原來，我被大家擁護為這一條大河的水神，他們希望我可以幫助管理這條大河。水裡的生物和靈好多好多，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勝任了這個水神的位子。我知道人間的人們會祭拜我，會對我說，希望河水可以充沛，可以灌溉他們家的稻田；也希望河水不要太多，會淹沒他們的村莊。我的工作原來就是管理著水位的高低、水流的去向和水中萬物的生命。

我是一個非常忙碌的水神，這一份職責使我自己十分盡力地在做著。這條河，流向黃河，是黃河水重要的來源之一。我在這裡當水神當了多久呢？最近我們這條河被一道金光罩住，我看到好多好多幽靈都冒出頭來，一個個往光的方向邁進。我們都嚇了

一大跳，大家都去哪裡了呢？我雖然很習慣於水神這份職責，但是如今的水神和很多年前自己剛剛當上水神的情況已經大不相同了。如今的社會發展快速了不少，河水變得不如以往的乾淨，人們也不再祭拜我們了，不再對河流有任何的珍惜和愛護。我有一點難過之餘，決定也要往金光邁進。

很快的時間內，我忽然好像重生了一樣！我不在水裡，好像在天上？這是一個非常明亮的世界，我的底下有一朵大蓮花，那是我以前沒有見過的花。眼前出現一位全身放射金光的人，很好看很明亮！後來才知道這是佛，是比神還要高很多的人物。我以前沒有聽過佛，但是一看到佛的時候，就好像看到了慈祥的老父親一樣，整個人非常的法喜、輕鬆、快樂，那是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快樂和自在。我當了水神這麼多年，享受過各種人們和鬼神世界的愛戴，但是我並不喜歡那些，也不是真的快樂，我只知道我有責任要完成，有家園要守候。

今日見到佛，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都是佛，都是我以後的好老師，今天我認識了佛，就等於找到了生命的出口。原來我當水神一下子就過了三千多年的時間！非常充實和忙碌的日子，也沒有什麼遺憾。現在我在這裡才一下子的時間，就學會了念佛、拜佛，還有聽蘇佛講經這幾件事情。本來我什麼都聽不懂，現在開始懂了一點皮毛，知道要念佛才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那是大家靈性的歸處，也知道要念佛可以幫助很多人和靈一同來到西方法性土這個地方。

人間有蘇佛，真是太好的事情了！看著蘇佛為了超度中國大陸，也就是我的故鄉，眼睛被魔眾攻擊得很厲害，我們也都有些難受。我們也很想努力參與救世的工作，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想像蘇佛一樣有這樣的功夫可以救起這麼多的眾生，這樣殊勝的事情真是太難得了。西方法性土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地方，是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歸處的地方。當然，我還會繼續念佛，有一天

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那一定是我的家，能夠修行成為跟佛一樣偉大的地方。

感恩南無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黃萬村

周朝 守護神葛木原 自然法則（距今三千年）

訪問 主筆：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六日

葛木原：

葛木原經過三千年的流浪，終於回到了家鄉，感恩阿彌陀佛和蘇佛的大慈大悲，今日這一條靈才能得到解脫。在三千年前的周朝，我葛木原身為一位獵人，對於大自然有著非常高的親和力。

我自小能跟花草樹木說話。當時，我並不以濫殺動物作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在最必要的時候，才會奪去獵物的生命。這是我與自然之間相處的一種方法，相信這樣能夠維持平衡，保護彼此不受傷害。

在當時的葛國，我常常來往的那片山林，出現了一隻非常奇

特的老虎，牠比一般的老虎更大，似乎也更有智慧，許多人得知之後要來一探究竟，我知道他們主要為的是老虎身上的皮毛及血肉等等，因為這樣的老虎一看就知道並非凡物，若是懂得運用之人，將能使用這頭老虎的軀體，製作出非常有用的藥物，因此對於那時的人們來講，老虎是令人敬畏而又高貴地存在。自從這頭老虎的消息出現之後，這片山林愈來愈不平靜，原本自然的環境多了許多的人跡。

雖然我是個獵人，但實際上是以這片山林為家，我所考慮的是讓我的家可以得到最好的保存及長久的發展。當時這麼多人進入山林，讓我感到不安，我並不希望他們無故傷害這頭老虎，而破壞自然平衡，以招感自然力量的反撲。

這頭老虎最後還是被這些人所傷，我發現了重傷的牠，毫不猶豫地憑藉自己對於山林的熟悉，幫助老虎隱藏蹤跡。這頭老虎非常有靈性，牠明顯能聽懂我說的話，知道我在想什麼，我感覺

到牠並非一般的虎類，心中對牠非常喜愛。其實在這片山林中每一個生命，我都當成是自己的家人一般，所以才會幫助老虎逃生，在我的幫助下，老虎終於逃過一劫。

後來有人發現是我讓他們好不容易到手的獵物逃跑，對我起了報復的心，就這樣我被這群人放火圍攻，死在弓箭之下。對此我並沒有怨恨，我篤信著一切之中都有著自然的定律，既然我選擇幫助那隻老虎，我就預感會有這一天的到來。死後我成為了這座山的守護神。我很高興這群人後來並沒有再對這座山林進行進一步的傷害，作為守護神我盡心盡力保護著山林的一切。

過了三千多年，終於在此次蘇佛超度大陸五千年歷史眾靈的慈悲之舉下，我在無限的金光之中得到了重生，來到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

現在我看到了當時的那頭老虎其實是一頭成了精的老虎，所以牠才這麼有智慧、有人性。我還看見了，原來周朝的各座山上

都有著許多成了精的動物，只是有沒有被發現而已。當時周朝的人們對祭祀儀式很重視，天地鬼神的概念比現在的人更加熟悉，不過終究是沒有接受到像香光大佛寺這樣的佛法教育，沒有辦法對靈界狀況有清楚的了解。從佛法來講，葛木原發現比起當時我所領悟的自然運行的道理，又更進了一步，乃是為人們揭示宇宙準則、真理正道，關於因果以及人體死後靈魂的去處及遭遇，通過許多靈性的訪談為大眾解開，這的確是非常的珍貴。

過往我不知道原來傷害動物的生命是要付出代價的，只知道應該尊重生命，用最高的誠心進行狩獵，現在明白了原來這些被我捕獲的獵物與我之間都有著過往因緣，而在輪迴之中就是迭相吞噉。佛法教育我們不殺生，真的非常重要，一條靈性的生命沒有終止的一天，一旦結下了惡緣，不論多久都會存在，真是令人感到恐怖的真相，現在葛木原很幸運地遇到了阿彌陀佛和蘇佛，可以不用再輪迴了。

在法性土上我非常高興，每天都念佛、聽經，當然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對於蘇佛為了救度魔眾而寧願犧牲自己的願行，我非常的敬佩，現在也學習這樣的慈悲心，希望有一天也能如此的慈悲，願意為了眾生而全心地奉獻。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葛木原

五台山 山神 林度（距今三千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日

林度：

我是五台山的山神，雖然以山神之名著稱，也就是五台山這塊地區的守護神靈。我被玉帝指派到此處，照顧眾多的五台山信徒、遊客以及當地的居民，還有許多人們肉眼看不見的大地神靈。這都在我的管轄範圍內，與其說是管轄，不如說我是照顧當地的父母官。我以這片大地之父的身分，看顧著這片山林間的每一個生命以及眾靈。而五台山最知名的，莫過於它是佛教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這可讓我在擔任山神之時增添了許多光彩，我以能夠守護文殊菩薩道場這樣的事蹟為榮。我在這三千年來，看著佛教的興衰。起初，在我尚未出任山神之時，大地仍十分原始，也

沒有過多的開發，人們心性相對純樸，而當時佛教尚未傳入中國。在擔任山神之前，我出生在五台山山腳，村落的一戶人家。父母在山腳邊耕作。村民們都過著十分樸實的生活，而我對於大自然的靈敏度十分高，我能夠與山林裡的動物們溝通，也能夠與大地、樹木、樹神溝通。

我時常跑去五台山遊玩，這座山十分清淨，而眾靈們也十分和善、親切。每當我跑去找樹神爺爺還有森林裡的動物們玩耍，大家總是很歡喜地歡迎我的到來。我在其中也跟著他們學習到許多一般人們所不能知道的事情。這是屬於乾淨靈性空間才能學習到的知識。

眾靈們與諸多的大地神靈，能夠透過這樣自然的空間，感受到自然間、山林間的流動變化；而我透過跟他們的學習，也能夠跟著了解到自然中運行的一套模式。我知道，萬物的生長都有它的時節、時間與排程，不能夠隨意地違背自然機制。若是有眾靈

試圖在不對的時間與時節發展生長，就會受到自然的懲罰。這件事情十分嚴肅，而神靈們告訴我，其實只要大家共同順應自然的運行，就能夠相安無事，甚至可以受到自然環境的保護。時常，山林裡的諸多動物們也會和我分享他們的故事。聽著他們的故事，我才理解，其實大家原本都是在自己的時代過著自己的生活。而他們大多數也都是屬於族人們的祖先，也就是「祖靈」。然而，祖靈們為何會變成動物？祖靈們解釋道，在以人的姿態生存的過程中，但凡有著違背自然法則運行之法的情況，就會在這之後，以不同的形式進入不同的空間與層次中，去彌補對自然所造成的危害。知道了這樣的道理，我對於天地間的萬物也就更加的尊敬。

我知道不能夠以人的身分，對於天地萬物有著任何不恭敬、不純淨的心念。而在這片大地上的任何花草樹木，乃至於沙土蟲蟻，都具有十分高的靈性，必須予以重視與尊重。我持續以這樣

尊敬的心態，穿梭於五台山之間。山勢十分的高聳挺拔，而往上層所處的空間又更加的不同。

那裡有的是比較冰冷、寒冷的磁場，而裡面冰雪覆蓋。大地上的諸多叢林，也因為極寒的氣候與極低的溫度，而持續感到寒冷。我嘗試著詢問眾靈為何會成為冰山雪地，然而他們並沒有辦法回應我的問題。感覺他們正在承受著極大的痛苦，這也令我十分的好奇。然而我無法詢問他們得到答案。

在一日，我穿梭在山林之間。我看見了一個景象，那就是五台山的地勢將迎來極大的變化，而山腳的村落與村民，以及山中的大地森林都將受到災變。我無力做出改變，只能儘快勸說山中的生靈與動物，能夠逃難的儘快逃難；我也勸說村裡的人們，儘量先離開五台山山腳去暫時避難。

然而，村民們並不相信我所說的話，認為我只是在說著奇怪的話語。平白無故，為何會出現如此極端的災難？在我苦於無計

可施之時，一個沉重、渾厚且低沉的聲音，以心對心的方式向我傳來訊息。

他告訴我，他是五台山的山神，他明白今日五台山將會有如此劫難，而唯一能夠感知到此劫難的就只有我。我向他說明目前嘗試的結果，確實如此，普遍人們並不願意相信我所說的話。

而當我將災難的情況以心念告訴諸多的動物們，牠們雖然相信，卻並不知道應該往何處去。五台山的災難規模十分龐大，不知道要遷移到哪裡，才能夠真正避開災難。山神告訴我，這是五台山自然的因果。

但是如果我能夠以一己之身發願心，真心地服務五台山的眾生，並且在這之後的日子擔任五台山的山神，那我或許就能夠獲得改善這個劫難的機會。

而當下我心念想著救人要緊，不論是什麼條件，我都可以接受。五台山的山神知道我的心念，於是就告訴我，可以透過鬆動

山上一塊大石使其落下，製造出巨大的聲響。

此聲響將對於山中的眾靈產生莫大的震動與驚嚇，也會讓山腳下的人們聽到山中的異樣。透過這個方法，就能夠讓人們相信五台山即將發生巨大的地殼變動。我聽從山神的教導，到達了五台山那塊大石頭的位置。但是不論我怎麼推，如何嘗試去鬆動它，大石頭依然紋風不動。

山神指示我，透過我目前的方式並不能將其鬆動。然而，我若是能夠從山上的某個位置，以特定的力度與角度跳到大石頭上，大石頭將會被這樣的衝擊所震動，開始滾落山下。

然而他也提醒我，這樣的行為並不能確保我的安全。如果我還願意做，那便可以實行。我的心念中知道這是山神給我的測試，也知道山神並無意加害於我。

然而，此次的劫難非常嚴峻。若是不能以這樣特殊的方式處理，想必只會造成更多人的劫難，以及深山中動物與森林的死傷

。於是我毅然決然地遵照山神所指導的方式，從特定位置一躍而下，跳上了這塊巨石。巨石瞬間鬆動，開始滾落滑動，而我也被這塊巨石的鬆動往前帶著一起滾落山谷，也因為這樣而命喪於大石頭之下。而在這樣的過程中，我並沒有感到恐懼與驚嚇。我知道這是山神給我的考驗，我在這樣的過程中，持續地念著要拯救五台山的人民。

而在我執行完成之後，確實巨石也發出了聲響，將我的靈瞬間震離出了身體。雖然我的靈已經遭到巨石壓扁，沒有辦法執行正常的功能，但卻變得更加靈敏與通透，行動力和速度也比有身體時更加快速。

我快速地提升至天界一重天，而山神告訴我，我已經通過了考驗。接下來在五台山將會有許多與我深厚的法緣在等著我，而他也必須卸下山神的職位，繼續他新的歷程。

我將接替他成為五台山的山神，這就是我林度於三千年前，

正式就任山神的故事。當我成為五台山山神之後，我的靈敏度、通透度以及眼界的開闊度，都比以往高出數十倍。

我能夠一下子就全覽群山，也能夠看透大大小小的植被叢林。山中的任何一隅一洞，乃至一花一木，它們的心念我都能夠感知。

我對山中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哪裡缺水、哪裡缺雨、哪裡需要各樣的土壤、哪裡又展開了新的生長季節、山中快速變化的氣候、山頂與山腳之間的溫差、山腳人們的各式各樣活動等等，也因為我能夠知道這些叢林以及萬物發展活動的細節，所以我也能夠有效地去配合這些自然發生的事情，幫助它們在自然中順利地運行，而不會受到阻礙。

若是遇到不符合自然運行之法，且對五台山眾多生靈有傷害的事情，我也會從自然中安排，讓事情不能成立、不能成功；或者是讓人們知難而退。五台山的叢林諸多空間，都屬於靈性很高

的空間。自我成為山神之後，也隱約地察覺到，在五台山的各個地區都有著很高層次的空間。雖然我不能夠進入並完整地觀察這些空間，但我以心念向這些空間詢問，他們也都會友善地回答我。他們是正在山中隱居的修行人，屬於更高層次的天界。雖然我不能得見他們，但是他們可以知道我、看得到我、我透過他們的回答，得知他們的存在，也對他們產生了十分的恭敬，我不會無事去驚擾他們。

若是遇到山中有無法解決的事情，以及遇到一些我無法理解的情況，我也會向他們虛心地請教，請他們給予我一些指引。而以他們高層次的靈性空間，也能夠看到比我更廣、更大的範圍，也能夠看到更遠的過去，以及更久遠的未來。他們本身也都依循著自然準則，故能夠告知我的，便會在自然中訴說；而無法透露的，他們也不會多說。這是宇宙自然運行的道理，這我也明白，只能夠透過他們所給出的提示，儘量地去做好我分內的工作。我

儘可能地調和山林空間的磁場，以及調適山中的氣候，儘量維持環境的穩定，讓萬物都能夠得以生存。

有時候還是難免遇到極端氣候與災變。我也如以往一樣，儘我所能地提前預知，並告知山中的眾靈、動物以及山腳的人們。他們不總是能夠感知到我所發出的訊息，但我還是抱持著一絲希望，在每次災難與事件發生之前，儘我所能地通知並幫助他們，脫離或避開將發生的災禍。在我擔任山神，過了約一千年。那時有僧人從他方來到了五台山，看上了這片山林的清幽與清淨，決定在這邊蓋修行的道場。而我本身看到這位僧人也是非常乾淨，算是有真正的修行，我也很鼓勵他在這邊建立道場。

畢竟只要是正法道場，就有助於當地的人們維持磁場的穩定與平和。雖然那時我對於佛法還不具有足夠的概念，但是看到這位僧人的磁場，我相信他所要做的事也是向善的，不會對眾生有危害的。

因為，只要有這份私念，都還不必執行，身中的磁場就會受到污染，這個是騙不了人的。這兩位僧人，也就是現在《高僧傳》裡面有記載的兩位很有名的僧人：迦葉摩騰大師以及竺法蘭大師。這兩位大師在五台山弘法。「大孚靈鷲寺」這座寺廟可以說，是讓整個五台山與佛教、與文殊菩薩，正式結下深厚法緣的開端。最初這座寺廟的規模並沒有後來這麼大。隨著明代與清朝的擴建，這座寺廟成為了顯通寺，並且規模持續擴大。

這讓我也感到十分驚訝與讚嘆，沒想到佛法竟然能夠在五台山這個地方扎根下來並發揚光大，這是我擔任山神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隨著各個朝代的發展，一路成長。

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再到隋朝、唐代、宋朝、遼國、金朝、元朝、明朝，再到清朝，五臺山都持續作為佛教知名的發展中心，穩定地運行著。

身為山神的我，從沒想過五臺山與佛教的法緣如此深厚，使

得佛法一傳入，就知道要在五臺山扎根，而後續持續地發展也令我十分訝異。雖然中國屢次遭到幾次佛法毀滅的時期，然而，五臺山在佛教運行的軌跡中卻始終屹立不搖。即便在短暫的封禁之後，人們對這座山的崇敬依舊不減。

甚至在佛教發展鼎盛時期，五臺山全山各處都充滿著大大小小的廟宇，出家僧眾也來到萬人之多，這確實是前所未有的盛況。而我也非常感佩，原來文殊菩薩的影響力與法緣如此深廣，也讓大量的信眾、信徒與修行人，能夠皈依文殊菩薩的教導教法，在五臺山的觀山崖中修行。在不同的朝代，五台山中總是不缺真實、真修行的大修行人。他們來到五台山現身，每每示現，總會留下令人驚奇的公案。而我作為五台山的管理者、守護者，也在佛法的薰修中，認識了文殊師利菩薩。

起初我並不知道這是哪一號人物，也不理解菩薩到底是做什麼的，畢竟在我那個年代並沒有這樣的概念。然而，隨著佛法的

傳遞以及寺院中諸多聖人的講經，我慢慢理解到這真的是浩瀚的佛法，也了解了文殊師利菩薩的慈悲。

我聽著經中的描述，也確實見到了文殊菩薩多次在五台山示現。不論是以什麼樣的身分與角色，總是能夠令人們產生很深刻的體悟，進而將故事寫下，流傳於後世。這也是我所看到的真實情況。

我看人們這麼樣地推崇、皈依文殊師利菩薩，我本身也十分認同這樣子的事蹟。所以每當我有問題的時候，我也會誠心地合掌，請教文殊師利菩薩。

說也神奇，文殊師利菩薩雖然不會在我面前現身，也沒有出現在任何地方，卻總是能夠以最快的速度，以心念回答我的問題。而回答完我的瞬間，就如同瞬間獲得了無上的智慧一般，立刻知道在自然準則與法則的運行中該如何去執行、實行，並讓任何種種困難都能夠順利化解。隨著我越多次請教文殊師利菩薩，我

也更加感佩文殊師利菩薩的智慧，真的是令人驚奇。不論我遇到多麼困難的問題，他總是能夠以最簡單、最簡易的辦法，巧妙地解決非常複雜困難的事情。

就如同我遇到山中即將發生災難之時，文殊師利菩薩總能先快速地安定我緊張不安的心，讓我知道必須要有「定」，並讓我帶動著山中的生靈，以念佛稱誦諸佛聖號的方式來化解山中的災難。

當山中眾靈聽著文殊菩薩的教導，開始稱誦佛菩薩的聖號，並誠心地向佛菩薩祈求之時，我尚看見許多原本複雜混亂的磁場就漸漸消除，原本應該發生災禍的時間也跟著改變，甚至連規模以及受損害的情況，都與我原本預測觀測到的有所不同。

這就是佛菩薩的智慧，讓我十分佩服。這並非我一介山神能夠做到的事情，我也才因此知道，原來佛法真的是真實利益眾生的，並非一個僅存於文字、以經書形式傳播的宗教。佛法在面

對眾多信徒的疑問和困難時，總能以異於世間的見解來教導人們，要以正心正念去待人處事。我見到許多文殊師利菩薩的信眾在五台山上誠心地求法，也見到人們朝著山上的道場以跪拜的形式緩慢前進。

而此時我也見到了佛菩薩從他們高層次的靈性空間放出巍巍佛光，以及菩薩的大放光明。這使得眾生在跪拜求法的過程當中，自身混亂黑暗的磁場就已經退去了許多。

體內本身變異、迥異的磁場也瞬間消失並平靜下來，全身變得清透明亮。而比較有靈敏度的求法者也瞬間感受到了這是佛菩薩的加持，進而更加深了對佛法的信心。雖然處於這樣子的靈性磁場空間，並不被當時的人們完全透徹地理解，但是隨著佛菩薩、文殊師利菩薩不斷地示現以及加持，眾人們也就更加地相信佛經上所說的：要一心向善，除去自身的貪、瞋、癡、慢、疑、財、色、名、食、睡等習氣，以此佛法的教育，儘自己的能力去修

持，並幫助眾人。一開始，文殊菩薩的道場並沒有特定的法門，而每一時期總是會有當時盛行的主流法門。

雖然各個寺廟、宗派的儀軌有所不同，但是以當時流行的宗派進行修行，是五台山諸多道場普遍的情況。這幾個比較盛行的宗派，也就是根據著佛教的經典所盛傳開來的。

比較著名的與文殊師利菩薩相關的，便是華嚴宗與淨土宗，當然，禪宗、密宗等各個宗派也都有所關聯。這也就是文殊師利菩薩「涵容各宗各派、百家匯流」而帶領大家導歸極樂的概念。起初，我以山神的身分守護著山中眾民的穩定生存。而到後來，山中的磁場隨著文殊菩薩的鎮守以及修行者的精進修行，不斷地改善、淨化許多，而我的身分，則改為守護這些修行者的修行。畢竟，五台山在當時確實是正法的修行道場。正法修行難免會有一些反抗的力量與磁場，對修行者們進行干擾；然而我也明白，這是修行者的必經之路。

修行者必須要能夠突破諸多魔障與灰暗磁場的干擾，才能夠以大修行者的方式，找回自性本性，幫助更多眾生。這算是我給予的考驗，也是讓修行者在修行上能夠突破的重要一環。而我作為五台山的山神，也是五台山的大護法之一。

每當有外來的干擾，若是修行者定功不夠，無法抵抗外在魔擾的情況下，我就會以山神的身分，去阻止魔界的侵擾。我本身也沒有什麼樣的技法或者是神通力，僅僅是單純地以著稱念諸佛名號的方式來守護修行人。

因為我的管轄範圍十分廣大，所以整個山中都能夠聽見我大聲地稱念佛號聲。我以這樣的聲音覆蓋整座山林，讓整座山林都籠罩在佛號聲中，藉此形成一個巨大的結界，來抵禦外來的干擾。然而，我發現有些混亂的黑暗磁場，並不是來自於外界的干擾，而是從修行人體內自己浮現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就算我的佛號唱得再大聲，也沒有辦法淨

化身中的灰暗磁場。這個部分必須由修行人自己突破，才能夠在修行上有所進步。這時，我也只能夠靜靜地守護著這諸多修行人，祈禱他們在某一日可以突破自己的障礙，進而提升自己的靈性。五台山三千年來，有大約兩千年的時間都盛行著佛法。然而到了近代，在五台山的修行人日漸減少，而遠赴盛名的這些五台山大小寺廟，也漸漸流於人們景仰崇拜的地點。

雖然說仍然可以給予人們心靈的寄託，但是這些寺廟僅僅是流於令人景仰崇拜的功用，又或者是讓來自各地的遊客觀光參訪。千年古剎依稀可見當時古大德修行的環境，但是真正在其中真修實修的修行者，目前可以說是蕩然無存。

偌大的佛教寺廟以及景點，已經只能夠作為當地人們謀生和生財的方法。即便當地人依然興致勃勃地為來自他方的遊客進行解說、導覽群寺，並訴說著各朝代佛法與五台山文殊師利道場的繁華與盛世，然而卻再也解說不出，如當年深修實修的修行者所

能夠演繹出佛經中深妙精湛的佛法道理，也沒能夠講出真正能夠改善人心、幫助人們解決生老病死諸多痛苦的真實話語。這樣的一個五台山，我依然在此守護。雖說已經沒有了正法可以讓我護持，但我相信只要我繼續堅守著我的崗位，有朝一日，興許佛法的希望之火苗可以重新在這座山中點燃。興許那時候，佛法將進入新的一番盛世，這是我內心暗自的期待。

我如此日復一日地向文殊菩薩祈求。雖然文殊菩薩目前沒有在五台山中常住，但我依然可以接收到文殊菩薩給我的教導，讓我知道在面對諸多情況時該如何續行。

這也是為什麼我對於五台山仍然抱有信心的原因，文殊菩薩並沒有徹底放棄他的這個五台山道場。他也在等待著法緣的運行。

我相信他知道，五台山終究會有佛法重新興旺的一天。而就在最近的數年之前，有一群人從外地而來，身上散發出修行者的光芒。這一看讓我眼睛為之一亮，這已經是許久不見的修行人所

散發出的光芒。

這難道就是佛法興旺的徵兆嗎？我仔細地定睛看著這群遠道而來的修行者，確實與眾不同。在我任職這期間，已經許久沒有看到具備如此修行境界的修行人，能夠來到此地。我心想，原來文殊菩薩所暗指我的事情是真的，竟然真的有機會可以等到這樣的修行者，重返五台山。我以靈性觀看這些修行者，竟然許多都是曾經在五台山修行過的古大德。雖然如今投身成為不同的樣貌，但是靈性深處對於五台山的連結還是十分深厚。但是除了其中一位蘇居士之外，看來其他跟隨蘇居士的修行者們，還需要再精進加強，方能夠重返當時身為古大德的修行榮耀。但我依然十分看好，也很期待這一天的到來。

在他們短暫到來並離去之後，就再也沒有見到他們。然而就在不久之後，五台山的上空開始出現了許多晶亮的金光，這金光以固定的時間出現。

後來我才明白，這是每週「三時繫念法會」舉辦的緣故。法會的地點並不在中國境內，而是遠在澳洲一個稱為「澳洲香光大佛寺」的道場。我非常驚訝在這個時代，還能夠有如此正法的道場。聽聞那是阿彌陀佛正住的道場，我於以往的生活中，聽聖人講經時曾聽過阿彌陀佛的名號與事蹟，也常常在稱念的諸佛名號當中稱念過阿彌陀佛。

沒想到他竟然以靈的身分，正住在遠方的道場，這讓我十分羨慕。我也希望哪一天五台山可以有這樣偉大、大慈大悲的諸佛菩薩正住在此地。

隨著每週不斷灑下的金光，我看見許多空間中的眾靈都跟著消失在金光之中。我定心聽著遠處傳來的講經，這才明白這些眾靈都被金光接往了「澳洲香光大佛寺」，那個稱為「法性土」的地方。這實在太殊勝了！既然有這樣的佛法可以幫助諸多的眾靈，這也是我一直以來在五台山經營的理念，希望能夠幫助諸多苦

難眾靈，幫助他們穩定心性、心安心平，能夠投生到好的去處。

而澳洲香光大佛寺能夠將眾靈救度、脫離原本空間，並且送入「法性土」，乃至於送往阿彌陀佛所創立的西方極樂世界。我並不能想像那裡究竟是如何的極淨美好，但我相信那裡肯定是非常不錯的世界。幾次的金光灑下之時，我也一度想要脫離原本的空間，前往金光所在之地。然而我身為山神，我不可以放下我五台山的眾靈們不管。我有我的職責，這也是玉帝賦予我的工作。

我知道我的法緣尚未具足，我必須盡完我的職責，但我相信我脫離山神、前往西方極樂世界的一天總會到來。畢竟眾靈於六道中流轉，總是有時間到的一天，不可能在同樣的一道空間永久存在，這也是宇宙自然運行的法則之一。而就在近日，蘇佛以法身，再次大量地超度了中國空間。與以往不同，這次金光的密度、法身的數量，以及阿彌陀佛法界藏身，可以說是深入了中國大大小小每一個角落、每一個深層空間。

整片金光照耀下，將許多空間深處中的眾靈空間都打了開來，以金光帶入了法性土。而我在山神空間，也被十二道光打開來，乃至於我成為山神之前所處的人道空間也都被打開，可以說是完全呈現在金光之中。

我也藉著這個機會，被請入了西方法性土。雖然我還未曾想過會就這樣放下五台山山神的工作，然而對於這樣的結果，我也感到十分慶幸。畢竟阿彌陀佛正住於世間的機會，可以說是百千萬劫難遭遇。而我確實也對山神一直有著自己的執著，若不是金光強行打開我的空間，估計我還是帶著這個執著，卡在原本的山神神靈空間。

而被救度到法性土上之後，我也更加明白了，西方法性土與澳洲香光大佛寺，是這樣子的正法道場。這真的令我十分熟悉，這就是諸佛菩薩正住之時所該有的道場樣子。這裡諸多龍天護法環繞，彼此都散發著金光，而阿彌陀佛正住在此地，更是散發著

無比耀眼的光芒。此等光芒，真的是蘇佛、菩薩所難以比擬的。而在每日的法會當中，我以最清楚的方式觀看了整個超度過程，這才更加清楚地理解到，原來這就是諸佛菩薩救度眾生的方法，也是阿彌陀佛正住於世間才能夠遇到的阿彌陀佛淨土大法。

這樣的大法是真實的，可以帶領無邊苦眾出離空間的真實佛法，而不是已經衰微、形式上的佛法。在這裡不需要多餘的文字，只需要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就可以發揮佛無盡的威神力與功德力。

原本眾生於眾多苦難空間中，必須受報而償還自己的罪業，然而在一句佛號的威神功德力化解之下，竟然就能夠脫離，並且來到西方法性土，免於在空間中受苦。這樣的正法與大法，真的是令我聞所未聞，嘆為觀止。而我這時也以心念問著文殊師利菩薩，是否離開五台山是正確的決定？

我收到文殊師利菩薩的訊息是「笑而不語」。看來這次是很

殊勝的決定，我便放心地在這個新的正法道場安住下來。這裡二十四小時播放著佛號，也隨時都有蘇佛與阿彌陀佛講解著佛法深奧的道理。有些我已經明白，而有些則是還未曾聽聞，此道理之深妙也令我十分感嘆。

我明白我必須重新學習，學習如何跟著阿彌陀佛救度於世間。此時的我不再侷限於五台山這一座山，而是應該放眼更廣、更廣大無邊的苦眾生。他們都是待救度的對象，也是與阿彌陀佛法緣有緣的眾生。

目前蘇佛正在全力超度全中國，我也想要盡一己之力幫助中國無邊苦眾生，脫離原本的空間，放下原本的執著。感謝阿彌陀佛與蘇佛給我這個機會，再次接觸到正法。

雖然我並未在五台山等到正法再次興盛，但我相信，只要阿彌陀佛救世團隊能夠繼續超度中國的無邊苦眾靈，有朝一日，正法的光芒一定可以重新照耀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而五台山也將是

其中之一。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七十

林度

武當山空間中的阿羅漢（距今約三千年）

訪問 主筆：海願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日

阿羅漢：

我是在中國境內，現在的武當山空間中的阿羅漢。在這個空間，我待了相當久的時間，如果以現在的時間看，應該有三千年左右。此時，我正在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這是一個相當微妙、殊勝、有佛的地方。

我跨越了時間與空間，現在來到此地。因為得到阿彌陀佛的慈悲加持，武當山的空間被打開，讓空間中許多的修行者能夠進入佛光、進到西方法性土。說起來，這是一件相當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卻是真真實實地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當時的武當山名為「太和山」，是修行相當好的地方。這裡

氣勢磅礴，大自然中該有的山、該有的水，這裡都具備了。氣勢磅礴的山林間雲氣繚繞，靈氣十足，傳說中曾經出現過許多仙境，也培育了許多道家的殊勝道人；當時大家多以洞穴為修行地，直到後來才更名為「武當山」。

我是一位阿羅漢。三千年前，我已經修得阿羅漢的境界了，之後入定到現在。中間有出定過，後又入定；在這三千年當中，我都一直存在於阿羅漢的空間中，沒有離開過這個空間。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武當山是修行者，尤其是道家修行者很好的修行地。

阿羅漢是修行狀態的一種代表。修行者雖然不稱自己為阿羅漢，但其境界已經是阿羅漢，或者是更高的四聖法界中的菩薩法界和佛法界。這裡所說四聖法界當中的佛法界，與佛法一乘法當中所說「明心見性，見性成佛」的佛是有所不同，那是真正大徹大悟、成就佛道之佛。而四聖法界當中的佛，還沒有完全回歸真

性。

這三千年來，我也曾經運用神通力看人間。其實中國的現象依然是戰馬奔騰，戰場上的廝殺，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百姓的哀嚎，大地生靈一片淒涼。把中國說成是由戰爭以及血淚交織而成的國土，一點都不為過。

我原本是天界的一名仙人，是在二十七層天。在那一片光明寧靜的世界當中，每位仙人都有相當深的定功。天界的生命還未盡時，在一片光明的情況之下，我忽然間睜眼，感受到人間有與自己有緣的眾生正在受苦。經過一番猶豫，就去看看吧！因為這個念頭的生起，我從天道中立刻就直接墮落到凡間。

當時我出生在一個富貴人家，不愁吃穿，而且身為長孫，相當受到爺爺奶奶的疼愛。那是在中國境內，當時大約是春秋之前的周朝時代。道家思想在當時已普遍被人們所接受，我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對道法有了認識，也是因為家中長輩的疼愛，讓我

博覽天下群書。這並不是為了要出名，而是要能夠了解「天、地、人」三位一體，順應天道而行者為順，違逆天道而行者為逆。

這是因果，也是自然現象。順應天道者必定是善心善法，違逆天道而行者大多為惡心惡法，傷害自己也傷害他人。我看見人間戰場的將領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氣色多為灰暗，表示身體狀況日漸下降，生命必是有限。果然不錯，此將領雖然勝戰歸國，但之後病亡。老祖宗把各種天象以及人心做了相當透徹的觀察紀錄，並且訓誡後輩子孫，希望大家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受一樣的苦。

但人們似乎沒有受過苦，就無法體會到什麼叫做苦。既然如此，也只好讓這樣的人自己去親身體會。身為阿羅漢者，在佛法而言是以「小乘者」自居、自顧者，對於其他眾生則隨緣度之。這跟大乘佛法的菩薩及一乘佛完全不同。佛菩薩可以為眾生做不請之友，也可以觀察眾生根機教化眾生，幫他們脫離苦難以及輪迴業力的逼迫，這是積極的救世。阿羅漢則是消極的自我保護，

所得之功德、福德有限，甚至於只是福德，談不上功德。

在這種情況之下，修行者各有各的領域可以去發揮。只要你有心、願意修行，佛法都可以加持得上；無心無力於佛道上，佛也加持不上。其實並非佛不救，而是即使佛加持，眾生也收不到。看到眾生如此，佛也只能感嘆！

原本是天人，之後如何提升靈性境界而到阿羅漢境界呢？這中間經過了一些轉折。

在我所居住的村莊，發生了一場瘟疫。這場瘟疫幾乎奪走了村裡大半人的生命，從此村人急劇減少。當時僅存的村人即使年輕，身上也已經種下了疾病的種子。之後的胎兒，許多都因此無法生存到離開母體並順利生產。

當時村中一片哀戚，大家都在討論為什麼會有如此的變化。我眼開見到：所謂的嬰靈，充滿整個村莊。如果是眼開者，可以看見遍地嬰靈身體不全，到處都是哀嚎聲。許多婦女在夜間或是

寧靜的時候，都可以聽到孩子們的哭聲。這樣的情況大概持續了將近五十年之久。

當我出世的時候，家人相當開心，因為在村上如果要能得到健康男嬰，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或許這就是我在天界福報尚未用盡就下凡，下凡之後的福報顯吧！我的成長相當順利，而且在父母的教導之下，成為一個溫文儒雅的人，時常浸潤在聖賢心法的教育當中。

及至成年，長輩希望我能娶妻生子，延續健康的下一代。但是我志不在此，明白地告訴長輩我想要去修行。當時的道法盛行，我毅然決然地獨自前往，於是就來到了當時的太和山，從此就未見過家人。在那裡，修行的環境相當險峻、安寧，充滿了仙氣，和我從天界下凡的氣息相當契合。在當時的環境下，日子一天一天過，年歲也一年一年增長。後來聽聞村子裡再次發生了大瘟疫，且有猛獸出沒。

在修行靜心的日子裡，我的感官逐漸開啟。其實在天界時，我早就具備神通能力，只是下凡後受到凡間晦氣與汙染的障礙，如今找到聖地修行，六根的功能漸漸恢復。聽聞村子遭逢如此災難，心想報答長輩生養的恩情，便決定下山一探究竟。

下山後，發現還是來晚了一步。爺爺奶奶在瘟疫發生前就已過世，而我的父母也在這場瘟疫當中身亡。家中沒有其他後代，僕人辦理完後事，見到我歸來都相當歡喜，以為我要定居下來。但我已是道人之身，雖然未正式承接師門傳承，但無論從外貌、舉止到心態，全然已是修道人的模樣。鄉親們見狀也沒有多說什麼，畢竟當時的社會相當能接受修道者，認為修行有成的人能夠救世度眾。

對於這場瘟疫，我以天眼看見水中潛藏著許多動物靈，而水是人們每天需要飲用的。當這些動物靈進入人體，便會對身體產生傷害，導致臟腑的病變，讓人們一個接一個地生病倒下。這其

實是因果報應。

我告訴村裡的人自己所見的景象，他們對我的話深信不疑，並請教該如何是好。我說我有「一法」：全面改吃素、不吃葷。後來他們接受了我的建議，不再傷害生靈，改吃素食。漸漸地，村人的病症開始好轉，也開始有了健康的下一代。

這件事情被大家傳為美談，從此之後，那個村子世代代都茹素。也因為這份功德力加注在我身上，讓我的道行與靈性品質自然提升。我自己也能感覺到即使後來入定，身心靈都感到清安，沒有絲毫煩惱與障礙，靈性可以自由穿梭入更高層的空間。

在身體敗壞之後，我的靈就進入更深層的空間入定。這一切變化我自心相當清楚，未曾離開過當時的太和山。當然，凡人的肉眼是見不到我們這些在空間中的道人或阿羅漢聖者的，但民間時常也有相關的傳聞，就是說：山下如果發生了人力無法解決之事，時常可以得到山上仙人或道人的相助，甚至也會得見阿羅漢

修行者下山化解問題。

時光匆匆，一日一日過，在三千年後，一片非常明亮的光芒，照耀了整個武當山，也打開了許多武當山密密麻麻、層層疊疊的空間。自古以來，此山一直都是道家修行者必經之處，而阿羅漢亦不在少數。

在這次的佛光注照之下，許多空間被打開，許多仙人或阿羅漢因此進入光中，很快地被佛光送到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整個過程相當快速，沒有任何障礙，這就是佛法的不可思議。

數日之後，聽聞阿彌陀佛點名空間中的阿羅漢作為訪問者，我義不容辭。因為在此空間中，得到了比武當山修行環境還要殊勝的修行成果。我在此地受到佛光加持，很快地提升靈氣及靈力。我發現自己的清淨以及內力正在不斷提升，定功也同步增長。定功是修行者不可缺的功夫，定功愈深者，愈能夠洞視過去。

、現在與未來。阿羅漢的所見所聞雖然遠遠不及阿彌陀佛與蘇佛，但相較於一般人而言，要度化眾生也夠了。一切都在法緣當中進行。

在西方方法性土中可以見聞香光大佛寺蘇佛的講經說法。心靈一天比一天澄清淨化，尤其在聽蘇佛說法時，心中學會了稱念佛名「南無阿彌陀佛」。這相當殊勝的六字洪名，在當時的武當山並未聽聞過。三千年前，佛法尚未傳入中國，是以道家為主流，直到今日才有幸能以阿羅漢的身分見聞。

「南無阿彌陀佛」的殊勝名號，是為菩提金剛種子，一入耳根，永為道種。我三千年來的第一句「阿彌陀佛」聖號，是在西方方法性土中念出口的。但我相信，絕對在過去世當中，曾經與阿彌陀佛或蘇佛有著殊勝的法緣，今日方能得到佛光救度，進入西方方法性土。果不其然，當我入定觀看之後，才發現自己在進入天道二十七層天之前，於人間也是一位修行者，當時乃是從西方極

樂世界下凡之聖者。此事得見之後，讓我感到相當幸運。西方下凡之修行者進入人間為出家者，而後進入天道，再入凡間修成阿羅漢，得遇阿彌陀佛之救度。如今自然是跟隨阿彌陀佛度眾的腳步，這亦是當初由西方下凡之宿願。近幾日已得見，多年前阿彌陀佛即以法界藏身之身分，正住香光大佛寺；而蘇佛以肉身佛之身分，大願力超度無數的靈界眾生與魔眾。

此時蘇佛大願行顯，更是以無量千百億化身進入中國，因為有阿彌陀佛十二道光的加持、佛光注照，打開了無數中國的空間，讓空間中的眾生有機會蒙阿彌陀佛的接引而得救，進入西方法性土，這個清淨的靈性佛國土。

這一片國土歷史悠久，此次訪問五千年歷史當中受佛超度，進入西方法性土的名人，乃至於也訪問到一萬多年前的原始人及山頂洞人，表示中國有一萬多年前的空間，此些空間被打開，空間中的原始人及山頂洞人因此而得救，否則會繼續以靈的狀態，

留在空間中無法出離。這些精彩的訪問，都是請問阿彌陀佛之後，列出的接受訪問名單。

阿羅漢相當歡喜地將自己的經歷與感受跟大家分享。香光大佛寺的四眾弟子們，你們真是太有福報了，能夠得到阿彌陀佛、夏蓮居老居士及蘇佛的教導，能夠得聞最先的訪問資料。希望能流通讓更多的人知道，知道阿彌陀佛正住香光大佛寺。得到阿彌陀佛加持及佛光注照，都有念佛解脫生西的機會。

在我們所處的娑婆世界當中，不是只有肉眼所見的有形物質存在，在肉眼見不到的靈界空間，更有無數倍的眾生存在，大家都需要救度，等待阿彌陀佛來救度。如今阿羅漢得到救度，將會跟隨阿彌陀佛及蘇佛的腳步，好好地繼續修行，再往大乘成就佛道救度眾生邁進，隨阿彌陀佛和蘇佛返回老家西方極樂世界。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感恩香光大佛寺的各位大德。
南無阿彌陀佛

空間中的阿羅漢

春秋 管仲好友：鮑叔牙（距今二千六百年）

訪問 主筆：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管仲好友 鮑叔牙：

哈哈，吾乃鮑叔牙，今日等著接受訪問已經很久了，這個標題聽說乃是阿彌陀佛給的，吾聽了甚是歡喜，是！我就是管仲的好友鮑叔牙，古來為人津津樂道的「管鮑之交」，顯出吾與管仲彼此之間的相知相惜，管夷吾啊！可還記得我鮑叔牙否？

千古一笑過，人事物已非，

昔人知管仲，今誰識蘇佛？

管仲，好久不見了，看來鮑叔牙的眼光不算太差，想不到過往被君上稱為仲父的你，今日卻是再次投胎為人，並且還見性成佛，成為了靈界舉世聞名的蘇佛。二千六百多年的時間，轉眼即

過，世人皆知齊國名相管仲管夷吾，然又有誰知昔日之管仲，今日之蘇佛也，妙！真正是妙！好友啊，這二千多年的時間說長也長，說短也短，我當了鏡神這麼多年，沒想過自己的靈性生命還能有什麼變化。謝謝你救了我，能夠與你結識是鮑叔牙之幸，現在應該稱呼你為「蘇佛」了，不然顯得不夠恭敬了，鮑叔牙此時此刻於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的香光大佛寺西方法性土上，跪地叩謝阿彌陀佛及蘇佛的再造之恩！

蘇佛所建立的西方法性土實在是非同凡響。不曾想過世上還有一處美好的世界，無邊無際，佛光徧照，清蓮飄香，鮑叔牙現在就在法性土上看著蘇佛的超度場面，於此三時繫念法會進行之時，代阿彌陀佛統領大眾之蘇佛身坐於會場之主位，靈卻已是化身千百億。這個千百億乃是一個表法的數量，並非僅為千百億，而是無量億，真正是無窮無盡的蘇佛之化身，就這樣沖至各處救度眾靈，尤其是此次蘇佛發心超度全中國，將整個中國的大空間

全部包圍，用阿彌陀佛之十二道光不停地放光接引眾靈，太多太多受苦而不能離之苦靈，又或困於空間中之眾靈，乃至孤魂野鬼，甚至於是大量大量的魔眾，就這樣在蘇佛所用之十二道光中被送進了西方法性土，鮑叔牙無法用言語形容這樣的觸動。

想不到昔日的管仲之才，可輔佐君上成就春秋霸業，可治理一國，而今日卻是遠超此才此能，超脫了世俗的框架，轉而進展至能夠幫助靈魂脫離苦難，乃至給予其一安樂之處。昔日世人總讚歎鮑叔牙知人之能，然現在鮑叔牙卻是不敢自稱自己能知蘇佛之才了，以蘇佛見性成佛之尊，實在已是超越了凡俗的想像，想不到輾轉二千六百年，鮑叔牙入了神道之後靈性已無進一步之進展，而管仲卻已是找回自性成就佛道。鮑叔牙為好友之超凡入聖而感到歡喜，卻也感歎輪迴路上實在是變化莫測，前一刻彷彿還是當年共同輔佐君上之時，下一刻卻已是南轅北轍，真的就像蘇佛於講經中所說：的的確確是「獨生獨死，獨去獨來」啊，誰也

幫不了誰。不過還好，或許是當年結下的善緣，鮑叔牙今日終於與好友再次相逢而得救，就在西方法性土上展開我全新的靈性生活。

我是鮑叔牙，世人耳熟能詳的鮑子，當年的齊國名相管仲的一句話「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令許多人印象深刻。我鮑叔牙與管仲結識於彼此未發跡時，從年輕之時我倆就已經相識，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常常會一同出遊，談論各種話題，世人多知我與管仲之間發生之事，包括我讓利於他，退位讓賢，然而卻不知我於少時曾經受過管仲諸多幫助。更重要的是在那段時間，我瞭解到管仲此人實非一般，從那時起我就知道，在管仲的身邊我能夠得到最好的發揮。的確我們倆一起做生意，管仲拿走了大部分的利益，但同時只要有管仲在，很多事情我都能夠放心。於很早的時候，我們就曾經表露過治世之志向，其實在那時，我的心裡就知道眼前這位管夷吾管仲，如果有一天有機會我能與其共

匡明主，我將甘願居於其下。

舉世皆知我向齊桓公大力舉薦管仲為相，並且退位讓賢，稱讚我鮑叔牙識人之明。的確不可否認鮑叔牙在識人這方面，確有過人之處，然而對於自己的優點與缺點，我同時也一清二楚，就像君上當初曾向管仲推薦我為相時，管仲之所言的確如此，我鮑叔牙之為人過於廉潔、端正，說我是一個正人君子、善士的確不為過。然而同時就像管夷吾所說的，我的眼裡容不得一粒沙，對於不如我、不如己之人，我對於他們的過失看得一清二楚，並且「一聞其過失，終生不忘。」這樣的性格我自己也知曉，但卻是難改，唉～或許也未曾真正想改過，所以對於管仲，我是真心地感激他，由於有管仲的存在，我之才能才能夠有更大的發揮，而且由於管仲居於我之上而為齊相，我將能夠得到最大的保護及支持，許多大大小小的問題我可以不再須要耗費精神去處理。

世人只瞭解鮑叔牙知管仲之才，然同時應知舉世唯有管仲知

鮑叔牙之短也，要知道一個人的才幹及非凡之處，雖是不易但也有許多人能做到。但是若要一個人真正瞭解你的長處，同時對你的短處也能清清楚楚，并且還能包容你的短處，乃至於幫助你，讓你的缺點不再是缺點，讓你的優點得到發揮，這樣的人請問一輩子能遇到幾個？鮑叔牙的答案是：「一個足矣。」能遇到管仲是鮑叔牙一生之福，這是我現在為大眾揭開的，過往沒人知道的真心話，對於管仲我知道他並不需要我的感謝，但我還是要對管夷吾說聲：「謝謝！」

於生命的最後期，我乃是憂鬱而終，君上不聽管仲及我之言，於後仍然放任易牙等三人奸臣在旁，使我最後抑鬱而終，而後齊國的確也就這樣被三人把持，將春秋霸業毀於一旦。死後我成為了鏡神，因為我的性格就像是鏡子一般，能夠照見他人的一切種種，尤其是瑕疵之處，於鮑叔牙的眼中總是無所遁形，所以我的靈魂成為了掌管鏡器之鏡神，舉凡所有的鏡器都是我的靈魂可

及之處，由於死前我對於我的性格確有悔意，所以我這位鏡神會幫助持有鏡器之人，看見自己的優點，更看清楚自己的缺點，同時引導他們不要去看別人的過失之處及短處。對於成為鏡神這件事鮑叔牙還是挺開心的，不管怎麼說能夠用這樣的方式幫助一個是一個，對於我來說還是很值得的。就這樣當鏡神二千六百多年的時間，我就一直過著這樣的日子，直到最近被好友的轉世之人蘇佛給救起。

在西方方法性土上聽經聞法，鮑叔牙學到很多，佛法的教育的確是每個人都需要接受的教育。改個性這件事，以前在世的時候鮑叔牙真的不夠重視，雖然對於自己的缺點清楚，但老實講要改的動力不大，因為當時我對於當個正人君子、廉潔之人，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對於我識人的能力我覺得也是自然而然，雖然我會記得他人的過失之處，但當時沒接觸到這樣的大法，不知道不改個性，會對自己有這麼大的傷害，以我為人時最後鬱鬱而終，其

實皆是由於我未改個性而招感冤親債主現前，而得之果報，這是現在在西方方法性土上的鮑叔牙清楚看見的，現在聽了蘇佛講經，鮑叔牙的靈魂一天比一天清醒，我讚歎好友的成就，也於佛前發願有朝一日，要像蘇佛一樣以人身見性成佛，救度無量無邊苦眾生。

現在鮑叔牙每天都於法性土佛光普照之下，開心地念著這句「南無阿彌陀佛」，蘇佛說好好念佛，可以去西方極樂世界，那將是鮑叔牙靈性生命的下一站。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與管仲的相遇、相知、相惜，
感恩蘇佛的救度。

南無阿彌陀佛

管仲好友：鮑叔牙

春秋齊國 何廣松
（距今約兩千六百年）
談管仲之治國要旨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四日

何廣松：

蘇佛，又見面了，我是何廣松，這不是第一次這樣以靈的身分跟您對話了，過去世中，生生世世都是如此對話，您的靈性太高了，才能夠有這個機會讓體內細胞的我們像一般人一樣跟您聊天，這樣的日子是那麼熟悉，就跟當時我還在世時一樣。廣松，廣松，我是您管治時期的子民，夫子對當時的百姓都是愛護有加，當時沒有佛法，儒釋道法都還沒有成形，也沒有盛行的核心思想，是百家爭鳴的時代，在這個百家思想混雜的時代，夫子總是針對如之後儒法思想的格局，再進行擴大，尤其是對於君子的核

心理念，尤為重視。夫子總是告誡我們，學儒法思想，學經世致用之學，要點不是從政，從政亦正亦邪，端看自己是不是真心求取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也不是孑然一身而為君子，心繫天下家國人民，才是真正君子之道。

當時夫子的理論很深，在既有的百家和儒法基礎上，又增加了如之後老子的無為，又增加了所謂的涵容天下的心量。當時我並不清楚，這周禮與儒法的思想為何應該涵容其他百家，百家學說，夫子都要我們涵容、包容，這就如同為官從政者，如何涵容百姓，如何順應地方民情，如何體恤百姓對於生活的認知，給予百姓生活的目標，重要的就是使百姓能夠安居樂業，要安居必須生活無缺無憂，要樂業必須人心安定，要能夠有明確的志向，而這些種種的關鍵，也是夫子奉獻自己一生所力行的重點，就是教育。

早期的教育，是門徒制，沒有專門獨立的機構去運行，春秋

戰國時代，各國的教育體制不同，主要由世族自己培養自己家族的學士人才，能夠培養未來從政，輔佐帝王的謀士。夫子在擔任宰相之時，盡全力培養地方的人才，夫子的教育，並不限定在讀書進取，夫子的教育是全面性的，各行各業，夫子都有獨立完整的規劃，讓子民從年幼時就確立明確的志向，開始跟著師傅學習，不論是士、農、工、商，大家都有個核心理念，那就是盡好自己的本分，成為撐起國家的一根頂梁柱。四民不分貴賤，唯有踏實地學起一身手藝，奉獻自己的能力，讓國家興盛。自己每日勤懇地工作，就是換來人民安居樂業的根本。每個人民看似平凡地做著自己固定的工作，其實大家都是齊心希望維持國家的穩定，為了大局、為了全國人民，大家都願意奉獻自己的心力。這也是我很感佩夫子的遠見，這樣的大局規劃，其實將儒法思想涵容在日常生活，涵容在每一份樸實的工作之中。人民每日的工作，都在陶冶心性，即便是粗活，所培養的君子之道，未必落於飽讀詩

書的文人之後。君子之心，在於心量，一介樵夫、木匠師傅，也可以心同宰相。

我何廣松，就是一介樵夫、木匠師傅。我跟著我的木匠師傅學習，木匠師傅從小就教育我做人的基礎，沒有出人頭地的想法，一心讓國家穩定，使人民安心，這就是我所學到的教育。師傅告訴我，這樣的規劃，都是來自管夫子的教育，管夫子對於全國百姓的穩定十分重視，我們沒有學習士大夫那種文藝，可是我們卻是以傳承齊國百年工藝為己任。我這一生中沒有見過管夫子，我對於這樣了不起的人物，很是嚮往。我在山林間伐木，每天所伐的量，所伐的木種，乃至大小粗細，都有規矩，才能夠確保山林不會提早枯竭。

於木匠所鑄造的梁、柱，乃至家具、器皿等，也都需如禮如法。這個規矩不是為了限制人民的自由和發展，也不是為了定出懲罰，而是讓人們不要走向極端，凡事中庸知足，不貪取、不吝

惜，取之有道，用之有道。每當我又學習到木工中的細節工作，學到身為木匠要遵守的禮法，我就感佩管夫子實在太有智慧，只要人民遵守禮法，國家就能源遠流長。我一輩子努力工作，奉獻一己之力，於生命的最後，我在木工廠的木椅上，交代著徒兒們這些最重要的理念，也請他們牢記為國不為己，四民平等，千萬不可見異思遷，要安守自己的本分，人人皆是國家重要的人才，不可因人才長短，貶低任何一人。交代完後，我想起管夫子這套經世致用之制度，十分感佩，也感嘆沒有機會見他一面，就帶著一絲遺憾過世。死後我進入管夫子臉部的空間，是在他的眼部附近，我很欣賞他的遠見，現在我能夠跟著他發展大局觀，他眼睛所見，也是我眼睛所見。他之後陸續出生在中國、印度等地，不論是成為維摩詰這樣的在家大修行者，成為帝王、高官，還是多次出世作為僧人，我都在他的眼睛，看著他所見的世界。我的眼通頻寬無法與夫子齊等，即便如此，我還是能見到夫子所見的人

間疾苦。

夫子輾轉投生的年代中，隨佛祖出世的人們是最幸運，最安樂的一群人，而沒有佛祖教化的地方，依然過著沒有目標的生活，這缺乏目標，指的正是缺乏一個為人不為己的目標。我漸漸明白，夫子帶給齊國的教育，不論是儒法思想，還是四民制度，關鍵就在於讓人民一心為國，一體努力，奉獻自己。這樣的人生，就不會太過辛苦。看見印度地區當時的人民，有些得聞佛法，有些得聞大法，有些專精自修，有些偏好苦行，也有很多很多外道修行者，還有更多沉淪業海，不願修行的人們。所謂愈苦者，就是為了自己、整天煩惱不斷者，這是我在夫子為大修行居士、為宰相、為大帝王時親眼所見。於出家修行時，我所見到的是，萬物與我一樣皆是靈身，眾靈苦無去處，無法出離萬物空間，比起我在修行者的眼中更是苦，苦於無法聽經聞法，苦於不知道要求出離，苦於執著空間幻境，苦於脫離空間之後依然隨業流轉，進

入下一個受苦的空間。

跟著夫子一次又一次出世，得知真相的我，愈來愈能夠理解夫子心繫天下的原因，但凡看過萬物受苦之景，看過人道愚痴傲慢之相，哪怕只有一點點慈悲，一點點同理心，都會希望眾生可以停止這樣的苦日子。於人於靈皆是無所去處，無家可歸的苦眾生，四海為家，以六道為家，執著六道畜生家、惡鬼家、地獄家。夫子在六道中示現，我也跟著體驗了六道中的生活。天界生活輕鬆愉快，就如同我於齊國時，心有所歸，不至於恐慌不安，但是畢竟壽命有限，無法真正長治久安。在修羅道，大家心中其實非常不安，福報極大，隨心所欲，欲卻無法令心安，隨情緒轉，隨業力現，其實也無法自主。在人道，大好大壞，遇佛得安，若是無緣能遇到佛法，私心起，業力現，立刻受花報，造業後更往三塗。惡鬼眾生無法止欲，執著又無法出離，延續在世的一念，萬年反覆昏懵。畜生眾生，胎卵濕化，欲起斷智慧，無能出離。

地獄眾生，刑苦不知懺，無佛無教育，不知無私方有懺，受刑無期難能出。

我每每看到這些景象，都更加明白佛菩薩救世度眾的迫切，卻也感到驚訝，夫子度眾之心始終如如不動。既然度眾緊迫需要，為何可以如如不動？隨著夫子累世出世講經說法，我才逐漸明白，愈是緊迫度眾，愈是要如如不動，只有真正的定功，才能救度無邊苦眾生。冤家宜解不宜結，度眾就是在化解這些冤家千萬結，心動就是有偏，不論偏左偏右，冤家都無法化解。所以愈是要積極度眾，心中愈是大寂定，無住生心才能夠真正幫助眾生。夫子當時在齊國，給人們的訓練一向如此，從小安定志向，不要見異思遷，任何急難現於前，一心為國無有為己，心無恐懼事自平。我終於明白，夫子給齊國人的教育就是佛法，雖然釋迦牟尼佛還沒有出世，但是夫子以佛靈示現宰相之身，揀擇當時諸子百家之法，取其長處補其漏，推行佛法於其中，令人心安是首要，

令國平運自在行。夫子這樣的智慧，搭配人民的善根，使得齊國成為一方大國。

好景不長，沒有了佛法之後，中國陷入了紛亂的年代，每次夫子現世，總能短暫帶來佛法的興盛，但興許是中國業力深重，長年戰亂，總有滅法之期。幾千年來，佛法興傳了好幾次，也被大量滅法了好幾次。最近的一次，佛法在中國又滅了。幸運的是，夫子又來了，哈哈，我好高興，佛法又來了。夫子在台灣出世，示現蘇佛，大家又有得度的機會。看見蘇佛以居士的身分苦心經營，先是示現平凡女眾，而後精進勤苦地修行。

這裡稍微補充一下，平凡女眾此時現不凡之相，在沒有師父整天督促之下，維持高強度修行，此等修行強度，我從最初觀察到現在，蘇佛講經有提及往昔修行之況，實在地講，不只如此，每天拜佛四小時，每天三部經，這只不過是事相上所現，大家應該去探討，這樣堅持修行的背後，考驗有多少？而突破這諸多考

驗的背後，到底蘇佛是以如何的心境、心態去超越這些關卡？蘇佛這次大舉超度中國群魔，群魔要置蘇佛於死地，難道只有現在是如此嗎？不是，時時刻刻都是如此，即便蘇佛早期自修，就已經是如此了。大家或許納悶，那蘇佛怎麼可能活到現在？修行境界上，大家以為以前的功夫不夠，現在才夠，才能夠扛住死亡魔法，其實那也是示現。真正的修行境界，其實就是在於度眾之心。從三十年前到現在，乃至於更早之前，蘇佛剛出生之時，度眾之心就是如此，唯有度眾之心與外境、外相相應多少的差別。隨著修行，隨著度眾，隨著阿彌陀佛下來地球，所能示現度眾之相就愈來愈明顯、明白。蘇佛常說他因為默默無聞可以活到現在，其實魔界又怎麼會不知道這號人物，只是那一批跟蘇佛緣分匪淺的魔眾，很早就已經來奪取蘇佛的命，早早地被降伏了。而等到蘇佛腳被拉斷，這也是奪命失敗導致蘇佛的重傷，蘇佛慈心繼續度眾，阿彌陀佛下來之後，所能顯的度眾之相又更加深廣，廣至

於宇宙、銀河系、天外天、邪魔外道、十方法界，都是所度的範圍，深到億億兆年皆是所度的空間。然若問佛心如何如如不動，本是如此。不明白的人，會懷疑蘇佛為何能以一介女居士之身示現救十法界之舉，如何能夠感得阿彌陀佛下來正住地球，其實一切答案就在於心，這個慈悲的心，真的想要幫助眾生的心，就是一切的關鍵，至於外相上的進步，是自然中自然相，也是給偏好小法、偏好修行自我提升之法的地球眾生一個方便的示現，給大家修行上的鼓勵，不然單單講慈悲心，要為眾生，人道鮮有感興趣之人。就算有，也是佛菩薩示現，對於真正需要翻業的眾生，還是需要善巧方便，對於剛強難化的眾生，就是需要一點剛強之法。

蘇佛時常獅子吼，吼那些將死之人，其實都可以不死，不要執著自己的死相就不會死，不執著自己的病相就不會病，病死都是表象，是缺乏度眾之心所自然顯現之相。只要翻轉過來，提起

度眾救人之心，忘記自己已病將死之相，大家都是良玉，幾經修行打磨之後，彌陀心現，眾人得度之相自然就會現世。

蘇佛啊，這次您大超度中國，終於讓機緣成熟了，我們可以將這些道理與世分享。我是一個平凡的木匠，我也沒有讀過大經大論，但是跟著蘇佛的身教，我也修行了上千年，以靈身跟著蘇佛，也每在蘇佛出世之時，獲得了細胞肉身，我知道把握每次肉身的機會，蘇佛也真的把我們教育得很好，知道要運用細胞身，去發揮一己綿薄之力，度盡無邊苦眾生。這次的攻擊之中，我捨報了，雖然可以繼續換個細胞，但我明白法緣成熟，進入法性土是我的下一個階段，我將以靈身繼續隨蘇佛救度眾生，返回西方。我在法性土上，勉勵大家可以像蘇佛一樣發心救度眾生，大家都是佛細胞，示現的不同在於我在蘇佛細胞中，而四眾弟子在各自的身中，其實無有差別，人人都是蘇佛，人人都是阿彌陀佛，只要佛心現，佛願能顯，佛行便成。感恩阿彌陀佛給我機會向大

家分享，一切為眾無有己，就是真正的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老師
夏蓮居老居士，感恩蘇佛，感恩香光大佛寺。

南無阿彌陀佛

何廣松

春秋 美人西施

（距今約二千五百年）

訪問 主筆：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西施：

湖光閃色，江邊浣紗，

春宵一日，豈止千金，

館娃一遊，終致亡國。

南無阿彌陀佛，我是西施，後人稱我為四大美女之首，於此時西施之靈看來，倒也是別有一番感慨。在當年吳國大敗越國，越王勾踐因此淪為吳國之臣屬，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而美女更是亡國之物，這於許多朝代已經作了證明。當時的范大夫范蠡於我有恩，以其曾經幫助西施一家，西施家境貧苦，范大夫希望我可以作為為越國效力，成為吳王夫差的寵妃，用美人計的方式，

為越國的復興換來喘息的機會。范大夫並未脅迫於我，當初曾有人因為西施之美貌而欲尋事，被范大夫四兩撥千斤將一場災禍消弭於無形，當時的范大夫早已對西施明言，我之容貌實為禍國殃民之姿，擁有此容貌者於此年代實難善終，若有一天或許我能夠對越國有大用，用這樣的禍水之姿報效國家。當時的我聽了之後心中頗為震動，原以為或許不會有這一身派上用場的一天，然而當那天范大夫找上我，告知我時候到了，西施就明白了自己該做的事。

當時的越王勾踐派遣許多專業人士，來教我該怎麼樣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包括歌舞、儀態、禮儀，乃至如何取悅男人，我從一個只會浣紗及撿柴的女子，搖身一變成為了精通各項技能且身負特殊任務的間諜。

後來的事情其實不須多說，舉世皆知，西施之美貌令吳王夫差迷戀而不能自拔，加上我有意地要令吳王夫差愈發離不開我，

甚至沉迷於我的美色，自此可以說吳國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了，吳王為了我大建春宵宮、館娃宮，荒廢朝政，最終越國勾踐帶領越國消滅了吳國，而西施則成為了一亡國之婦。

范蠡范大夫深知我的秉性，知我是為了越國而犧牲，並且同時也為了報答他當年的恩情，所以一旦任務完成，很可能我會選擇自殺。除此之外，范大夫深知西施之姿容太過惑亂人心，所以范大夫先一步找到了我，給了我選項，告訴我他能夠給予我重金，幫助我隱姓埋名重新生活，而能不必一死。

西施心中感恩范大夫此舉，然而其實當我踏上吳國這片土地，成為吳王的女人之時，我就已經決定了當這一切目的達成之後，我會讓自己這身美貌消逝於這世間，因為西施經歷這一切，深深了解到自己之姿色實為世間之劇毒，或有能不為西施所動者，然此者有幾人？就這樣我於火場之中服毒自殺，既然我讓吳國中了毒，就讓我用毒結束自己的生命，而放火則是為了不讓我之容

顏再留存於世，實非良事，徒添災禍。

死後我入了地獄，在地獄中我非常苦，我深深地懺悔我所做的一切，而後因此離開了地獄，而進入了女娃娃的空間中，是的，就是女性型態的玩偶的意思，因為西施覺得自己因為天生之絕世容顏，離不開這樣悲慘的命運，就像是一個玩偶一般，所以離開地獄之後，我的靈魂進入了女玩偶的空間之中，過了非常久的時間都不能出來，大概距今至少有一千五百年的時間吧，所以我在地獄之中大概受刑過了有一千年的時間，因為西施自盡之時，距今大概為兩千五百年的時間。

直到最近蘇佛慈悲在整個中國進行超度，西施才於佛光與「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聲中，離開了女玩偶的空間，當我的靈魂出來之時，我真的好歡喜好開心，我一直想擺脫我的命運，但想不到死後依然是任命運擺佈。當巨大的金光照在我的靈魂上，西施忍不住嚎啕大哭了出來，就這樣到了佛寺的西方法性土，在蓮

花座上我還在哭泣，佛光撫慰著我的心，看著阿彌陀佛的笑顏，西施忍不住破涕為笑。

在這個清淨光明的世界，西施的心非常安定，我每天在這裡靜心聽法，知道要念「南無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看著蘇佛莊嚴的相貌，我心中升起一個想法，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蘇佛一樣這樣的莊嚴，不是像西施還活著的時候，令女人看了嫉妒，令男人看了動心，害了別人也是害了自己。蘇佛的相貌真的非常好看、非常好看，不是讓西施看了之後心中波動不止，而是讓我看了覺得好像放下了煩惱，放下了心中所想，我不知道為什麼蘇佛的相貌有這樣的影響力，這是西施的靈魂真實的感受，或許這就是所謂的「佛」吧。

在西施當時的年代，沒有佛法的存在，對於什麼是佛，西施並不了解，也是到了西方法性土之後，才慢慢了解到原來人們都是不能夠作主，而人死後靈魂更是不能作主，原來人生很苦，原

來靈性的生命也是很苦。而佛就是自己從這樣的苦中成功解脫之人，進而幫助更多的人及靈也從這樣的苦中解脫，我非常感動，原來佛這麼慈悲，一直都在救度眾生，就像現在的蘇佛已經成佛，我在法性土上可以看到蘇佛的靈變化出無數無數又無數的化身，在整個中國各處超度眾生，西施發現居然當初越國與吳國戰爭的亡魂們，許許多多居然都還停留在戰爭的空間中不能出離，就在蘇佛的金色化身大放金光之後，他們得以從這些空間中出離，好多好多都進入了西方法性土，西施看了之後不禁喜極而泣，因為其中就有許多吳國的亡靈，當初吳國的滅亡西施也可以說是責無旁貸，如今蘇佛救了這些吳國亡國的苦難靈魂，其實也可以說是救贖了西施的心。

女人是禍水，這的確是一句千古名言，多少王侯將軍，多少豪傑英雄，都是敗在女人的手上，西施現在知道這其實也是我們這些女眾尤其是漂亮的女眾，過往造下的惡因而於為人時承受的

苦果。世人皆愛美，但有幾個女人真正看清身為一個女人愈美貌，正代表受報愈嚴重，以這副美麗的皮囊動人心神，勾人魂魄，即使自己不願如此，卻也無可奈何，而又有幾個男人真正看清美色皆是毒藥，皆是禍水，應當斷離。

現在西施接受佛法的教育，明瞭了原來男人女人皆是平等，只是業力不同，每個人都可以像蘇佛一樣，通過實踐阿彌陀佛的教導見性成佛，這樣的大法真正珍貴，以其能夠教導人們如何擺脫自己的命運，也就是所謂的轉業。其實沒有人喜歡傷害他人，人性本來都是善良的，現在西施知道自己也可以是一尊有能力幫助他人的佛，分分秒秒緊抓「南無阿彌陀佛」佛號，希望能有像蘇佛一樣救世度眾的一天。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西施

四川山區神靈 沈方如（距今約兩千五百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一日

沈方如：

風雨飄飄過九州。這是我心中真實的寫照，我如草芥的生命，在中國這塊大地之上，無以憑依，這兩千五百年在空間中飄蕩，如今終於落地生根，可以穩定下來了。我難以述說心中的感動，難掩快樂雀躍之情。如今要我道出過去，我也將一一細數過去的點滴。

我是一名莽夫，過著採集與漁獵的日子，我並沒有什麼固定的工作，我主要的活動範圍是在四川的鄉村地區，那邊山勢險峻，難以農耕，我穿梭山林與溪流之間，過著相對原始的生活，那裡並沒有什麼大的村落，大家彼此之間知道住的位置，但是並不

集中，要登門拜訪往往需要翻越幾座山，才能看到彼此，大家已經習慣了自己獨自維生的日子。有時大雨滂沱，暴漲的水勢會橫斷對外的出路，使得居住的地方更加與外隔絕。這也是我沈方如的日常生活，父母曾經也希望我到城市去學習，脫離莽夫的生活，我一心想過閑雲野鶴的日子，實在對嘈雜的人群感到陌生，我雖未真正地接觸過龐大的人群，但是我在山間可以感受到偶而行腳經過此處的過客，那並不是我所嚮往的日子，比起面對群眾，我更希望踏實地過山間的日子。

我就這樣在山中過著平淡無奇的日子，偶爾替對面山中的長者采點野果草藥，時而打點野味，就這樣平實地度過每一天。一日陰雨天，我還在山中采果，看著天空，並沒有大雨的跡象，幾小時後，天空開始下起雨，我準備啟程返家，但在路上突然遇到突如其來的大水，我的身體連著大水、砂土、樹木、石塊一起被沖下邊坡，我當時心念想到要知道整座山群地區的狀況如何，必

要時給附近的長者報個信，讓他們這幾天先不用出門，於是我的靈快速出體，在空中觀察著整座山群的狀況，又到幾位長者家中通知他們。他們雖然無法直接與我對語，但他們都有感覺到現在不適合出門的意念。

過了一陣子，我才發現我已經死了，我回去看我的身體，雖然從地面上看不到，但我知道他就埋在這一帶的泥沙下方。其實我也不太在意有無身體，因為我依然可以在我熟悉的山林四處飄動，倒不如說，現在比有身體的時候更加方便。我每天都固定在山林間巡邏，不論是天象的異常，有無預警的水災火災，地震等等，我都會觀察實際的情況，協助當地的人們避開這些災難。就這樣過了幾百年，山地的部落發展出了規模，平原盆地也逐漸富饒，這對我來說並沒有分別，我繼續做著我該做的事。

又過了幾百年，盆地地區開始出現戰亂，不同的政權相繼地入住盆地，而山林維持著部落民族的生活。我的主要職責就是維

持雙邊的互不干涉，儘量減少雙方的紛爭。若是有人要派兵進攻山林，我也會提早通知部落的人民，讓他們提早做好準備，也指引他們如何在山林間移動，避開平原軍的侵襲。有時部落的人民也會對平原盆地的邊境發動侵略，我也會設法改變他們的想法。我也嘗試著要通知平原盆地的人們，但是或許是生活方式差異不同，他們沒有辦法接收到我所傳遞的訊息。一直到一千三百多年前，這樣的生活方式都差不多，山地的人民維持著自己獨立的生活，平地地區的人民過著自己的生活。

我也持續地守護著這塊山林，給予大家必要的協助。唯一不同的是，那之後慢慢地開始有了佛法。起初我並不認識佛法，隨著盆地的人們開始流行，推廣，我也跟著在其中聽經，我開始意識到，我身為四川山林的守護靈，習以為常了這種飄蕩的生活，從未想過這樣的日子要到什麼時候，之後要何去何從。那時起，我一樣是盡我的職責守護這片山林，但我多了一個目標，找尋我

靈的出路，我知道我不會永遠當個山神，但是看著山中的眾靈，我不明白這些靈有什麼出路？我持續地找尋答案。隨著佛法的宏揚，四川地區也多了幾分佛教的色彩，但是即便看著這些石像，洞窟，我還是不明白，這麼多的靈要如何能夠脫離原本的生活、進入下一個生活之後又有什麼不同？這些疑問我並沒有研究透徹。

後來四川發生了幾次大的戰爭，也有大型的地震，我都在其中幫助人們和眾靈，希望幫助他們減少傷害。到了最近的一百年，整個山林地區被大量開發，很多新的科技和建設被引入山林地區，工廠和鐵路也貫通整個四川地區，我可以感受到山林的磁場已經被大幅改變，少了幾分以前那樣的純樸。現在人們的生活步調逐漸加快，四川地區眾靈的步調也隨著人心受到影響，不斷地加快。人們更在意的是物質，而不是靈的本質，能夠接受到我的訊息的人們也越來越少，短暫接受到之後，又快速被大量現代的訊息覆蓋。我所能做的只剩下跟山林間的眾靈溝通，幫助他們減

少開發時所帶來的傷害。看著四川地區來來去去的人們，對於佛法的認識已經遠不及八百年前的時候，我想要從中學習也難上加難，但是我並沒有放棄尋找靈的出路，我的靈敏度使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等到答案揭曉的那一天。

就在近幾年，中國上空又出現了久違的佛光，起初我不明白佛光怎麼突然出現了，我持續密切地關注著，一開始的偶而出現，到後來非常頻繁地出現，我觀察後才知道，這是佛下來幫助眾生了。我很想要求佛教我靈的出路，我也想要再次學習佛法，就在一次的金光籠罩四川地區時，我聽見了悅耳悠揚的佛號聲，我立刻大聲呼喊山中的眾靈，只要能聽見我叫喚的，請大家跟著佛號聲一起念佛，我不知道我為何會有這樣的反應，但是我的直覺告訴我，佛來了，佛怎麼做，我們就跟著做。我們隨著佛號大聲唱誦，在金光遍照中，大家全都來到了一個金碧輝煌的世界，這裡就是靈界著名的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的香光大佛寺，終

於有機會進入這個地方，雖然我沒有學過太多佛，但是我的靈性本能讓我對眼前的一切肅然起敬。

當我看到面前的一尊大佛，我很感動得流淚，我知道這是我離答案最接近的一次了。我在法性土上認真地聽經，每一句話都是答案。我知道我這條靈不必再飄蕩了，這是我的歸處，我落葉歸根了。現在的靈都沒有出口，人也沒有出口，不只是四川地區是如此，全中國都是如此。面對中國人的現況，真的只有佛法教育可以給大家帶來一線生機。佛說人死靈不死，但不死的靈要何去何從，只有跟著佛，跟著南無阿彌陀佛回到西方極樂世界，才有出口。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救度四川無邊的無出口的苦靈，願大家都能夠找到西方極樂世界，真正的靈的出口。

南無阿彌陀佛

沈方如

印度邊境行腳僧 胡員因（距今約兩千五百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日

胡員因：

感恩蘇佛，感恩阿彌陀佛。胡員因在蘇佛臉上已有兩千五百年了。我是在鬢角的那個位置，這裡一直都很空曠，我也從沒想過兩千五百多年後的今天會以這樣的方式接受訪問。蘇佛啊，以您今生的成就，其實您身上的眾靈早就該移往西方極樂世界。能夠進入西方，對眾靈是莫大的幸運，實在沒有理由繼續執著人體的細胞。您的細胞空間確實很大很極淨，而西方極樂世界的美好，又更甚於人體細胞空間，光明更甚，純淨更甚。

實在是我自己的執著，兩千五百年前，心心念念想再與您見上一面，才會執著您的面部空間。您累世都是修行人，兩鬢之處

都十分飽滿，也無多餘的鬚髮，恆常都有佛號環繞。我在空間中，也是定於佛號之中，忘卻外在的變化，一晃眼便是兩千多年，這對於人道來說確實是很長的時間，也足夠生老病死無數回了，但凡有一點點小修行，時間流動地緩慢，凡事如過眼雲煙，並沒有這樣顯著的時間流逝感覺，總是覺得萬物極淨，心慢，萬物萬景眼前過，如如不動佛號中。這是這句佛號的力量，這只有在蘇佛的身上才能真實地感受到如此差距。

兩千五百年前，我還只是印度一個小村落中的娃兒。在襁褓之時，有一位老僧行腳至村上，看見母親懷中的我，勸諫我父母不要再造作殺業，這孩子與老僧有緣，希望之後可以隨他修行。父母似懂非懂，也不知老僧的來歷，也不敢隨便答應，簡單地應付著便讓老僧離去。說也奇怪，我就是天生知道一些自然的事物，父母還沒跟我提起之時，我便知道我長大之後應該要去找尋人生的目標。父母見我無意接替家中漁獵的工作，便告訴我還

是嬰兒時的這段經歷。我並沒有感到訝異，反而覺得豁然開朗，原來師父早就來過此處，只是當時我年齡尚小，沒有辦法以修行者的身分隨師父前行。

我不知道要去何處尋找老僧，只能沿著恆河畔慢慢前行，四處打聽是否有遊歷僧人的消息。那時我已經十四、五歲，距離上一次僧人的遊歷時間已是十多年了，大多數的居民對於僧人的遊歷僅存模糊的印象，沒有人知道僧人何去何從。我相信既然我與老僧有緣，想必冥冥之中定能將我們牽上線，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果不其然，就在我出門尋找老僧的三個月之後，我在路途上的一個村落看見了一名老僧，我向他打聽是否有聽說過像他這樣在十四年前開始遊歷的老僧，老僧並無多言，只是輕輕地告訴我，他是來接我的，我驚訝地說不出話，沒想到這便是這名老僧。他的聲音聽起來只有三四十歲，看著鬢角上的鬍子，真的分不清楚他的真實年紀。他邀請我與他同行，他正在印度邊境行腳

，順便將佛法介紹給沿路的人們。一路上他為我介紹佛法，慢慢地教會我佛法的重要，如何運用佛法，如何學習佛法，幫助苦難中的人們脫離原本的困境，脫離生老病死和無限輪迴的糾纏。我在與老僧的行腳中，學到了佛法的高明之處，也跟著老僧看他一路上幫助了許多人，讓他們認識佛，學會念誦佛號，帶給印度邊境地區的人民心中祥和與安定。

一日，老僧交代我接下來數十年的行腳路線，我不明白為何他突然要這樣交代我。老僧告訴我，接下來的法緣需要各自獨立進行，才能幫助到更多的人民。我理解老僧所說，卻不太願意和他分開，老僧知道我的想法，喝斥我的私心將使多少人一輩子接觸不到佛法，以及行腳沿路上的眾靈又有多少將錯過得度的機會。我明白我的私心是不如法的，於是簡單拜別了老僧，便開始我的行腳生涯。

我沿著印度東側邊境往南，一路向南方前行，我明白老僧交

代我的事，也知道印度北部初期佛法的弘傳不是問題，缺乏佛法的區域是印度的南部與邊境。我不敢鬆懈我的腳步，根據老僧給我的安排，有生之年還不一定能夠走完印度所有的邊境，我不知道此生壽命有多長，但我必須努力進取，將佛法散播到邊境各處。佛陀才剛滅度，趁著像法時期，能夠多度多少是多少。

行走在印度邊境各處，大多數都是蠻荒之地，人煙稀少，雖說無人聽法，但是鬼魅邪怪遍布。老僧教過我，面對何樣的恐怖，面對再困難的困境，面對眾靈眾邪魅如何干擾，都微笑地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佛號，眾靈都能夠得度，人體死不足惜，佛陀的法能夠弘傳世間才是這一生的意義。

眾邪魅愈令人恐懼，愈反映出他們心中的空虛與無助。我腳踏兩朵金蓮，將朵朵蓮花綻開在蠻荒遍野，焦黑、濕暗的大地，靠著這句佛號，亮起點點星光。沿路的鬼魅也是感到驚訝，竟然有如此奇怪的人願意獨自走在蠻荒之地，做著這些看似無意，卻

是度眾之行。偶而行經村落，村中的人們對於我也感到好奇，他們的語言我不完全明白，有些詞語是共通的，大部分只能靠比手畫腳，但也無妨，我不斷地告訴他們這句佛號，有些跟著念，這樣我目的就達成了，因為佛根已種，只等待之後法緣具足而得救之時。

行腳到西岸的一處村落，我知道自己大限將近。我已經聽從老僧的教導，將佛法傳播到了邊境沿岸，雖沒有完全完成老僧之安排，但是我想這樣也是法緣中自然地進行。我到了河岸一處的樹旁坐下，念著佛號，靈離體。我雖念著佛號，但是心中想著應該要去跟老僧覆命，報告一下行腳的情況。那時老僧已經捨報，於是我在空間中等待著，我知道他一定會繼續出世行腳，因為這是老僧的慈悲，也是我對他的認識很深。

果然這之後，他又出世了好幾次，每次出世，我都進入他臉部的空間，或許是我對他的執著，也是因為我見到他，心中才會

安心。我在行腳期間，也都是因為老僧的交代，才能夠在每次的考驗中撐下去，每次想起老僧的臉，我就不敢懈怠。

老僧每次的出世，都扮演著佛法推廣的重要且關鍵的角色。其中一次為帝王，他大興佛法，我在他臉上也盡力地幫助他推廣，並對抗外來干擾的眾靈，我以我的念佛功夫和行腳的能力，可以幫助他臉部的附體和暗沉快速退去，也可以防止邪靈和外靈攻擊臉部。老僧每次出家，我都可以幫助他維持好的臉相，讓他的臉部很能夠攝受人心，眾生看了都想要學佛，看到臉相飽滿光彩，就會讓眾生相信佛法的真實性、真實利益。老僧一路不斷地出生在印度，到後來出生在印度邊境，最後開始出生在中國，幾乎六道萬物老僧都出世去示現過，並不只是人道。我的理解是唯有深入六道，廣結法緣，才能夠在每次出世人道時，匯聚各道法緣的力量，將佛法推廣到最極限難化之地。這樣的願心真的讓我感佩。當老僧轉生人道時，都是極大的發揮，不論是帝王、大臣、

高僧，每次都牽動無數的法緣，這些我在老僧臉上看得十分清楚，面對老僧的功力我也十分明白。幾次老僧出世之時，以高僧的身分都能與萬物溝通，老僧也曾經知道我的存在，他鼓勵我繼續救世弘法之行，之後將會有回到西方的法緣具足。雖然當時我不明白老僧所說之言，就如同兩千年前我不須全然皆知一般，但我毅然決然地相信老僧的話，盡全力執行老僧交代的任務。隨著老僧的身分變換，我也持續地變換我的任務，其實跟著老僧多世，我已經漸漸明白，只有眾生、沒有自己的道理，只要能夠多度一人，其他的都不需執著。

到了最近這一世，老僧投生女眾之軀，眾人眾靈難免詫異，何必投生女眾不潔之軀？其實並不是如此，眾生因以何身得度，佛菩薩便投生何身，身身接是清虛之身、無極之體，並不是大家眼中的不潔之身。身之不潔，來自於靈的染污，靈的染污來自於累世身之不潔。老僧即蘇佛，累世身潔故靈潔，以潔淨之靈投生

之身，雖然生長於五濁惡世，然而靈潔橫超五濁，女眾是度化眾生所需，也是法緣具足所現之相，然而細胞空間之中，靈性純淨，橫超男眾細胞空間之潔淨，方可謂大丈夫中之大丈夫，並非外表所化現之形象的表面功夫。

這次蘇佛以女眾之身，度化無盡之靈，我跟隨老僧多世，還沒見過如此浩瀚的場面，五年多來，每日法身超度，每日身心靈療法，每次法會種種殊勝場面，每每更勝於前。雖說累世之中也有類似的超度法會與場面，一路走來，我清楚地知道，這是蘇佛法緣具足的顯現，既然能夠金光遍撒大地，細胞橫越無數空間，那就是多生多世法緣具足，該是接引諸有緣眾生回西方老家之時。

我在蘇佛臉上參與其中，法身超度我也是跟著衝刺在第一線，只要是老僧交代的工作，我都使命地去做。我看到蘇佛身中諸多尊者、西方佛的神足功夫一流。曾經我因為得人身時行腳的功德，也能夠有不落人後的神足，而西方尊者、佛及蘇佛，他們的

神足更是了得。我才知道，他們累世的行腳功夫，一步一腳印的積功累德非是常人所能及，我一世行腳尚有此等功夫，而蘇佛他們的功夫，甚至於更上一層樓的阿彌陀佛之法界藏身，那得是生生世世大慈大悲的修行，大慈大悲的行腳，方有此等功夫。難怪蘇佛時常說他佩服阿彌陀佛、佩服得不得了，這只有自己真修實修，真正修行有成，有了一點皮毛功夫後才能明白。

阿彌陀佛時至今日，乃至於十劫、無量劫前就有無上的功夫和威神力，就能夠擁有法界藏身大功德力、大威神力，這得是多大的修行力度，多大的無私、大慈大悲，才能夠換得的自然結果。真是修行愈深，愈能夠明白，那《無量壽經》所寫的佛成就太過含蓄，太過謙虛謙卑了。蘇佛就是一部活的《無量壽經》，示現一世如此，那佛累世累劫修行如此，真是無言可喻。

以蘇佛這一世驚世救魔之舉，我胡員因更深層地了解了佛法，佛的一言一行都在教化眾生，人道的四眾弟子或許看不明白，

我在蘇佛臉上卻是看得清清楚楚。魔界的群魔反撲，東西南北上，十方世界合力欲奪蘇佛之命，其實也是佛菩薩的善巧方便，出佛身血，也是拯救群魔的度魔神通，許多魔眾或許很得意能夠攻擊蘇佛，其實這都是法緣成熟，自然而然能夠救度的結果。佛度有緣人，只要有緣，佛犧牲肉身也會拯救群魔。眾魔不一定理解，但是當群魔決定發起攻擊時，法緣就成熟了，無數法緣成熟於無數攻擊的瞬間，這是佛的慈悲，也是佛的偉大之處。

我也在這次的攻擊之中被彈出了臉部空間，但這對於習慣出體超度的佛靈來說，習以為常，只要能救世，我們並不在意被彈至何處。蘇佛說他無怨無悔，佛身眾靈也是如此，「縱使身止諸苦中，只願魔眾能得度。」這樣的心量，蘇佛的真心，可不是幾億億兆年的魔界生活所能體會的，蘇佛跟著阿彌陀佛，億億兆劫發心救人救魔，只要魔願意攻，佛都願意救。

這次被彈出原本的空間之後，蘇佛將我們請入法性土，我們

依然可以跟著超度，這就是來去自如的功夫，就如同一旦發願往生西方，蓮花扣就自動解開，眾靈可以上西方一樣。我們發願就能夠隨佛超度，並沒有什麼限制，這樣還可以幫助蘇佛臉部快速修復，這也是阿彌陀佛的智慧。蘇佛身中的眾生也可以直接上西方，提早啟動修行之路，所以千萬不能小看出佛身血、帶眾生苦，蘇佛的發心，度了魔、度了細胞空間眾靈、度了累世的冤親債主，可以在人道發揮更大。

這裡要奉勸魔眾，你們要幫助佛，不需要傷害自己。歸順佛，跟著阿彌陀佛和蘇佛積功累德，何樂不為？蘇佛啊，想不道今日還有這個緣分可以再出來說幾句話，很感恩阿彌陀佛和您給我這個機會，不枉費幾千年來您的諄諄教誨，我很值錢，可以「救盡無邊苦眾生」。這是我這次的學習心得報告。

南無阿彌陀佛

胡員因

戰國 道家莊子（距今約二千三百年）

訪問 主筆：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八日

莊子：

夫人之於道也，如陰陽之於天地，如日月之於浪濤，北冥有魚，其名為鯤，

夫鯤之為大而以之非實，何不以地之為廣而以之為平，昔有周穆王西駕九萬裡，今有蘇佛神足遍法界。

於世間人所未能見而度之事，今於香光大佛寺得見。

南無阿彌陀佛，

我是莊子，乃是天道二十八層之天人，於世間我與老子齊名，世人將我們並稱為「老莊」，經過數千年的時間，莊子的靈終於找到了更上一層樓的契機，那就是阿彌陀佛正住香光大佛寺之

此時，由見性成佛之蘇佛以其千百億化身，將中國歷史五千年乃至更久遠的空間打開，救度其中的眾靈，此實是中國之福，逢遇大聖應世，既然稱之為大，則表其於聖者之中亦是罕見，故名之為大，此大聖即是蘇佛，由於其願行而感得阿彌陀佛下凡住於世間，令地球之人道眾生有蒙受法益的機會。蘇佛此次大舉救度中國眾靈，不只救靈界，亦是救人道，以於人道而言，其言行舉止乃是受到靈界影響，故蘇佛以「南無阿彌陀佛」聖號之威神力及阿彌陀佛的十二道光淨化整個中國，救了無量無邊的眾靈，其中就包含許多的魔眾，即是同時救度中國的人們。

空間之事確是玄妙非常，於靈敏之身者能夠以眼見空間之狀況，隨著淨化程度的不同，將能夠得見不同深度的空間。莊子的修行之法在所謂儒釋道三家而言，屬於道家，我寫下了《莊子》一書，令當時之人及後人津津樂道，對莊子而言此些都非干我事，以一身清淨且此心清淨，於道家講究所謂「絕聖棄智」，此乃

單純的心法。若人欲從《莊子》一書中有所得，則此人難以學到其精髓，以莊子不以己為聖，亦不認己為智，若人欲明莊子道，平平淡淡心中見。也就是說，吾寫下《莊子》一書，只是自然而然，並非要其流傳百世，只留於有緣人，成全其因緣而已，得多少，在自己。

莊子看到道家這一脈，從老子至今，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中的確有許多得道之人物，所修之法於事相上或有不同，但相同的都是令己心趨於無為、淡然、無私，這是不變的原則。故何為真人也？心行身行幾近於道，是為真人也。何為聖人也？心行身行即行即道，聖人者也。

所謂聖人所以行於道者，以其無心無我無私無為也，這在香光大佛寺的蘇佛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因蘇佛為了眾生，的確做到了無私捨身。這次為了救起中國，蘇佛大智大悲從根本處著手，將整個中國的魔眾大量送進了西方法性土，因此而受到了

魔眾們的聯合攻擊反撲，雖然身受劇苦，然無絲毫損其願行，反突顯其勇猛無畏，令莊子佩服。更重要的是蘇佛建立了西方法性土這個佛國土，令受超度之魔眾能夠有一個安置之處，令魔眾得以有機會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甚至其中善根福德因緣具足者，能夠由於跟隨阿彌陀佛救世，而有翻業之機會，此些種種足顯蘇佛無愧千古一聖之稱譽。

莊子當年死後入天道二十八層天，一生逍遙自在，然而於天道二十八層天卻始終並未究竟，終有天壽盡時，此為莊子於天道已知，卻未能夠解決的問題。然於當年升天之後，有感於將來終有一日於中國這片土地上，會遇到突破之契機，故莊子這二千三百年的時間一直關注著中國的動態，然而其間雖亦有聖者出世，然因其示現之因緣，未能夠對於莊子的狀況有實際的幫助，故吾一直等待著。直到最近中國這片大地閃耀著無量無邊的金光，那是蘇佛的千百億千百億化身，金色的佛光於蘇佛的化身放光動地

之下，充滿了整個中國的空間，再微細再微細的空間，再深層的空間中的眾靈都因此而得救，進入了西方法性土。

莊子看到蘇佛超度的盛舉，知道契機已經到來，就隨金光而去，此刻吾就坐在西方法性土的蓮花座上，恭敬聆聽阿彌陀佛的大法，蘇佛於講經中將宇宙準則、真理正道闡揚開來，莊子如獲甘露，非常的感恩，用最鄭重肅穆的態度頂禮阿彌陀佛及蘇佛，感恩兩尊佛的慈悲救度，讓莊子能夠有突破靈性層次免於再入輪迴，而進入西方極樂世界之機會。

現在莊子就在西方法性土每天念著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佛號，不可思議之威神，珍貴之至寶，莊子現在得到了，當再次下凡之時，望能夠像蘇佛一般，救盡無邊苦眾生。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莊子

戰國時期齊國 田單將軍（距今約兩千三百年）

訪問 主筆：海願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九日

田單：

我正在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經驗，跨越時空的訪問。

大家所認識的田單，是活躍於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期，在齊國面臨滅亡之際，田單用「火牛陣」復國，以少敵眾而戰勝了敵方燕國，時間距離現在大約兩千多年，這真是一個悠遠而長遠的數字。

當時的天下處於戰國七雄：齊、楚、秦、燕、韓、趙、魏國的時代。齊國是一個強國，後遭燕國率領五國聯軍侵略，國土淪陷殆盡，僅餘即墨與莒城二都。危急存亡之際，齊國宗室田單挺身而出，運用心理戰與謀略，最終以「火牛陣」以少勝多，成功

擊退燕軍，收復失土。當時田單堅守即墨城，約三年的時間與敵軍周旋，在跟對方進行心理戰當中，集結群牛，將一千多頭牛的牛角上綁著尖刀，牛尾繫上浸油的蘆葦，牛身披上惡龍圖案之袍服，在夜間點燃牛尾後，牛隻驚恐衝入燕軍陣營，同時百姓在城頭敲擊鑼鼓大聲吶喊，讓燕軍的軍心恐懼，田單乘勝追擊，一舉收復了被燕國攻佔的七十多座齊國城池。

憑藉著這樣的勝舉，田單獲得當時百姓及君王的歡喜，受到重用，並給予齊國相國一職。但之後受到朝中猜忌，於是離開了齊國，晚年到了趙國，同樣受到趙王的重用，也是擔任相國一職。在任期間提供了許多治理國家的方法給君王。這時候其實田單的身體狀況一直都還不錯，這是蒙老天爺的厚愛。只是到了晚年，因為受點風寒導致咳嗽，當時並不在意，而後引發了胸部的問題，就此離開世間。當時我身在趙國，也算是離鄉背井。

回顧這一生，田單無愧於心。不論是早年擔任小官，或是之

後幫助齊國復國，這都是田單的分內事；忠於職守，便是盡忠盡力。當時我已盡己所能地幫助國家復國，雖然之後身處異鄉不在家鄉過世，但此心坦蕩，問心無愧。

我在斷氣之後，靈便直接到地獄去。畢竟身為將軍，還是有傷害到百姓與大地生靈，更何況以火牛陣來復國，對牛隻也是一種傷害，這也是要受報應的。戰國時期諸侯並起、各據一方稱名為王，「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人們備受影響，真的沒有幾天是安定的日子。所幸閻王慈悲，念在田單一片忠心以及智謀過人，曾減少許多戰爭及百姓傷亡的機會，於是賦予其受刑期滿，歷經約千年的時間後，讓田單得以從地獄回到世間，回到了當時的世界裡。

當時已是改朝換代，齊國已滅，原本戰國七雄爭霸天下的情景已成過去。七雄不再，歷史朝代的更替讓田單感到嘆息，歷史的腳步一直在更新。當時場景雖然歷歷在眼前，卻已是時空交替

，我看到了千年之後人間的情形，大約是唐朝時期，人們過著安定的生活，心中感到安慰，畢竟安家樂業是人們心底最深處的渴望。

這時我已無人身，成為一介鬼魂。但這段歷史讓後世津津樂道，時至今日，依舊可以看到有許多相關的歷史故事，或成為民間人們茶餘飯後所談論的話題。

縱使田單身為大時代的一名將軍及相國，但對百姓仍有哀憐之心，或許是因上天有好生之德，讓田單擔任神職，這是我始料未及之處。即便如此，田單自幼接受儒道聖賢之學，尊重師長等這些基本的為人處世應有的態度，依然是田單認為分內該做之事。

我在擔任神職期間，主要還是看著人心。透過觀察於朝代更替及政事之況，能夠明白主事者是否能夠勝任，以及國家是否還會生存下去。如果國家還有生存的機會，便可以給予神力方面的協助，而所謂的協助，乃是給予適時的指引或護衛。如此觀察與

守護也經過了千年的時間。

直到有日，忽然間一道光亮，照進田單所在的神職空間中。這空間中還有許多百姓，亦是一個國家，而且空間中的人民也能感受到這一道光的溫和及慈悲。之後，被佛光注照直接到了此地，此地就是我所處的澳洲香光大佛寺西方法性土。

這樣時間空間的轉換相當戲劇性，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從大陸田單所處的空間中，進到了兩千三百多年之後的香光大佛寺西方法性土。在這裡，我用極短的時間了解目前的局勢及狀況，發現這裡是一個非常平安、光亮的地方。

當時的戰國七雄時代並沒有佛法，而此時田單卻與許多當時受到佛光接引、來到西方法性土的鬼眾與神眾們，一同接受佛光注照。

在田單擔任神職的時候也知道，歷史的進展中，佛法於東漢時期開始進入中國，並在中國萌芽興盛。而如今所處之地，佛法

淨土之地卻是在離中國如此遙遠的澳洲，這樣的時空轉換，田單心中感恩，亦是百感交集。

過往所遇到的種種事情，最終應驗了一句話：因果。當時的戰事確實讓我承受了相應的地獄果報；然而，之後擔任神職期間的空間生命，有受救度的機會，是因為蘇佛殊勝的願力，並得到了阿彌陀佛佛光的慈悲接引，超度中國大陸五千年歷史在空間中的眾生、鬼魂。

最近香光大佛寺所做的，在西方法性土裡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名人訪問中，田單被阿彌陀佛點名入內而接受訪問，道出了兩千三百年前的那一段田單復國的歷史。往事歷歷在目，卻是時間、朝代已不同。

歷史及生命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當中，田單在西方法性土聽蘇佛講經說法，才知道佛法的精髓，道出了原來每一個眾生都有自性的存在。這相當重要，讓田單在真理的追尋上得到了答案。

，原來自性是每一個人、六道眾生都有的。

此時我身為一個靈界神眾（六道其中一道），能夠受到阿彌陀佛的接引來到此地，能夠聽經聞法、聞得淨土成佛大法，並且參與佛寺的念佛、拜佛、誦經及三時繫念法會。同時，我也看見阿彌陀佛及蘇佛超度眾生與魔眾的種種場景，真是不可思議之事。這是更高層的心靈層次學習，靈性生命的提升，讓田單有了一份新的希望。

我相信在此地，我會努力精進，尤其認識了西方極樂世界，這是眾生心中的極樂國土。因為阿彌陀佛正住香光大佛寺，所以來到此地的眾生，只要發願念「南無阿彌陀佛」，在佛光注照接引之下，都有機會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這一些種種都是田單到了西方法性土聽經之後，所學習到的。我一點都沒有懷疑，全盤相信確實如此。因為在這裡，法會時我親眼見證了阿彌陀佛、蘇佛超度的種種場景，甚至天界的仙人

，還有其他更高靈界層次的空間，阿羅漢等四聖法界亦同來此地，求阿彌陀佛超度。阿羅漢在當時的道家也曾經提及有這樣的高等靈界，如今則親眼見到了。

「耳聞不如眼見，眼見不如親證」，雙眼親見使得田單心中相當安定平靜，將在西方法性土繼續接受佛法的教育，重新找回生命的光輝，而得有尋回自性的一天。

找回自性，這是田單目前的目標。這不需要引發戰爭、動用任何軍力或造成傷亡，只需要淨化，並向內心去尋找，就有可能找得到。身處在如此殊勝的環境當中，田單有此願望，相信也必定是在過去的靈性生命當中，曾與阿彌陀佛或蘇佛有過殊勝的法緣，才有如今接受阿彌陀佛及蘇佛的救度、得以來到此地的因緣發生。

對這樁發生在田單身上的因緣，我相當感恩。今日藉此機會，表達心中無限的謝意：感恩阿彌陀佛、感恩香光大佛寺的導師

夏蓮居老居士、感恩蘇佛及香光大佛寺。我們在西方法性土都可以看到夏蓮居老居士的尊形，看到他一直守護著香光大佛寺。這真是一塊寶貴的土地，能夠帶大家前往心中理想的國度——西方極樂世界，更是眾生離苦得樂的唯一希望。

因為這不但對靈界如此，對人界亦是如此。田單經由今日的訪問，誠心希望有緣得見此篇訪問的人們，相信田單的話，並能夠到香光大佛寺探訪求法，那麼必定會有一番不同的領受及心靈淨化的機會。希望大家最終都能有機會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也是目前田單最大的心願與希望。

南無阿彌陀佛

戰國齊國田單

戰國壯士到和平之神 史東奴（距今約兩千六百多年）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史東奴：

我是史東奴，生來是一個壯士，村裡的人都覺得很奇怪，因為我的父母長得並不高大，而我卻在出生的時候，無論相貌、體重和大小都遠超於當時出生嬰兒的大小。這讓我的父母都覺得十分不可思議，畢竟我們家族各個身材嬌小，而我出生的年代，是戰國七雄群雄割據的時代，到處都是民不聊生的景象，大家普遍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比比皆是。我怎麼就長得這麼高大呢？我們家雖然兄弟等人眾多，但還算不愁吃穿。我們家因為祖上有德，曾經經商——因經營麵條生意而略有積蓄，雖然此時生意已大不如前，但是靠著父母親的勤儉持家，我們家還是過得去，父母

也是樂善好施之人，經常在村裡有人家需要的時候都會贈濟面糧，不會把食物都屯在家中自己享用或賣出而已。

關於史東奴的家庭背景，大概就是這樣吧！我生於當時的楚國，是當時的幾個大國之一。小時候父母教導我的就是孔孟經典，雖然當時像我們家如此背景的孩子，有機會念書的人並不多，畢竟繼承家業也不需要涉略經典、古籍，但是父母知道這是孩子的基礎品格教育，不能讓孩子一生只懂得販賣麵條，於是我們兄弟姐妹幾人都是由父親一手教起來的，這也是我們家代代相傳的家風。我從小因為年齡排行第九，下面只有一個弟弟，我算是排行偏小的，所以逃過了被國家徵兵選中從軍的機會。但是以我的身手，大家也都覺得我長得高大威猛，如果一輩子都在賣麵條，豈不是太可惜了？

這件事我確實也曾經思考，如果從軍的話，我的生命可以有什麼不同嗎？因為家中所教的都是幫助他人、利國利民的教育，

這一點讓我知道自己的一生不可以為自己而活，一定要發揮最大的力量來幫助別人。但是，我猶豫了。我不知道從軍是否真的是唯一的路呢？大家都說國家危在旦夕，需要更多軍馬來保家衛國，但是我小時候的心裡已經開始對抗戰有所恐懼。我不怕死，我可以為很多人而死，只要能夠幫助人，但是我始終找不到戰爭的意義為何？

我們楚國也曾經打了不少小國，而後才有了楚國如今的版圖。而那些小國，戰敗的人們，他們生活在楚國的土地裡，生活真的變得更好嗎？真的有幫助到他們的生活嗎？我想，戰爭如果只是讓我們一國看起來變得比較好，版圖比較大、資源比較多、地位比較高，而這樣的事卻是犧牲其他小國人民的生命換來的，一命償一命，都是人的命，這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曾經這麼跟很多人說道理，但是似乎沒有多少人懂我。我跟他們說，我要報國恩，但是我不想打戰，不想上陣殺敵。這樣

的事情一說出去，鄉裡的街坊很多還取笑我貪生怕死，長得高大卻是如此懦弱，不敢持槍上陣殺敵。我想象著自己如果要殺敵的話，那就是殺死活生生的生命。我的生命中似乎沒有辦法做到把人殺死這種事，尤其對方也不是壞人，只是跟我不同國家、立場不同而已。我當時已經十來歲了，無論街坊鄰里怎麼說，我都十分堅定自己的信念，就算不要我上陣殺敵，我也一樣可以報效國家。當時，最懂我的人就是我的奶奶和媽媽，他們無條件地支持我這麼做。

等到了我適婚年齡的時候，我拒絕了家中安排的親事。如果要救人，哪裡需要我，就必須隨時準備好為所有要幫助的人付出，又怎麼能夠拖家帶口地幫助別人呢？這件事情過於麻煩，我也不想有任何負擔。於是，在我近二十歲的時候，開始一個人外出去尋找自己的方向。

我一輩子沒有離開過我們的村莊，這一次的遠行，我是帶著

滿滿幫助他人的心出發的。走出我們的小地方，來到了好幾個村莊外的河邊時，我看到了從小到大都沒有看過的淒慘景象。前方有一個村莊，我看到河流變成了紅色，而村裡頭傳出了淒厲的尖叫聲，我這才嚇一跳，趕緊前往村裡查看。已經有好多人被殺身亡，滿地都是尸體；又見到村裡只剩下好些位老幼婦孺在哭泣哀號，好多男人已經倒地身亡，估計就是他們的父親、丈夫或者兒子。這樣的景象讓我整個人心裡一沉，難道這就是我這一次離家所必須看到的嗎？

我沒有多想什麼，趕快開始行動，幫助婦人們把他們丈夫的遺體搬到村外郊區的一處地方進行埋葬。我的心好像一下子長大了，知道了這就是人間疾苦，這就是人民百姓需要我幫助的時候。我的心雖然很難受，因為這樣的事情我很難接受，但是在知道了原來他們村就是因為有人為了保衛國家而得罪了敵人，而必須讓全村人付出代價的時候，我更加確立了我的立場：國家廝殺分

裂，人民為了一國而戰，這樣的事情並不是我心中所願。我不需要為了表示自己的忠君愛國而加入軍隊外出殺敵，我也可以為所遇到的所有需要幫助的人付出我的所有，就算犧牲我的生命我也在所不惜。那就沒有白費了自己的高大威猛了。

把村裡的大家安頓好之後，我便前往下一個地方。一路上，我沒有太多的盤纏，有時候靠野菜野果為生，有時候遇到好心人給我點吃的，我也樂於接受，並且看看自己有什麼可以付出。這一路走走停停，我也從二十歲的小夥子，走到了四十幾歲。不知道為什麼，好像老天特別眷顧我，知道我想幫助人，所以總是可以讓我遇上我可以付出的時候。我的心一直很安定，看慣了人間百態，更加確定自己要走這樣的路，不要過著從軍殺敵或娶妻生子的路。

就這樣到了五十幾歲的時候，在一次幫助遇到洪水、河難的人民逃難時我犧牲了。這也是圓了我年少時的願望——當一個犧

牲自己、幫助他人的人，這樣死去的我並沒有感到很難過。

死後的我很快來到了玉皇大帝這邊報道，玉皇大帝說我已經升天了，我可以選擇留在天上或者以神明的身份繼續留在人間行善。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因為我看到了這個世間，這個中國地區的土地即將爆發一場場戰爭，多少家國即將破碎，生靈塗炭，這些一幕幕在我眼前划過。我知道我一定要繼續救人，這是我可以做到的事。

於是，我又回到了中國地區，繼續守護著人民百姓，哪裡有戰事我就到哪裡去，幫助減低戰爭的死傷，幫助空間中的怨恨眾靈得到心平。我很樂於做這樣的事，人們把我稱為和平之神，因為我不希望看到戰亂的發生，我只是默默地幫助人民可以過上踏實安康、安居樂業的日子。

就這樣，我在中國地區看著潮起潮落，看著中國人一代代朝代更替，從戰國到秦國統一、漢代的穩定和繁榮，到後來又三國

割據，乃至於之後分分合合的兩千多年間，我一直是有沒有立場地幫助人們，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族人，我都沒有分別彼此，我不是只守護著中國這塊土地上所有受災受難的人，也包括受欺凌的周邊國家的人民。我還記得幾十年前，越南爆發戰爭的時候，我因為當時處在中國南部，也順便到了越南幫助戰亂中的人民。

就在不久前，我正在中國的北方巡視著，正在尋找需要幫助的地區時，忽然空中傳來了「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的佛號聲，一下子把我這個默默無聞的和平之神震醒了！這時候我看到滿滿金光照著大地，我就在金光中看著這一切，看到大地上無數生靈都往光處去，密密麻麻好像下雨，但是這個雨是從下往上的雨，直奔入光中。而我也在同時被吸入光中，一下子來到了另外一個世界。本以為這是我以前來過的天上，是玉皇大帝那邊。結果一看，這個地方更加漂亮、莊嚴，朵朵蓮花就是我的座椅，抬頭一看還看到阿彌陀佛放著金光照著我們的全身，蘇佛也微笑著看

著我們，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阿彌陀佛和蘇佛，知道他們就是救我們的兩尊佛。這個地方叫做西方法性土。

我還看到周圍好多中國這一片的兄弟們，很多都在這邊驚訝著自己的樣子，大家一下子恢復了原本好看、莊嚴、年輕、乾淨的模樣。有一些人本來滿身是傷、滿身是血，或者是四肢不全的，都一一在這邊得到了修復，真的是佛力不可思議！我們知道佛光是很有能量的，還可以幫助我們的心打開，幫助我們感到心平、心安，這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我安然地住下來，開始了修行的路。

我每天都跟大家一起念著南無阿彌陀佛，一起聽蘇佛講經說法，才知道自己一直都以靈的身份幫助人道的人，我所做的一切也依然在六道輪迴裡，沒有出離，有一天我的壽命還是會有盡頭的。但是今天到了阿彌陀佛這裡，我們就不用輪迴了，只要大家肯念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以後就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那就

是阿彌陀佛的佛國土，就可以永遠在那邊修行成佛，再回來人間幫助眾生。想到這一點我的心更加踏實、法喜，每天都念佛，就期待自己可以到西方極樂世界的一天。

在這裡，我也可以看到蘇佛超度中國大陸的情形，知道蘇佛為了超度一片片黑壓壓的魔眾，結果自己的身體被攻擊得很慘，全身都被魔眾欺負。但是，我們依然可以看到蘇佛在講經說法，看到他幫助四眾弟子清醒起來。真的是佛，人間的佛，我好羨慕這些香光大佛寺的四眾弟子們，他們真有福報，只是他們被控制得很慘，也不知道自己是多麼的有福報，這一點實在有點可惜。真希望他們相信我在這邊說的這一切，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可以修行的身體才是，不然佛下來了卻沒有跟佛同心，真的是太浪費了。

好吧，和平之神史東奴就說到這裡，真心的感恩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的大慈憫，感恩一切！希望香光大佛寺可以早點出現第

二個蘇佛，人道更就有救了！

南無阿彌陀佛

一五四

史東奴

長白山上的修行者 淮演道人（距今約兩千多年）

訪問 主筆：海願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淮演仙人：

我是淮演仙人。這一次從蘇佛的臉上被請出來，現在在西方法性土接受訪問，這是相當特別的經歷。

因為蘇佛以十二道光覆蓋大陸國土及千百億化身，超度大陸太多的魔眾跟空間中的眾生，所以遭受到大陸魔眾的攻擊，身上許多地方受傷，包括臉、眼睛、脖子、胸口，其實是全身骨頭、臟腑都受到震動，這是我當時在身中的情形。之後當我被請眾敲磬進入西方法性土上，才看見蘇佛臉眼皮膚的腫痛、瘀黑及骨痛情形，不禁心中感佩，這就是應世者的慈忍，為了救度眾生而代眾生受苦。

我是在他臉上的眾生。這一次因為被重擊，所以把許多臉上

的眾生給驚醒，從血管當中甦醒過來。這不是我們所樂見的，畢竟蘇佛跟我曾經同是修行人的身分，只是此時他得了人身，不但能夠自己修行、見性成佛，而且跟隨阿彌陀佛救度了中國大陸這麼多的眾生。說起來還真是讓人敬佩。

說起我跟蘇佛的因緣，大約是在兩千多年前吧。我們同樣是在中國大陸的長白山上的修行，我叫淮演道人，他乃是一位佛門僧人。道人跟僧人，一般是八竿子打不著，各有各的修行方法。但蘇佛相當和氣，而且是有德行的僧人，相遇算是有緣。他在佛寺道場當中為住持師父，我乃是以一個道人的身分，可以打坐入定、靈出體，常常到佛寺道場中聽住持師父講經說法。

就如同此時在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古邦吉的香光大佛寺，阿彌陀佛正住之處。每每蘇佛講經說法時，空間當中以及人們肉眼見不到的景象裡，有滿滿的眾生來親近聽法，可別忘了還有很多天界的仙人在其中。當時，我就是以淮演道人的身分，能靈魂出

體，到這佛寺道場聽蘇佛講經。

當時，住持師父的說法非常精妙，時常讓我們這些無形的靈界眾生聽得拍手叫好。但是人們——出家眾跟居士們，聽起來似乎聽懂的聽懂，聽不懂的還是聽不懂，就如同此時的景象一般。

總之，在當時我們就已經相識。我是識得蘇佛的，蘇佛可能不識得我。當我塵世緣盡了，靈離此身後進入天界，名為淮演仙人。見得住持師父還在人間當中，也是以高齡之姿還是在講經說法，我依然是聽聞法音的其中一員，只是此時為無身之天界仙人。

天界的日子與人間不同，不知過了多久，可以知道的是離世至今有兩千多年吧！當在這一世我見到住持師父，他是以人身的身分再次現於世間，是女眾，我覺得此身分相當特殊。以女眾之身現於世間，有別於過去以僧人之身現於世間說法度眾。

於是我發願：既然曾經有緣一場，我不妨入其身，看看自己

能夠做些什麼；如果有能夠幫助的地方，那盡點力，也算是感恩蘇佛講經說法，讓天眾明白許多法界的奧妙，以及從未聽聞的佛法大法。

尤其阿彌陀佛正住的香光大佛寺，讓許多天眾知道了西方極樂世界。許多天界的天人仙眾，有此機會前來香光大佛寺求超度，而脫離天道。大家知道要念佛、發願，求佛送西方極樂世界，因此有許多天人仙眾因此而進入西方極樂世界，真的是佛恩難報。我知道這件事情，但是想著：既然是入身護法，那麼就不急於此時求超度，所以我就繼續待著。

這一次蘇佛因為超度大陸的眾生跟魔眾太多太多，引起大陸魔界的反彈，而對蘇佛施法術，造成身體的受傷，震動身中許多眾生因而醒過來。當時的我，其實看到蘇佛如此大力的超度之舉，我在身中已有預感魔眾將會反擊。雖然有預感，但是無法做任何的改變，因為我在身中，而魔眾在身外。我只能夠幫忙保護

身中、臉上的細胞，希望它們不要受到太大的震動。但是沒有想到這一次的魔眾發狠，竟然對蘇佛下此毒手！哎，這些魔眾實在是下重手，我們在裡面都被震得頭暈難當，更何況是蘇佛本人，這並非如我們所樂見的。

但從好的方面想，也因為有被震醒的機會，把許多眾生送進西方法性土，更有殊勝者進入西方極樂世界。對於天界天人仙眾來講，能夠遇到成佛的機會，

不只是小提升，是靈性更向上提升，真的是百千萬劫難遭遇。而且是因為阿彌陀佛正住在香光大佛寺，才有可能超度天人至西方極樂世界。這件事情是非常特別的事情。

阿彌陀佛乃是法界藏身，相當於是法界的最高領導者。以法界藏身的身分正住於香光大佛寺，寺中的四眾弟子們實在是太有福報，能夠有這個機緣跟隨阿彌陀佛、老師夏蓮居老居士及蘇佛，有得救及進入西方極樂世界的機會。但是即便如此，如果自

己的心不夠清淨，或者是還留有世俗的許多看法、做法或說法，甚至知過犯過，我們在蘇佛身中能靈敏覺知，知道這些都不利於修行。

仙人的角色相當特別。既然此時處於身體裡頭，就有責任來維持此者身心靈的清淨。因為如果身心靈清淨，同時我們的靈性品質也跟著提升，自然能讓自己的靈能夠前往更高之層次；如果此者身心靈不淨，受了污染，不論污染的來源如何，就是以非清淨之心、非清淨之身修行，我們的靈性品質無法有進，甚至靈會被污染，也表示此者進取心不足，不能夠修行有進。

其實在中國浩瀚的歷史及廣大的國土當中，真的有許多人們肉眼見不到、耳朵聽不到的鬼魂及靈界眾生存在，而且是重重疊疊的空間，這是我們在天界看到的人們世界。真的看破放下的人，還真的是不簡單。

從蘇佛的種種示現當中，其實如果是明眼人，應該是可以看

得出，乃是大修行者。否則怎可能有如此大的魄力與堅定的信心願心在超度眾生。

一般人如果受到如此的魔眾攻擊，讓身上受了這麼大的傷害，往往因為恐懼而退縮了。若退了當初之行願，將讓多少的眾生陷入苦海當中。而蘇佛不但不退行、不恐懼，而且更是面對，當下承擔。這樣的心行，其實感化了許多魔眾們，主動前來歸順。

我們仙人看世間的眾生，世人的心地偏向於需要有利於自身，聽自己想聽的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會覺得對方是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而感到歡喜開心。而蘇佛如果是如此之人，他的身早就不是自己了，怎可能還能夠帶領法會聖眾們以及四眾弟子修行，單單是這件事情就足以顯示出，蘇佛並非一般輪迴六道之眾生。

尤其是此次身上受了重傷之後，心如如不動，這件事情感動

了許多不只是天界，而且是四聖法界及西方極樂世界的尊者入體護身，這也已經是眾所皆知之事。由此可見，當然還有更高的靈眾在他身中。

為何阿彌陀佛此時會選擇香光大佛寺？應該是說，因為阿彌陀佛知道蘇佛的心同佛，能發揮大力救度眾生。原本的香光室才有機會轉成香光大佛寺。這樣的機緣，從古至今，多少人可以得遇呢？據我仙人兩千多年的經歷來看，前無古人，此後是否有來者那就難講。在此地，也就是香光大佛寺所發生的事情，絕對不是一般凡人的凡心、凡眼、肉眼所能夠體會想像得到。

蘇佛多次警告四眾弟子千萬不要動怒，這件事情在我們看來也是相當的重要。許多四眾弟子都已經因此而被驅離。香光大佛寺所謂的驅離，乃是指不止他身上的眾生，而且是此地的龍天護法驅離佛地。佛地乃是殊勝之地，怎能憑個人的喜好而做、而說、而想呢？這把佛置於何處？此時也有多位四眾弟子有此現

象，仙人我藉此訪問的機會來提醒各位。

當然進入凡塵之後，能夠隨心所欲各取所需，但結果往往離開此地之後，他們身心靈上必須受到相當大的考驗。也就是經歷過佛地的薰修，再入染著的污染，不止六道輪迴難以出離，即使蘇佛相救，也不一定本身能夠得救，這一點請四眾弟子要注意。

仙人我今日重點不在此處，只是附帶地告訴大家。重要的是，此時蘇佛身上所謂的黑處、皮膚暗色有擴展情形，其實並非壞事。因為蘇佛生生世世當中，與世人結緣的方式有許多種，或者為君王、或者為出家眾、富貴人家或長者居士。此世是以乘願再來者的身分，當然有許多的法緣正在進行當中。許多的眾生，蘇佛乃以願心救助牽回西方，此為另外一種法緣的現前。如今身上受震動的眾生他們必須現前，這也代表著他們能夠提早脫離凡夫之身，而進入西方法性土或西方極樂世界。這是蘇佛給予他的有緣眾生天大的福報，所以此事並非壞事。但是如果是一般人遇

到如此的災厄重傷，可能承受不住而一命嗚呼了，這乃是實話實說。

為何蘇佛可以一次、兩次地經歷這種重傷呢？其實就是為了要救眾生而有堅強的意志力。而且每一回所救度的眾生不相同，這一次終於如願，救了中國的眾生。老實講，四眾弟子們個個都是從中國這片廣大的領土出身，也就是輪迴流轉無數次都在中國當地，因此才有機會參與蘇佛所帶領的法會。每一聲的佛號當中，都有著四眾弟子救眾生的心念及願力，蘇佛乃是啟動者，你們的佛號聲能跟著蘇佛進入中國、進入大陸去救助有緣眾生。

不要忘記了，其中有許多都是跟你們自己有緣。你們眼睛看不到，心中感受不到，但是我們靈界來看，大陸眾生和四眾弟子其實彼此關係就像是蜘蛛網的情況，互相連結。三世當中，過去與今生已經是如此的，接下來的日子要怎麼樣地進行，這是有變數的。但是，如果還是依照目前的個性習氣走下去，那沒有什麼

變數可言。我們靈界看了，便知你們未來的發展會如何，若是跟之前幾位四眾弟子一樣，進入老病死的狀態，那就相當的可惜。

好啦，算我仙人多言。其實我這次被請出來的緣分，乃是因為跟著許多在皮膚黑暗深沉的眾生出體。他們因為恐懼害怕而不敢離身，在我的相勸之下，知道外頭乃是有阿彌陀佛的佛光接引，不懼不怕，隨光而去才是明智的抉擇。於是他們說，那我跟他們一起出去，他們才能相信。好吧，既然如此，也許在蘇佛身的緣分就到此為止。這也算是為保護身中的眾生出體。

於是我就跟著這些眾生們，在蘇佛的請眾敲磬之下，被送入了西方法性土。於是我以仙人的身分，跟著大家一起坐在蓮花座上，享受著從沒有遇過的寧靜與心中的安定。這裡真的是佛土、是淨土！蓮花座所帶來的不只是蓮花外相、形象而已，它安定的力量乃是來自於蘇佛的定功，因為此西方法性土是由蘇佛的願力而成的。每一朵蓮花都是蘇佛的願力而形成，所以在法性土我們

相當的安心。而且還有源源不絕的眾生被送進來，因為蘇佛救眾的心沒有邊界，這就是佛心。

我倒是相當的慚愧，畢竟還是仙人之心，還是有限量的。其他的仙人即使是慈悲大心量，跟蘇佛相比確實仍慚愧許多。

如今我在西方法性土上，蒙阿彌陀佛點名接受訪問，說出心中的一些話，這些都是實相，真實的事情。佛是實語者、真語者。當然仙人如果要讓自己靈性再往上提升，當然也要說實話才行。沒有誰想要說不實的話讓自己的靈性墮落，那是不智的。所謂不智，就是知錯犯錯，知道不對還是這麼做，是相當的不智啊。我們不會做這樣的事情，那是要受苦受罪的。

今日所言似乎多了些，因為心中有許多感觸，趁此機會提出來，就言說至此。在此乃向蘇佛告別，並且感恩蘇佛，在您的身中，我學到了相當的多，尤其是要慈悲救度眾生必須要精進用功，才有本事實際力行。我也相信我的靈性也因此提升不少。

感謝阿彌陀佛，感謝夏蓮居老居士，也感謝香光大佛寺的四眾弟子。

阿彌陀佛。

淮演仙人

北海牧羊的西漢使臣 蘇武（距今約兩千一百多年）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蘇武：

歲月匆匆今何時？二千餘年瞬間逝。
蘇武牧羊二十載，從來思漢待歸國。
老來返鄉遇諸事，時時檢點畢生行。
不敢馬虎不敢惰，家國社稷人民心。
今朝遇佛蒙佛恩，方知過往並非真，
只是此心善與忠，感得佛緣今時至。
佛光遍照法虛空，中國之大水之深，
各個遇佛直前去，留下滿滿度眾書。

我叫做蘇武，與今時今日在廣大中國境內進行大型超度的蘇佛同姓，是蘇武的榮幸。蘇武知道自己以蘇武為名的今生終於遇到了良師，是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給予蘇武可以超生的機會，蘇武心中感恩，滿滿的感激之情無以言表，因此如今立下志願，成就當來必報佛恩。就如同當初蘇武在北海牧羊不肯投降匈奴一般，抱著一顆粉身碎骨也要報答漢室，報答君王漢武帝之心。此時的心情和感悟更勝往昔。

今日端坐西方法性土的蓮花台上，被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點名，讓蘇武接受訪問，蘇武心中百感交集，知道自己所述話語將再度問世，因此不敢所言非可，必將自己遇佛前後的親身體悟說與世人聽。蘇武的名字在歷史上已經出現了二千餘年，跟鼎鼎大名的漢武帝同時現於世間，是漢代的忠臣，也是世人眼中的忠肝義膽之士。蘇武的故事起源於漢武帝賜予中郎將一職，到死前曾

被漢宣帝敬為老臣，其中最令人難以忘卻的是在北海牧羊二十年的時光裡。

當時，蘇武被匈奴的單于招降無數次，不是投降就是流放，因為當時中原和匈奴之間頻頻有警報傳出，或是有人謀反，有人投降匈奴，此時的大背景之下，兩國之間的來往不免顯得人心惶惶。蘇武在此節骨眼上出使匈奴，想要帶回漢朝人馬返家，無奈遇上種種事故被扣留了下來。當時的單于本要殺害蘇武，蘇武也曾經想要自殺以表明心志，但是自殺未遂，在種種勸說之後，被流放在北海，即今日的俄羅斯貝加爾湖畔，在真真實實的冰天雪地裡開啓了新的生活。蘇武不曾害怕，因為知道自己短暫的生命必是要用於報效國家，因此是死是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投降了，那將是我蘇家千秋萬代的屈辱，更是大漢王朝的不幸。蘇武不想看到的是兩國交戰，到時候狼烟四起，生靈塗炭，百姓必先遭殃。

廣大中國人民皆是奉蘇武為有德之人，是後世的楷模。此時回顧往昔種種，其實蘇武懂的不多，之所以還可以為國效力，一是仰仗父親為官時表現良好，自己也才有機會為朝廷所看重；二來，自己不才，沒有辦法在匈奴與漢室關係不穩定時做出有利於兩國人民的事，唯獨還有這一副肉身可以以此明志，讓兩國苟且度過了幾十年的和平時光，及至下一位皇帝上位，再重新與匈奴單于談判、再次讓蘇武有回國的機會。

二十年的時間裡，蘇武亦是經歷不少的起起落落，時而有消息可以返國，但卻非真實。心境上蘇武也經歷了不少過程，堅定的心和願一直如我手持的漢節一般屹立不搖，心中愈發穩定，知道自己所為何事。最苦的時候只能挖挖野果果腹，吃的是野鼠吃的食物，所幸心中不苦，清楚知道自己這一生所行何事，自己當時出使匈奴之前便已做好了視死如歸、客死他鄉的準備，所以對於往日的家親眷屬，雖不忍離去，但也不會過於思念。

二十年是蘇武一生的黃金期，二十年之後，蘇武帶著滿足的心回到了中原，此時漢武帝早已駕崩，蘇武恭敬地為他上香，帶著滿心的感恩與承諾見故主，知遇之恩無以回報。漢朝是中國大一統之後的第一個百年王朝，蘇武有幸可以服務當時的明君，雖然一生苦樂交加，但也是充實滿足的一生。

死後的蘇武帶著一顆平和的心見過當時的閻羅王，閻羅王見我態度誠懇，在世時亦是為國為民、心胸遼闊之人，於是便讓我選擇自己是否要繼續投胎當人，或是當個民間守護神。蘇武心想，人間百態蘇武心知肚明，悲歡離合的一生亦不是蘇武心中所願，因此蘇武選擇了後者，希望可以以靈的方式，繼續在廣大的中國國土上為所思所念的家國百姓，默默給予支持和力量。

很自然地，蘇武就在自己生前的空間裡，還有整個中國的領土內，繼續散播善良、正義的種子。人們的心念我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真心、假心、善與惡、淨與染，蘇武心中了了分明，雖無

法轉其心念，但可以減少心念所傷之人事。蘇武的職責十分遼闊，北至東北長白山、西北阿爾泰山，南至廣州、海南島，西至吐蕃，有人的地方就有蘇武的身影，只是沒有了身體，輕了不少。

蘇武一生為國為民，為何沒有升天？此時今日於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上看著自己作為蘇武的一生，發現原來自己還是沒有斷欲。雖然在北海過了近二十年的牧羊生活，以為本是清淨無暇，沒有過多的染雜和想法，但是回到世間之時方知道自己對於親情、感情之事未有放下，心中掛念之餘，也是影響了靈性的品質和清明。

無論如何，蘇武一生圓滿之後的日子，亦是繼續為國為民，無有所求。這一次能夠來到這麼美好的佛國土，是因為碰巧遇到了蘇佛帶著阿彌陀佛的十二道光明來到我當時所處的地方——河南洛陽，進行大型超度。一片金光燦燦，我就在金光中一舉被吸入西方法性土的蓮花台上，沒有多餘的想法，心中震驚之餘也發

下了願望，要修行就要腳踏實地的修好，真正學到如同佛一樣的功夫。

蘇武第一次真正認識了佛，與以往知道的寺廟裡供奉的佛不太一樣。這裡的佛是真正只有慈悲沒有自己，蘇佛身上代眾生苦的行為就讓人一目了然了。蘇武不懂得經律論，也不懂得高深的佛法，但是在西方法性土上聽著蘇佛的講經，句句深入人心，很簡單的道理卻又如此高深的真相在裡頭。蘇武為自己一生的作為感到慚愧，因為自己所做的，與佛還是相距甚遠，但也是滿心地喜悅和踏實，因為蘇武找到了往後的歸宿，那就是西方極樂世界。

蘇武此時心中唯有感恩，感恩南無阿彌陀佛正住地球，蘇佛見性成佛發願廣度眾生，蘇武還有好多好多中國大陸千百年來的亡靈有機會得到重生。蘇武看見自己踏過的土地，從中原到北海，北海到中原的漫漫長路，都有蘇佛超度眾生的痕跡，很多眾靈是驚喜的，是訝異的，也是感恩歡喜的。

蘇武代表所有廣大中國和蘇武所經路上的靈魂向南無阿彌陀佛與蘇佛三叩首謝恩。

南無阿彌陀佛

蘇武

西漢 張恭陳 千年老鷹
(距今約兩千多年)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七日

張恭陳：

我叫做張恭陳。「張」是父親的姓，「陳」是母親的姓，「恭」是恭敬的恭，張恭陳就是我的本名。自己曾經短暫地作為西漢王朝的一個小將，並沒有機會做到將軍的位置，而且在年紀輕輕的時候，以一名小將的身分命喪九泉。之後，便以一隻老鷹的身分，在西漢邊疆的山谷裡迴旋徘徊，度過了上千年的時間。

為什麼我會當一隻老鷹呢？因為我的性情和老鷹有幾分相似。當時我長得魁梧，而且對於目標有非常精準的策略。我在世的時候作為一名小將，確實手下曾經斬殺過不少對方敵軍的頭顱。這對我來說是十分後悔的事情，但也是迫於無可奈何。我知道自

己滿手都是鮮血，想到自己造下的殺業，雖然當時沒有學佛的觀念，但我本著人人都是平等的心，沒有辦法如此做事，無奈之下還是在軍隊裡殺人無數。我內心糾結，一直持續到我成為一名老鷹的時候。我成為一名吃素的老鷹，這比起當一名殺人的小將簡單多了。

我生於西漢漢武帝的時候。當時漢武帝正努力地在那邊疆地區擊敗匈奴。而我從小在家中並沒有什麼地位，不受父母親的重視，因此當國家徵集每家每戶必須要有男子出來從軍的時候，我便自然地成為家中出戰的那一位男丁。我心中沒有怨言，只是年紀尚小，在軍中也是屬於非常小的年齡。當時身體還沒有完全發育成熟，就被迫在戰場上廝殺；一直到我三十幾歲的時候，整整在戰場上度過了快二十年的時間。這二十年，我都活在了矛盾當中，活在了掙扎裡頭。我不知道這樣子的廝殺打仗，於倫理道德而言是否正確？我一直相信宇宙間有一個自然運行的準則：做好的

事、做壞的事一定會有自然的回報。這也是很多人普遍所相信的事。

從軍的日子過得非常地漫長。一路上總是要過關斬將，與他國軍隊對抗。我好多次被刺傷，是嚴重的那一種，但是後來命保住了，不至於像其他人一樣生命一去不復返。但是我並沒有真正的快樂，我不覺得這是一件我所享受的事情。我只是像之前說的，手裡滿是鮮血的愧疚感一直籠罩著我。在我最後一次的行動中，我成為了軍中的犧牲品，就這樣子跟大家告別。我心中才開始坦然了起來，至少這次我是被殺的，不用再殺人了。

無奈於命運的安排，讓我下一世竟然成為了一隻老鷹。這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我也許就是要向世人證明自己不想殺生的決心，在成為這一隻老鷹之後，我竟然從來沒有吃過肉類來調養這個身體。我在老鷹群裡頭生活了很多年，後來死後又繼續當老鷹，當了好多世的老鷹。從西漢到三國到唐朝和宋朝，我一直

都是一隻老鷹，一隻慈悲善良的老鷹。

在成為一名老鷹大概過了千年之後，我從中原地區一直走到邊疆地區，再回到中原地區，看透了中國這千年來版圖上的種種變化。張恭陳在當了千年的老鷹之後，終於脫離了老鷹的形貌，再次返回人世間。這一次結束了老鷹的生命之後，我便沒有了身體。我只是以一個靈的身分，在中國各大小戰場中守護著大家。戰場上你爭我奪的情況，千百年來並沒有停止，也沒有減緩。人們還是一樣的好戰，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犧牲對方的利益。

時至今日，張恭陳結束了老鷹的生命，也已經有上千年的時間了吧？這一千年當老鷹，一千年當孤魂。到如今，在我來到西方法性土之前，一直都在中國西北地區的新疆一帶徘徊。這一次遇到的事情非常地特別。我作為孤魂，其實我的世界是灰暗不明的，但是忽然有那麼一次，天空中大放光明，可以看得出來，不僅僅是我所在之處，還有整片整片的山、整片整片的湖，都在這

一片光明的籠罩之下。

我好奇地抬頭看一看，竟然看到了一尊佛、兩尊佛、很多尊佛，這把我嚇得驚呆了。哪裡來的這麼多尊佛呢？原來這一位佛叫做蘇佛，他有一種神奇的功夫叫做「千百億化身」，可以化身出很多很多跟他長得一模一樣的、像佛一樣的分身，在做救度眾生的事情。每一位蘇佛，都可以帶著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孤魂往光處走，我便一下子被牽引到西方法性土這個地方去了。

這裡也有佛，我抬頭一看，眼前這位佛很熟悉。他是站立著，雙腳赤腳地踩在蓮花上，看著我。頭腦浮現出「南無阿彌陀佛」。雖然當初我根本不認識佛，但是如今腦袋瓜子一下子蹦出了「南無阿彌陀佛」這六個字。看來我也是個有佛緣的孩子吧？阿彌陀佛慈悲地看著我，彷彿在迎接我的到來。蘇佛也是，一直在我們身邊待著。我一下子被換上了乾淨的衣服，跟很多人一樣，在蓮花上安安靜靜地坐著。慢慢地，頭腦越來越清明，知道了自

已這兩千年來的所作所為、前因後果，乃至於更早之前的自己，其實都是一目了然的。

人生啊，就是如此短暫，但是迎接人生以後的這漫長的兩千年中，我也是秉持著一份善心善念生活著，也沒有做害人的事情，作為老鷹我也是個吃素的好老鷹。所以說這或許就是我的福報吧，可以來到這麼一個莊嚴美麗清淨的佛國土——西方法性土。我後來才知道了，原來這一位叫做蘇佛的人，他還活著，在地球的澳洲一個叫做香光大佛寺的地方，在那邊講經說法，做超度的事情。他的身體很好，雖然自稱八十幾歲，但是十分地健朗、十分地活潑。我看了非常地歡喜，原來人世間還有這麼一片淨土的存在。

我才知道，原來這位蘇佛不僅僅是在新疆地區，我所處的地方大放光明，蘇佛也在中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各個角落都有大放光明的痕跡。啊，這件事就叫做「超度」。我此時才明白

，是佛的心願、佛的心量，所以促成了一件非常美好的救人事情。佛可以建立佛國土，也一樣可以超度我們這些可憐的孩子前往他的佛國土。這就是蘇佛這一次來到世間，發願救度眾生之所為，我們很幸運地竟然被選中了。

張恭陳心中滿滿的感恩，感恩阿彌陀佛慈悲，感恩蘇佛慈悲。這次我再也不用當一個飄蕩的靈魂了，跟大家一樣，有一個健全的四肢，可以在這裡聽經聞法、學佛修行，這真的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

南無阿彌陀佛

張恭陳

東漢軍事家外交官

班超

（距今約兩千多年）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一日

班超：

西海茫茫終老時，一生回顧遠定侯。
三十一年從軍行，從來不敗有神算。
其實心謀勝萬千，腦中盤算亦無邊。
以少敵多平西域，以夷治夷需遠謀。
班超一生無有憾，唯願生入玉門關。

我叫做班超，想必很多人都聽說過我的名字，但是未必知道我班超是何方人物，也不知道我的真實故事。我們家中各個都是名人，是東漢時期有名的史學家族。我的父親班彪，是有名的史

學家；哥哥班固和妹妹班昭也是繼承父親的事業繼續撰寫《漢書》。我由於自小心裡總是喜歡做著大夢，夢想著自己有一天可以作一個雄赳赳氣昂昂的大英雄，可以威震四方，為國除害。我心中有狂傲、野蠻的一面，其實也是深藏一顆赤子之心，單純地希望國家穩定、人民安康。

小時候，我總是喜歡獨自一人幻想著長大後的自己，但是我們家中各個都是飽讀詩書的文人，所以我們家的環境從來滿足不了我的野心和抱負，我也就習慣把這一份心深藏起來，默默做著跟大家一樣的事情。小時候，家境沒有很好，為了幫助父親分擔家計，我也曾經到小官府上做抄書的工作，算是一個小差，雖然很無趣，但是我也堅持了好一段時間。

後來，我實在忍不住自己心中的大願，決定搏一搏運氣，或許走出去就可以闖出一片天呢！當時，我們國家正在準備進攻匈奴，而我也因為當時的小有名氣而被選拔為當時的大將軍竇固身

邊的其中一員。這對我來說，當是一件我很珍貴的事情。這一生終於迎來了踏入邊疆從軍、保家衛國的時候了！憑著我的本事，很快就得到將軍的重用，我也很多次在戰場上揚名立威，時而久之，愈來愈多匈奴人開始畏懼於我，有一些也十分敬重我，大家都知道我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也是一個可以殺人不眨眼的敵人。

現在的班超來到一個十分平靜祥和的世界，一個叫做西方法性土的佛國土。回首往事才覺得，當初的自己實在是不堪入眼，心中的殺魔一旦被觸發，就好像殺人狂一樣，那一幕幕血腥的畫面，此時我看了才真的淚流滿面、痛哭流涕。雖然我的使命是抗擊匈奴、平定蠻夷，但是這其中的不平等性和私心其實早在我還沒有出征之前就已經注定好了。我班超為了漢王朝的穩固和統一，在外敵沒有擺明著要進攻之前，我往往就已經為了大漢王朝的利益而有著主動收復邊疆地區的行動。這其中漸漸造就了我殺人如麻的手腕和每時每刻都在思惟著如何擊敗敵人、如何勝人一籌

的個性。我不甘於屈服，也不曾想過有戰敗二字，我想的就是，無論付出何種代價，我都一定要做好朝廷給我的任務。這其中雖然有著為國為民的心，這樣的心本是純的，但是在染了一層又一層敵人的血淚之後，我就變得愈來愈殘暴。

這樣的班超，沒有很多人想要接受和相信，我一直都是千百年來中國人民的英雄，是平定西域各國的偉大人物。這確實也是事實沒有錯，我的心一直在西域各地，一直在為國家大後方的穩定而努力著，不為自己，只為江山社稷。雖說如此，這本來也是我的抱負之一，所以說為自己的成分，於佛法而言，多少也是有的。只是我的心和我的身，是真真實實愛國的，我總是告訴自己，如果有那麼一天需要犧牲我班超的生命來換取中原漢地的穩定和平，我一定毫不猶豫地交出我的生命。

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像佛法說的——眾生平等無高低的情況來說的話，我班超的心中本就不平等，大漢王朝以漢為「正

國」來看待，把邊疆地區的小國都當作蠻夷來看待並一直這麼稱呼著對方，認為對方是偏的、邪的、不正的，這樣的大國心理，讓班超此時此刻接觸了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的佛法教育後，才開始愧疚難當。我經常為了大漢王朝而大開殺戒，不顧對方軍人的死活，為了爭取自己想要的結果，我會費盡心思地想很多計謀和策略，為的就是能夠說服西域各個大小國家可以服從於我，進而服從大漢王朝。這就是我的口辯之才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時候。我可以把不是十分確定的事情說得鐵定了似的，對方也經常輕易地對我甘拜下風。

此時的班超跪在阿彌陀佛和蘇佛的面前，看著佛慈悲地對我笑笑，我的心終於平了下來。我冷靜地回顧自己的一生，知道自己從頭到尾也是沒有辦法自己作主的。我與大漢王朝的共業十分深遠，尤其是當朝皇帝等。這一世我為了西域和平而斬了不少西域各國首領的頭顱，他們有的像是厲鬼一樣跟著我；有的還迷迷

糊糊地在戰場的空間中哀號；也有的跟我一樣，死後到地獄去受報。雖然我有大功於東漢王朝，間接也可以減少我國人民的傷亡，但是我造下的殺業和口業，足以讓我在地獄中受報上千年之久。我曾經到過挖腦地獄、截肢地獄、挖心地獄、拔舌地獄等等，這些苦痛一直在我心中揮之不去，是很深刻的痛楚。

晚年時代的我，早就是一個久病纏身的老將領，朝廷因為我的大功把我封為定遠侯，意思是安定遠方的意思。我雖然已經是赫赫有名、不愁吃穿的人物，但是身體的苦痛和心中的鬱悶讓我覺得痛苦萬分、度日如年。我好幾次跟皇帝申請回朝，希望皇帝讓我回到洛陽安享晚年，但是卻遲遲沒有消息。終有一次我的身體快要撐不住的時候，我的妹妹班昭為我上書求情，最終獲得皇帝的同意，我便踏上了歸家之路。西域三十一年時光，便畫下了句點。

從地獄上來之後，我繼續在西域的空間中受報，直到不久前

我才知道這個地方叫做中國的新疆。巍巍的雄關依然存在，玉門關還是玉門關。我的靈魂就在甘肅、新疆一帶，大多數的時間都是茫茫然的狀態。看著空間中有歷朝歷代邊塞的戰爭在此地展開，包括我自己當時的大小收復戰役的空間依然存在，將軍、士兵、馬匹等等依然在空間中受苦。我的心好痛，但是我做不了什麼，我知道這樣的事情絕對不可以再做了，都是造業的事情。

不久前，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在中國大地上大放光明，新疆和甘肅等地也在蘇佛十二道光的籠罩之下。好多好多戰爭的亡靈還有邊塞的幽魂，各個都歡天喜地的步入光中，來到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這一天是大家大喜的日子，大家開心得不得了，知道自己終於得救了。很多都是幾千年的亡靈，在此時得到了救贖，得到了解脫的機會。

我們在西方法性土開始了新的生活，大家還在學習和熟悉當中。我們幾乎從來不認識佛，也沒有什麼信仰，純粹就是為了自己和家人、國家的生命在做很多無謂的抗爭和爭鬥，就這樣過了

短暫的一生，還有漫長的時間在空間中。西方法性土如此美好，是蘇佛的大願力和阿彌陀佛的慈悲相助之下建造的世界。我們好歡喜，這是真正的佛國淨土，我們開始學會了念佛和聽經。雖然時代久遠，蘇佛說的語言有點像今日南方閩越的口音，但是我們各個都聽得清楚明白，各個法喜充滿，也知道自己要念佛才能回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班超戲劇化的一生結束了，靈的身分也結束了。班超看到蘇佛的超度功夫，心中感恩佩服。中國從南到北，從西到東，都有蘇佛超度的痕跡。從高山到湖泊，沙漠到草原，滿滿的魔眾和孤魂野鬼一一都在佛光的照耀下，得到了重生的機會。這樣的好事是第一次發生，所以班超呼籲所有的孤魂們，快點念南無阿彌陀佛佛號，蘇佛來到之時，就是你們解脫的時候了。希望這一天早日到來，大家都有離苦得樂的機會。

南無阿彌陀佛

班超

竺法蘭 天竺至中國首批傳法高僧（距今約二千年）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日

竺法蘭：

南無阿彌陀佛，竺法蘭（Dharmaratna）此時多了幾位善導師在身旁。從以前到現在，我都一直認識南無阿彌陀佛，也到了如今再認識多一位善導師，名為蘇佛。這兩位老師如今在西方法性土上給大家講經說法、解開迷惑，說的是真正圓滿的佛法教育，說的是全世界人民——不管是中國、印度人民，都應該要好好吸收的、並且真正放在心上落實的佛法教育。

竺法蘭當年作為一名印度僧人，與另外一位印度高僧迦葉摩騰長老（Kāśyapa Mātanga）一起從印度跋山涉水地來到當時中國漢朝的洛陽。從西到東，這一路上種種所遇所聞，還有出發前

為何昔日的同參道友如今會有此念頭想要前往中國去弘法？回想起來，其實我們本來就和大中國地區有著很深厚、密不可分的因緣。當時，迦葉摩騰長老早就有此預感，很早的時候已經知道了這一生的使命，因此後來中國的漢明帝派來使者的時候，他早就準備好了一切來中原弘法的事了。

如今在西方性土上，這一切便是了了分明。昔日一同研讀經義、一同經歷種種磨難來到中原地區的、我最親密的同參道友迦葉摩騰長老，竟然就是此時此刻眼前發光發亮的蘇佛！他跟阿彌陀佛一樣，身上放著金光，照耀著很多眾生；很多眾生也因為蘇佛帶著阿彌陀佛及其十二道佛光的救度，得到了解脫生死的機會。這一切因緣，詳加細想實在是地非常地不可思議！兩千年不見了，蘇佛的心一直沒有變，此時雖然是示現女居士之身度眾生，但竺法蘭一眼便看出來當年的那個莊嚴法相、氣質，還有這顆沒有變過的救眾生的心，依然是我再次遇到蘇佛之時，便深有感

觸的地方。

長老啊，您記得當時天竺人和中原地區的人們已經開始有了來往，無論是經商或是宗教的傳播等等。這兩個國家從兩千兩百多年至今，也因為有著佛法這個深厚的因緣而變得密不可分。只可惜，如今的印度已經再也找不到真正的佛法教育了，而傳入中國地區的佛法教育，卻還可以在此地弘揚開來、代代相傳。我想這也是當時為什麼迦葉摩騰長老您會決定與竺法蘭前往中國弘法的原因吧！

迦葉摩騰長老本來自幼便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雖然竺法蘭也有一定程度的「眼開」，但是迦葉摩騰長老在修行上的成就遠遠比我高得多。我心裡頭也一直把他尊為我的善導師，他總是可以一眼看破我心中所思所想，還有我過去和現在種種發生的事情，他也總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其中的前因後果。當時我便已經知道他並不是一個非凡的人物，有可能是佛菩薩再來，或是大聖大

仙再來、乘願再來救度眾生之人。此時看著眼前的蘇佛，便是確定了當時我的所想。

我們當時結伴而行，曾經想過弘法這件事情絕不可以斷，無論是何方，一定要努力地佛法推廣出去。我們雖然在天竺一帶修行時的成就頗受當地人所知，尤其大家對於迦葉摩騰長老更是十分敬佩，很多人甚至一直挽留他留在天竺大力弘法。但是迦葉摩騰長老不想僅僅守在天竺這個國土。我們當時心裡頭不約而同地就知道「佛法東傳」的這個可能性和必須性，還有佛法東傳可以帶給世界的遠大影響，當時迦葉摩騰長老對於未來和自己的使命已經略知一二了。於是他帶上了我，當時我在天竺一帶也是一個精通佛教經典、義理，在各方面的學習及各種知識的儲備和底子都十分不錯的博學多聞者。

他還曾經笑過說，他是一個對外看起來豪爽、心裡頭充滿柔和慈悲的人，而我看起來沉靜，卻是有著大智慧。這好像是他曾

經對我們倆的評價吧。迦葉摩騰長老，您才是一位真正有智慧的長老啊！在我的心中，尤其在每一次他向別人訴說佛法的道理時，我在一旁總是可以攝受地聽他講每一句話，而且可以很輕鬆地消化內斂，從而獲取佛法教育中最為精粹的部分。這是我一直以來非常佩服他的地方。他當時所幫助和指引過的人，無論是王公貴族還是市井平民，都可以說是數也數不清。

我們倆的結伴而行，還是通過了很多種種的困境才得以從當時的天竺地帶走出來的。當時挽留我們的人非常多，大家大多是以迦葉摩騰長老作為精神上的依靠和支柱。但是人們不知道「依法不依人」的道理，覺得只有抓住了他，才能夠獲得解脫生死的機會。人們心中的不安我們其實也都明白，但是當時的因緣確實就是如此，往東邊弘法本來就是我們心中所願，更是迦葉摩騰長老與我今生的使命，我們因為靈敏覺知很早就知道了此事即將發生，只是早晚的差別而已。為了不要錯過法緣，我們很努力地避

開人潮，兜兜轉轉地終於走出天竺的境內。

非常巧的是，當時中國的東漢王朝還派出了一名使者，到我們這裡來向天竺地區的佛教長老求法，想帶回到中原去介紹給當時的皇帝——漢明帝。迦葉摩騰長老一聽到這個消息，便告知與我相伴一同前往中國地區弘法。他的這項決定並不是臨時所做出的決定，而是經過長時間，以自己本身具有的深厚底子所可以預測到的因緣所在。這一切都是遵從佛菩薩的安排，我們始終是這麼知道的。

大家想想，從印度第一次把經典帶到中國地區進行弘法，那是非常殊勝、非常難能可貴的一件事情，並不是普通人可以兩言三語就把這件殊勝的事情給打掉的。這本來就和大中國地區人民的法緣有關；當這個地區的法緣成熟的時候，佛菩薩自有安排，自有把佛法傳入中國的必要。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禮儀之邦」，雖然經過這麼多戰亂的洗

禮、朝代的更替，其實人民心中渴望平靜、渴望善與慈悲的這份心從來沒有改變。這也是為何中國人的厚德載物可以感得諸佛菩薩，乃至於各路高僧大德、天竺人和護持、弘揚佛法的外籍人士，還有所有經典抵達中國的原因。

迦葉摩騰長老當時便是我的精神導師。這也不是竺法蘭我謙虛謙卑才說出這樣子的話，事實本來就是如此啊！在我心中，我們倆一直是師生的關係，雖然經常讓世人以為我們並肩而行。迦葉摩騰長老本身也是十分謙虛、謙卑、低調，並不會過於在乎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修行到什麼境界。他想的就是要弘法利生，想要傳播真正的佛法給大眾明白。他能根據當地人所能攝受的程度，「觀機而教、觀機而行、觀機而弘傳法義」，這也是我從迦葉摩騰長老身上所學習到的弘揚佛法的精髓、精神還有實際行動。說到這一些，不知道長老本人是否還記得此時的事情呢？我想，此時的蘇佛正在忙碌著，眼看前方努力地在超度著無量無邊

還在受苦的眾生，那當然不會去記得這些前塵往事。竺法蘭其實也沒有把它們記得這麼深刻，只是此時此刻，慈悲的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點名了我，讓我出來給大家說說天竺到中原漢朝、佛法弘傳最初的故事。因此，我便重新回憶起這往日的種種，一一向大家敘說。這是我十分樂意做的，因為看著眼前慈悲的蘇佛，我實在是感慨萬千。我兜兜轉轉了這麼久，也終於在您的麾下跟您見面了。我不敢想有這麼一天的到來，此時此刻的心中是真正地踏實、法喜充滿，真正地豁然開朗。

蘇佛啊！您從印度弘法一直到中國，乃至於很多生世都在中國地區進行弘法利生的事業。想必您就是跟中國地區的人有著很殊勝、密不可分的因緣吧？看著您生生世世以來都在為眾生做事，無論是作為帝王，還是作為住持、高僧大德，還是作為一方將領，您都是勤勤懇懇地在保護人民、為世人揚善。宣傳的佛法雖然在各個時代好像不盡相同，但我都知道您這是「觀機而行、觀

機而教」，依據那個朝代、那個地區的人們所能夠接受的反應，在進行佛法的弘揚。

竺法蘭回顧當初，我們從當時的天竺，與漢使在回程的途中交會了之後，直接來到了中國當時的首都洛陽，此後再也沒有離開過中原地區，一直到在洛陽城終老圓寂。

哎呀，怎麼好像說著說著，我也不是在介紹自己竺法蘭一生的故事了，我是在說著迦葉摩騰長老所做的事，還有跟自己之間互相配合所做的事情。其實這又有何妨呢？我之所以會來到中原進行弘法、廣為世人所知，其實最初當然也是歸於迦葉摩騰長老帶給我的這份禮物。我自己本身智慧淺薄，只是對於書面文字上的經文義理比較有理解、消化的能力，而且語言能力也是比較強。可以說，我當時就是在世俗方面的學問略勝一籌，而迦葉摩騰長老則是真正有大智慧的長老。

就如同蘇佛經常說：「沒有南無阿彌陀佛，就沒有今日的蘇

佛，也就沒有今日的香光大佛寺。」而我也可以大聲地說：「如果沒有迦葉摩騰長老的話，就沒有竺法蘭。」而當時佛法從印度東傳至漢朝的年代，或許就不是東漢時期了，或許是別人進行此事，或許此事必須有延後的機會。

這些也都不需要去多想了。我此時此刻一直帶著虔誠的心，在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的面前，想要重新跟隨他們學習真正的大法。真正的大法是「自度度他、廣度眾生、不為自己」的真正慈悲之心。

竺法蘭以往確實沒有如長老的胸懷大度與修行涵養。雖然自認自己修得還算可以，但終究是沒有辦法獲得究竟圓滿、成就佛道的機會。成就佛道必須有如同蘇佛般這樣子，從裡到外完完全全地透明、明亮、清淨光明，才有辦法真正地開悟見性；而後以見性法身的身份，再行救度無邊苦眾生的大行大願。

竺法蘭一生的修行也不算差，只是沒有辦法參透到有如蘇佛

般的佛的境界，那一般的清淨無瑕。我生前的所作所為，包含與長老一同在洛陽定居下來主持白馬寺，主持許多譯經、翻譯經典的工作，此些種種一輩子弘法利生的功德，讓我死後得以升到四聖法界的「阿羅漢法界」。

我在這裡阿羅漢法界可是待了整整……讓我數一數的話，應該有人間的一千九百多年或者是兩千年左右吧，從東漢至今大概如此。而蘇佛，也就是當時的迦葉摩騰長老，則是走上了與我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如今的修行成就令我十分地讚嘆、十分地敬佩，也十分地歡喜自己曾經獲得如此優秀的善導師同行。

世人如果把我們倆放在一起的話，請記住：我竺法蘭永遠是迦葉摩騰長老的好學生。這一點，大家必須牢記在心啊。

說起自己與迦葉摩騰長老在洛陽白馬寺期間，建設佛寺及主持這些翻譯工作之時，我們對於當時中國人民有著十分良好的印象，也對於自己能夠有此機緣，把殊勝的佛理帶入中國，那是我

們心中都非常法喜的事情。

我在長老的提點之下，很快地就勝任了翻譯的工作，並且是他的一名很好的助手。我們當時一同翻譯的《四十二章經》，也是當時好幾部經典當中，唯一流傳至今的最初來到中國地區的經典。當時在東漢時期，許多中國人讀了這一部淺顯易懂卻意味深長、充滿智慧的佛經，深受感動，當時剃髮出家來到白馬寺住下來的僧人，著實還不在少數。

當時的迦葉摩騰長老，便是白馬寺的第一任住持，我在旁輔佐於他，打理好大小小內外的事務，過的是非常法喜、快樂、輕鬆自在的日子。此時在西方法性土上回首人間的這一段往事，還真的是讓我非常感恩。當時與蘇佛結下如此深厚的善因緣，乃至於此時此刻，還有機會被遷往西方法性土這一塊佛國淨土。我知道西方極樂世界一定是我未來的歸宿。我的心中一直有佛，只是我做得不夠好，沒有辦法有如蘇佛般可以完完全全地淨化至見

性成佛、救度眾生。

人總是會問：竺法蘭跟著他的師父迦葉摩騰長老學習了一輩子，為什麼他的師父成佛作祖去了，他卻只是停留在「阿羅漢法界」呢？雖然說此時已經是脫離了六道輪迴，但終究不是究竟圓滿的佛道。

當時竺法蘭的修行路上，比較偏向於打坐參禪、修心養性的修行方式，也就是說，我的內心比較像是一名小乘人的修行方式。而迦葉摩騰長老，他本來在天竺的時候，早已精通大乘、小乘的經典，而且真真實實地、腳踏實地把它們落實在生活當中。他才是一名真正的大乘佛法之人！

當時大乘佛法在印度還沒有如此普遍，小乘佛法倒是比較常看得見。當時的長老確實也是天竺佛教社會中修行修得非常好，而且還為大乘佛法的奠定做了不少貢獻之人。這是我竺法蘭當年來不及跟他學習到的地方。因此，如今來到西方法性土上種種的

學習機會，便是彌補了我當時在這一方面的缺失。小乘人與大乘人的差別，具體便是呈現在「心量」的大小之上。當時的迦葉摩騰長老和現在的蘇佛，他們的心量是如此無邊廣大，念念都是為了救度一切苦眾生，這和當時的竺法蘭比起來，簡直是相距甚遠了。

此時此刻，我看見中國廣大地區有如此多的眾生，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士兵小卒，乃至於空間中的各種幽靈、飛禽走獸、大地生靈等等眾生，都在蘇佛的大發願之下，獲得了十二道光的超度前往西方法性土的機會。這樣的機會難逢難遇呀！我在阿羅漢法界待了這麼長時間，也未曾聽聞哪裡有過如此浩瀚的超度情形發生。

其實我很早就知道蘇佛在救眾生，而且在救廣大無邊的眾生，乃至於可以自在穿越如此多的空間、法界、銀河系、天外天、異界、邪魔外道等等的空間，可以在一道又一道的阿彌陀佛十

二道光的幫助之下，把重重無盡的眾生都帶回西方法性土、安坐蓮花台，而法性土從來不會見到爆滿的情形。這樣的修行功夫，是每個人都有責任把它學起來的，包括我竺法蘭。我當時就知道，但是因緣未到，便沒有下來到人間去探討這件事情。

如今我就是因為聽到了中國廣大地區有如此浩瀚的超度場面正在進行，這促使我不得不下來人間親自一睹我老師的真功夫。沒有想到這麼一看，我也把自己給救了，這也是因緣的安排吧，我就這樣子順著因緣來到了西方法性土，而後西方極樂世界便是我的家。

我知道蘇佛也曾經超度過無量無邊的四聖法界眾生。此時還有很多的、四聖法界眾生，他們並不滿足於目前的修行狀況，有很多想要突破、突破、再突破，卻求師無門，也未必有機會認識真正的大法，認識南無阿彌陀佛和西方極樂世界，認識淨土法門。他們的修行層次很高，只是所修略有不同而已。

如果有機會的話，請您不要忘記這一批四聖法界的人們。他們也有很多想要得到究竟圓滿成就佛道、廣度無量無邊眾生的機會。這其中的關鍵便在於「度盡無邊苦眾生」。他們如果不再是小乘人，而轉向大乘人的思想，一定可以感得南無阿彌陀佛為他們加持，早日認識大法，早日跟隨蘇佛回到西方極樂世界的老家。這是很多四聖法界的聖眾們所盼望的事情。

中國地區的人們，你們真的是有大福報。自從迦葉摩騰長老與我的時代將佛法傳入中國以後，及至今日已經過去了兩千年左右的時間。這一路下來，佛法在中國雖然有過興旺的時候，也有過衰敗的時候，但是請大家務必相信，心若有願，佛法一定還可以繼續在中國地區發揚光大的。

此時我知道的是，在廣大中國地區信佛的人已經不多了。人們在政策環境之下，所學、所接觸的種種思想和教育，早就沒有了佛法的存在。佛法在中國經過毀壞、衰敗、被破壞的程度不在

少數。但是如今，唯有中國這個國家，有中國人的地方，有炎黃子孫的地方，才是最有機會可以承傳佛法法脈的地方。竺法蘭雖然來自天竺，也就是今日的印度，但是可以清楚明白地知道印度的法緣遠不及中國和華人世界的發願深厚。

中國作為大中華地區的第一大國，肯定要守住佛法的最後一條線，不能讓佛法丟了。沒有佛法的生活是苦的，沒有佛法的國家也沒有辦法長治久安。這是世人必須要懂得的道理呀！我看著佛法在中國被封殺的情形，確實讓我心中很痛。但我相信一切因緣的安排，相信南無阿彌陀佛來到澳洲香光大佛寺、來到人間的這個殊勝法緣，還有蘇佛廣度無邊苦眾生的廣大宏願。佛法一定可以在中國重新地開花結果，再次救起無量無邊的苦眾生，這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請大家一定要想好、看好，並且積極努力地直直前去，不計後果、不計回報，努力便是。這便是我竺法蘭，終其一生給大家最重要的忠告：法脈不可斷，大家求見性的心不

可無啊！

沒有見性者留在世間，誰可以主持弘法的大願啊？如今的世
界魔道猖行、魔法當道。大家難道就這麼有信心，在沒有見性成
佛、沒有辦法降伏魔眾的情況下，可以弘揚佛法，可以真正如蘇
佛一般的感得南無阿彌陀佛住世嗎？就算可以弘法，誰又能夠知
道所弘揚之法是否是宇宙準則、真理、正道呢？

所以說，香光大佛寺的四眾弟子們，你們的任務實在是非常
地艱巨、非常地重要。把自己忘了吧！你們的身體一點都不珍貴
。在這個浩瀚法脈要弘傳給世人、要留住這重要佛法的關鍵時刻
，你的身體怎麼還會值錢呢？一點都不值錢！能夠真正讓所有不
認識佛法的人們種下菩提金剛種子，讓所有與佛有緣的人從此解
脫生死、往生西方，這才是當今社會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四眾弟
子們不可以忘記的本分。

大家如果還有這份心想想要見性成佛、救度眾生的話，一定要

時時刻刻地提起覺性。看著眼前南無阿彌陀佛下來正住世間，看著蘇佛以八十二歲的身軀，還在沒日沒夜地為眾生講經說法、解開迷惑，還要超度靈界無量無邊的魔眾與眾生。如此艱巨偉大的事業，如果沒有四眾弟子們站起來，如此萬劫難逢的因緣如果就此斷掉，那你們的因果可背不完啊！

南無阿彌陀佛正住世間，可以拯救地球和地球以外重重無盡的眾生，這是百千萬劫難遭遇的重要事情。你們或許被這個身體所騙了，所以沒有辦法如我此時此刻一般領略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與緊急性。大家如果沒有這份緊急救世的心，那佛法還要如何承傳下去呢？這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我竺法蘭真心希望大家可以嚴肅地看待。修行路上絕對不能再吊兒郎當的，過一日算一日卻遲遲無法進步。這真的是愧對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對你們的諄諄教導。天天為你們超度請眾，你們卻一點長進都沒有！佛法的開示、夏蓮居老居士的開示，如此上千篇的開示擺在眼前，每

一篇都是用來點醒你們心中的那點火苗，讓這把火延續地燒下去，直到星光乍現、開悟見性、成就佛道的那一天。

你們此時此刻心中的那點光，一定要把它照亮起來。如果有變得黯淡的現象，那就要更加精進地把它發光發亮起來。已經開始點亮的星光要讓它持續地發光發熱，直到開悟見性的那一天，直到可以超度無盡苦眾生的那一天，都不能停下來呀！

我竺法蘭看著世間種種的苦相，不由得感嘆世界還有一個叫做香光大佛寺的地方。也只有這個地方可以培養出見性的人。四眾弟子們想想自己是何其地幸運？沒有這個地方，你們就是流浪六道輪迴的孩子了。流浪是很可怕的事情，大家不要以為離開這個地方還可以修行，還可以不用輪迴、不用墮入惡道受苦，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違背了佛門，在這裡享受了這麼好的一切，卻還是背離了這個地方，其中造下的業，你們真的還不起啦！奉勸大家，把自己的身體感受放下吧！老老實實地一句「南

無阿彌陀佛」念到底，你們就跟佛一樣。如果每一位四眾弟子都可以如此成就佛道的話，那我想無量無邊的眾生真的太有希望可以被救起來了。希望大家把我的話真正地放在心上。平時就要聽南無阿彌陀佛、夏蓮居老居士和蘇佛的話，除此之外，其他的話都可以不用聽了。好吧，就是如此了。希望大家早日成就佛道，隨佛度盡無邊苦眾生。

南無阿彌陀佛

竺法蘭

東漢亂世的醫者 劉義山（距今約一千八百多年）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劉義山：

想當年我劉義山最崇拜的就是楚國人的英雄項羽，「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這首詩歌是很多年以後的詩人所著，當時還沒有流傳。

當時，我雖然生於漢室衰微之際，但是對於前朝往事，戰國紛亂的年代，還是略有耳聞的。不管是聽我們村的先生說起，或是依著我看得懂的漢字在書裡摸索出來，日積月累之後大夥兒都知道我劉義山崇拜項羽，以他為榜樣。

當時，我們鄉下的孩子並不知道村以外的地方發生了什麼事，最近一次聽到外面的消息，是來自路經此地的起義軍，他們各

個頭戴著黃巾，跟我們一樣都是農民的身分，但是習武的模樣還是跟我們這些平凡農夫不太一樣。我們所生長的土地還算豐沃，所以甚少聽到我們村裡或者周圍地區的人們加入起義軍，大家的生活還算過得去，反正天高皇帝遠，我們本來就近乎不在朝廷的管轄之內，連幾十里地以外的縣衙門，大多數人都未必知曉。大家做著自己的事，或是耕田種菜，或是與周圍地區進行買賣，有那麼幾戶人家的孩子，還有機會讀上幾年書，於是就成為下一代的先生或是離鄉遠去，到他處安身立命。

我劉義山本來默默無聞，從小依著崇拜項羽的精神自己在家練起武來。父母親看到我的模樣，都會搖搖頭，覺得我們鄉下人還是不要好高騖遠，耕田是最好的事情了，不怕沒有飯吃，單純、快樂，而且我們所處的河流一帶，土地肥沃，也不愁水源不足。因此，我不禁問起自己來：為什麼要習武？為什麼要學習項羽的精神呢？項羽又有什麼精神值得我學習呢？小小的年紀其實懂

得不多，看到什麼就覺得是自己所需、所求。

後來，我慢慢瞭解了自己的這一份心之後，發現我對於很多不平之事會產生極大的反應，年紀還小，想要行俠仗義，但是總是無力做些什麼。我所能夠做的，大概就是幫助村裡的老婆婆做搬運工，或者幫忙他們處理家裡的大小維修，但是可以見到的是，這一顆助人之心從小便開始萌芽，對於外面的世界也開始愈來愈好奇了起來。

我們家處於江蘇南部一帶，當時知道義勇軍都是北方的軍隊，目的是要對抗朝廷對於人民百姓的剝削和不平。我們村裡在不久之後開始人心惶惶，大家紛紛議論著是否需要投靠義勇軍才不會落於人後，不會被大勢之下的動盪局面所排除在外。

我年紀雖小，但是懂得也不少了，所以在父母的同意下便一個人到村子以外的地方闖蕩。我一路向北而行，想要往當時的都城洛陽邁進，一路上走走停停，也看盡了人生百態，看到很多地

方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困苦的场景。我的心實在很難受，但也做不了什麼。

不久後，北方的戰事開始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我所知道的各路英雄豪傑，每個人占著一席之地，都在想著要怎麼開疆擴土，想著自己才是當之無愧的明君，是可以代替漢朝王室的人選。我當時不知道誰是明君，但是依著當時的形勢來看，我雖然崇拜項羽，但是在我自己獨自行走天下的這一段時間看來，我開始對戰爭有所排斥，小時候停留在戰爭裡崇拜英雄豪傑的形象，但是當我真正看盡了事實的殘酷、家國破碎、人民生活潦倒貧困的時候，我才知道戰爭並不是好事，而且未必可以分出勝負，讓人民往日的的生活更加穩定。

於是，我在當時的徐州城住了下來，想要找找自己的定位和方向。我靠著自己的一點積蓄和勤奮的心在這裡暫時定居下來。恰逢自己需要找工作糊口，看見了一家藥鋪正需要人手，我便成

功地申請到藥鋪打工做點零活的好事。店裡就只有一位老大夫，因為年紀大了，需要有人來為他打點店裡的一切，而他自己便一心一意地替人看診。在藥鋪裡工作過得十分充實，老大夫是一名有德之人，經常行善布施，對於徐州還有周邊地區的老弱病殘也多有幫助，而他自己並無多少積蓄，緊緊靠著一日兩餐的簡單米糧度日。老大夫的無私和真誠打動了我，我便決定安定在此處，與老大夫一起做著助人的事，而且此時戰役四起，受傷的士兵及百姓都有到藥鋪裡治病療癒的時候，我便成為了老大夫的得力助手，倆人共同打理著這一家小小的藥鋪。

這樣的日子過得很充實，我也慢慢地在醫術上有了質的進展，老大夫毫無保留地把他的醫術全盤託付於我。就這樣雖然我劉義山這一輩子，在戰亂頻繁的亂世選擇了從醫的路，而不是手握兵器的路。我們默默地為很多在戰亂中無論是士兵或人民做事，我自己從來也不會為自己多存一些銀子，有點多餘的錢糧，我們

都會用在貧困百姓上，不向他們收錢，也幫助他們身體有康復的機會，不用擔心溫飽的問題。所以儘管我沒有多少積蓄，但是我並不愁吃穿。我想這也是老天爺對於良善之人的眷顧吧！我知道徐州城一直處於兩軍交戰的地帶，這個地點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所以前來治病的將軍、士兵、百姓絡繹不絕。我看過曹操和劉備從此路過，也看過他們帶領的團隊安住於此。

老大夫離開人世之後，我作為他收下的義子，撐起了整家藥鋪的經營，一直到老死我都沒有離開過。大家都知道我劉義山是一名良醫，所以大家熱心地幫我安葬在徐州城外的郊區。我的靈很快地，一下子就進入我們藥鋪一個磨藥的石子上，那是我生前天天手裡握著的磨藥石。令我驚訝的是，我在這裡看見了老大夫的身影，他也在我隔壁的另外一個磨藥石裡頭，面帶笑容地看著我，還有看著人來人往的徐州城。我死前把藥鋪轉送給一位有緣人，也是個善心人士，他繼續經營著這家藥鋪，而我們兩位老大

夫就安坐於此。

我們倆坐著坐著，度過了多個春秋，藥鋪在百年之後變成了其他商鋪，我們的靈卻依然守護在不同的磨藥石裡頭，卻是一直都沒有離開過徐州城。我們默默地為每一種藥物發出好的能量，希望吃到這一份藥物的人們可以百病痊癒、藥到病除，也希望人們可以吃完以後不再生病，不再需要靠著吃藥來維持身體運作。這樣的日子過了很久很久，磨藥石一直是我的家，我也沒有想過要離開此地。我的世界，就算是一個靈的時候，依然很單純，沒有多餘的想法。

就在不久前，徐州城裡大放光明，很多靈都紛紛好奇地抬頭看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所在的藥鋪裡，也有很多藥靈，就算他們藏在木盒子裡頭、木櫃子裡頭，都能夠感受到這一道光明帶來的力量，所以紛紛探出頭來查看。我和老大夫也順著靈群，往光的方向看，很自然地沿著光的方向走去，不久就來到了另外

一個世界。我們後來知道這裡叫做西方法性土，是佛的世界。我們曾經聽過佛，但是不知道自己還可以來到佛的世界，我們很歡喜也很感動，原來自己也有這個福報來到這麼美好的地方。在慢慢認識了佛之後，我知道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就是來到娑婆世界救我們這些受苦的靈魂。以前當磨藥石我也不覺得苦，但是回頭一看，其實自己的日子雖然充實，也是做好事，但是對於未來沒有方向，也不知道何去何從。

認識了南無阿彌陀佛和西方極樂世界，才知道靈的歸宿是哪裡。蘇佛帶給我們的光明和希望，地球人都應該珍惜，應該珍貴的。西方法性土這樣的地方，千百年來就不曾有過。我們這些靈都很法喜，知道還有很多後面進來的同胞們也跟我們一樣得救了。我們帶著他們一起叩謝佛恩，一起念著佛號，一起聽經聞法。我們看著當年的徐州城，好像空間中的靈少了很多，很多都已經得救了，也有很多還隱藏在裡面，在空間裡處於迷茫的狀態。我

們也很想幫助他們，幫助廣大的中國同胞還有全世界的人們可以依著佛光來到這一個光明的世界。這樣大家就會有救了！

劉義山帶著滿滿的感恩之心，感恩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劉義山

三國曹魏開國皇帝 曹丕（距今約一千八百多年）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四日

曹丕：

世人都認識我的父親曹操，對於我曹丕，大家聽過的也不少，但是真正知道我的人卻也不多。我是曹操這一位一代梟雄的長子，自幼過的便是與人不同的生活。三國是一個群英輩出的年代，每個人或是武藝高強，或是計謀第一，或是忠勇第一，或是文學造詣第一。我自認慚愧，我在父親眼中不是最優秀的，我只是一個人人知道的長子，看起來謙恭有禮，文質彬彬，但是卻也過著鬱悶的一生。我的心從未真正地打開過，總是自己藏在一個小角落，有自己的盤算和規劃。雖然貴為曹操的長子，多少人當時也對我畢恭畢敬的，但是我心中始終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我想當曹操的好兒子，但我不知道這是否是一條今生該走的路。

曹丕從一千八百年前到現在，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快樂和喜悅，那是我踏上了香光大佛寺，坐在西方法性土的蓮花上才開始感受到的事情。眼前的南無阿彌陀佛很慈悲，眼前的蘇佛也是如此的熟悉，我仿佛看到，原來蘇佛就是當年與我的父親一起爭天下的劉備劉玄德！

當年，我記得劉備真的是一名仁義君子，我的父親多麼希望劉備可以為他所利用，跟關羽、張飛、趙雲，甚至諸葛亮都一起歸於曹操。但是，畢竟理念不同，所以他們並沒有走在一起，而是為各自的人民和江山在南北兩方努力著。我曹丕自小都看在眼裡，知道每一個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誰是我可以學習的對象，但是對於自己卻有一點茫然。我看著蘇佛慈悲的臉龐，才驚覺時間一過就是一千八百年，而我也就受了一千八百年的苦。反之，蘇佛卻是修行蒸蒸日上，到了今天的功夫已經不是我曹丕當年可以想像得到的。

哈哈！我還看到了香光大佛寺有好多三國時代的人物，香光大佛寺可以說是各路英雄豪傑匯聚一堂的地方！一個、兩個、三個不止，我看這裡的人們各個都曾經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也有大修行人再來。因果路上的法緣牽引，如今大家都有機會聞得正法，真正的佛法教育。而我曹丕，如今有機會成為西方法性土的一員，實在是太感恩也太感動了！此時的我才是真正可以作我自己，可以不再過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日子。佛光的淨化下，我更是看明白了許多往日種種的事，很多想不通、過不了自己這一關的事，如今也是因為在佛法教育的熏陶下茅塞頓開，豁然開朗！世間原來還有這樣的教育，教導人們真正不能自私，真正要為眾而活。

當年的三國，雖然大家看起來都在為著自己的利益、國土、權勢而展開戰爭，大家也都有造下很重的殺業，但是為什麼有些人卻是受了上千年的苦，有些人卻是很快地在輪迴路上可以重新

開始新的生命，有好的歸處，甚至可以再遇大乘佛法，可以圓滿一生地回到西方極樂世界呢？這其中的差別就在於慈悲與心量。就如同佛的心量是如此的廣大無邊，慈悲至極，所以心心念念為人、心心念念有百姓的人，大多就是與佛相應之人。這其中也是個人的福報、因緣在因果路上的碰撞而結下的善惡因果之分。無論怎麼說，美好的品德就是為人不為己的品德，是心懷天下的心量。

試問當時的曹丕是否有此胸懷呢？否也否也，我並不是心胸廣闊之人，甚至在我的生命當中，我總是活得身不由己、心中有苦的樣子，其實便是自己心量狹小的緣故。為了得到父親的寵愛和賞識，我自年少時期對於兄弟，尤其是曹植的比較、嫉妒之心便是世人皆知的。我雖然不是大才子，但也是有才之人，而心中不容自己被他人取代的心，早就佔據了我，讓我時時刻刻都想著要如何得到父親還有他人的讚美眼光，如何可以鞏固自己在曹家

的地位，以便自己作為長子的身分，可以順利繼承父親的位置，進而一統天下。

所以，我的一生都在為自己的一身而忙碌，而靠著父親打下的江山，也讓我失去了了解人民的苦、了解世間萬相的機會，以至於自己雖然各方面也算強大，能力也不差，但是這顆心始終於保護自己放不開，心結重重解不了的困境中。

想當年，我曹丕死後，沒過多久就下了地獄，有挖心地獄、挖腦地獄、火輪地獄等等，在這樣苦不堪言的日子裡過了有幾百年，很苦很苦，但是我當時不敢言苦，我知道自己一生造作、盤算的事很多，所以受苦的當下我就是哀號、難受，沒有了想要為自己爭取什麼的心了。本來的受刑日子或是更久，上千年都有，但是閻王念我沒有懊惱和反駁，就是忍受著痛苦的懺悔精神，讓我早一些離開地獄，到鬼道過上灰暗的鬼日子。當時的我還忘不了昔日的場景，於是我一直徘徊在中國北方的黑暗空間裡，過了

千年之久的幽靈生活，直到上個禮拜我才在一片佛光的照耀下，進入了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的西方法性土。這一個殊勝的佛國土裡，有很多跟我一樣的中國同胞們得救了，我們好開心，好歡喜，知道了佛在世間的殊勝事，也知道了自己和大家都可以有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機會。我們的心被打開了，一切都是如此的清明和法喜。在佛光的淨化下，我們的智慧也漸漸地顯出來。

三國時代的人們啊，我們在這裡看因果就可以看出大家當初的德行、心性和心量。蘇佛，也就是曾經的劉備劉玄德，是至善圓滿的代表，他的心有為民的心，也是個大福報的大修行人再來，與其說是修行人，其實也是與佛菩薩無異，本就是佛菩薩再來的示現者。如今的蘇佛可以千百億化身超度大中國地區，這樣的功夫和為一切眾生忍受身體痛苦的心量，是我等人物望塵莫及的啊！所以，這一世相聚於此，蘇佛便是我們最好的老師。我們各個三國的人們都跪地叩謝蘇佛。

再者，吳國的孫權乃至於我的父親魏國的曹操，還有三國時代的一些名將等，其實都曾經或現在是蘇佛此生身邊之人，哈哈！想不到吧！以這一件事來看因果，便可以知道當時的因緣牽引直至今日法緣的牽引，大家共同坐在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的座下聽經聞法，無論是以人身的身分在佛寺修行，或是以靈的身分在西方性土上修行，大家都是有意緣之人，都是曾經有過深厚佛緣，發願度已度眾，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之人！只是輪迴路上的一個轉折，一個偏頗，大家的方向就不一樣了。一個念頭不同，一個自私一點的念頭，一個助人多一點的念頭，這其中的因果也是截然不同啊！

曹丕今日看著往昔的種種導致今日的種種，實在是太開心了，我不僅解開了這千古之謎，也讓我深刻地感受到佛法教育和念頭的重要性。大家的這顆心，到底是為別人多一點，還是為己，這其中就是宇宙準則、真理、正道在其中，佛法的大根本就在

於此。

曹丕今天不說太多自己的往事了，往事不堪回首，儘管我之後真的稱帝，成為大一統北方的執政者，也成為中國文學史上重要的建安風骨的代表人物。世人多讚我才華橫溢，但是這些與我在西方法性土看到的佛法教育，看到的宇宙準則、真理、正道，真的是相差太多了！哈哈，曹丕心中滿心歡喜，雖然用了一千八百多年的時間來理解佛法的浩瀚，但是一切也都值得了。

曹丕很感恩今日的殊勝因緣，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所教導的佛法教育，以後便是我靈性的依止。跟著佛就對了，也不要再想自己，想自己如何如何，得到什麼又失去什麼，這就是我當時作為曹丕，很多時候的心裡寫照。

如今，往日已過，曹丕煥然一新的靈魂知道唯有跟著佛才有出路，才有真的像蘇佛一樣，可以救盡無邊苦眾生的那一天。

南無阿彌陀佛

曹丕

三國神醫 華佗 療病於心（距今約一千八百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九日

華陀：

行醫於心不於身。

病體心揭自在成。

神醫傲行根無治，

唯有醫王彌陀佛。

「腹有詩書氣自華」用來形容我正好。這「華」就是我的華佗的「華」，也說明了我醫術的根源。其實華佗並不是我的本名，不過這也無所謂，因為我到後世行醫，都一直用這樣的名字來到處行醫，並流傳於世。世人大多認為我是神醫，但我從來不以神醫自居。我比較像是游走在江湖、四處行走幫助人的俠義之士

。我四處替人治病看病，但其實我真正的是要端看這個人的品性正不正，是否真的能夠為社會帶來福利、幫助人民國家、帶給人民福祉，這是我行醫的重點。

我治病，雖說看起來是神醫，非常的神奇，效果非常的顯著，但是其實病能否治癒，單看這個人的心性與品格就知道。真正的心性惡劣、邪心邪念之人，是沒有辦法能夠得到醫治的，而且反而還會疾病加重。而能夠遇到我的，因為我這樣的心念，往往都是真正的宅心仁厚、真心想要救人之士，才能夠得到我的醫治。我自幼飽讀各式各樣的經書，也十分認同與崇拜古聖賢對於治理天下、服務人民的理念。人們或許好奇，我這神奇的醫術出自於何處？其實真正的醫術並不是來自於任何一本神奇的醫典、藥典，而是在於是否能夠改善人民的心性，這才是醫術真正的核心。

而我在博覽群書之後也明白了這個道理，從古人的禮治、樂教、輔助導善人心的經典，以及一些藥典草藥典籍中，其實都不

難發現：真正的藥理、藥學與醫學是在醫治人心。

藥理草藥只是外在身體條件上的輔助。若是這人心性不正，或是充滿邪思邪念，這並不能讓病根徹底地從體內移除。

真正的病源從來就不被人們所知，總是突然有了一個症狀，從而去推敲產生疾病的原因。然而，這些原因人們往往從外在去尋求，並不是從內心的問題與個人性格上的缺陷去著手。這樣向外尋求病根是沒有結果的。

必須要從這人身心上的偏差去改善，才能夠改善病況，也才能夠徹底地根除這個疾病。否則，縱使投入再多醫藥、草藥，也只是緩解了一時的症狀，並不能夠長久地根除疾病。我在飽讀了經書、草藥典籍之後，深知這個道理。所以每當在我行醫之時，我總是會花更多的時間去理解一個病人的生活習慣、習氣、個性等等，去理解他待人接物、處事的方式，以及理解他對於周遭事物的看法；並且再根據他所描述的症狀，去推測出他真正的病根

，再搭配我手上的醫藥，以及勸導他真正改善疾病的真實話語。對方若是願意聽從我的建議與規勸，願意真實地去做出改變，那疾病會得到根治。

然而，若只是應付我、敷衍了事，想說藉著服藥而不需做出心性上的轉變，那疾病不久之後便會復發。就算持續地找我醫治，也只是多給我幾次勸說的機會。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夠聽進去，就要看個人的造化了。有些能夠得到根治的病人，乃是因為他確實已經長期飽受疾病的折磨，比較願意真心去檢視自己的問題並調整，也比較能夠聽進我的勸說。再加上我外相上的治療，讓他們增加了對於確實受到醫治的信心，也更加相信自己的轉變與調整搭配醫療，是具有實際功效的。

但也有許多同行不理解，為什麼我的治療看似十分平淡無奇，所使用的草藥也並不是特殊的高貴藥材，針灸的行法、技法也不是特別的刁鑽，卻總是可以對症下藥，醫治那些非常難解的疾

病。其實也不瞞大家，對於疾病的根源以及患部，其實從外相上以及病患的反應就可得知，其中有一些人們肉眼看不見的干擾。

這些在當時我並不敢對人們訴說，以免被人們穿鑿附會為怪力亂神之士。然而實際上，從一個人的體態外貌，就可以看出患部與正常人的狀態有所不同，也就能夠針對各個部位對症下藥。

這是我天生具備的靈敏度，也可以說是「眼開」，能夠清楚地看見每個人身上各個部位的問題。而當我透過詢問病患，並試著去了解病況之時，我自然而然就能夠知道，這個人是因為什麼樣的心念偏差，才產生這樣疾病上的顯現。這並非怪力亂神或是任何的神幻技法，或者是蠱法；而是自然而然以最平實、樸實的心態，去真心想幫助病患之時，自然會得知的訊息。隨著我在鄉間行醫的名氣漸漸傳開，也越來越多人要找我治病。而我在鄉間行醫的過程中，也陸陸續續地學到了一個要點：若不是真心發出改變，疾病是難以根治的。

當人心越純樸，所有的邪念越少，就能夠更有效地獲得根治。這是在鄉間行醫的過程中得出的結論，也因此，我在看到病人時，就大概得知此人是否能夠被我醫治。許多被我醫治的病患也都嘖嘖稱奇，但其實大多數是他們真心願意配合我做出調整。

而我也曾經嘗試著對於那些不願意做出心性調整的病患，去強行醫治他們，然而在針對這些患部做出處理之時，我就能夠立刻感受到，在我肢體的相同部位產生了相同的症狀。這一來也讓我更確信了，我醫治的患部是正確的，但同時也讓我警覺到，如果病患不願意改個性、改心性，轉變自己的心念與邪念，變為正向正念，那就算我強行醫治該患部，也會產生很大的排斥，甚至會使我受到一樣的症狀。

這十分嚴肅，表示行醫不是隨便的醫治，必須遵守某種自然中的定律。並不是說醫生的醫術是萬能的，可以隨心所欲地醫治病人，或是讓病人痊癒到何種狀態。

這也是我一直以來的理解。在古人、古聖賢著作的經書當中，也確實都是這個道理：必須要遵守自然的古理古法，遵守自然運行的法則，不可以逆天而行。這是許多書籍中都提到的道理。而我也透過行醫證實了這一件事。隨著我的名氣越來越響亮，知道我醫術的人越來越多，其實並不是因為我的行醫技術真的有多高超，而是我馬上就能判斷這個病人是否能夠醫治，以及是否值得我為他付出與犧牲。

所以我針對那些能夠醫治的病人，我會毫不猶豫地去治療他們；而且他們往往在治療好之後，產生的轉變也對於社會有正向的帶動力量。直到真正轉變自己，才是病獲得根治的關鍵。這樣的行醫對我來說沒有負擔，而且所獲得的結果，也就是人民所盛傳的「神醫」。

畢竟百發百中，怎麼醫治就怎麼樣成功。但事實上，對於那些無法根治、不願意轉變的人，我大多會用巧妙的方法去迴避醫

治他們。這就是我被稱之為神醫，尚未被公諸於世的關鍵。幾個比較著名的負面教材，就如同陳登太守與曹丞相。

世人或許都認為，我行走江湖、行蹤不見蹤影，故而使得這些病患不能夠及時得到根治。但事實上，是這些病人的個性非常頑強，並不是我的醫術所能夠改善、翻轉的結果。這些病根堅固，我並沒有能力去勸化他們改善、幫助自己好轉。幾次被他們召見，我也是直話直說，說明這些病根並沒有真的根治。

縱使我現在施針、給予他們簡單的藥方，能夠讓他們病症獲得緩解，但不意味著疾病已經完全根除。他們本身的習慣、習氣並沒有改變，傷害自己的行為也持續地進行；自己的個性與脾氣又時常在運轉，無一不是對這個身體產生傷害。那時的眾人並不理解所謂靈性的概念，也不知道所謂冤親債主的真實存在。但在中醫的古法當中，本來就具備著修心養性、調養身心的概念。

要中庸、陰陽調和，氣血才能夠順行。必須不要太熱，也不

要太寒，必須適度地在中間取得一個平衡，才能夠讓身體穩定地運行。

中醫自古以來的療法，就是將太寒的身體給予溫補，將太燥的身體給予緩寒，這就是中醫調和人體的方法。而若是能搭配人心、自心上的靈順與平衡，就更能夠有效地調理這個身體。然而，病根堅固的病人並不明白這個道理。總是想依賴著神醫的名號，就能夠徹底地根除自己的疾病，而繼續用著自己的邪心、邪念，與私心私念，去繼續自己原本的邪行、偏行。這不僅是中醫上不允許的，在古聖賢的經書當中也明確地寫道：這無疑是自尋死路。一心求死的病人，就算是神醫也沒有辦法。我也算是明示暗示了這些病根堅固的病人，丞相跟太守算是比較知名的例子。然而比起這些，還有更多像他們一樣病根堅固的病人。

我也嘗試著治療了幾位具有影響力、可以為一個地方做出改變的人，然而我也因此而承受了許多痛苦。丞相也算是當時稱霸

一國的梟雄。我心心念念，若能夠讓他明白「調心調念、改正自己偏心偏行」這番道理，或許會對該國帶來幫助。

然而，或許真的是病根非常堅固，即便我如何勸說，對方也並沒有理解。我向他說明，此病難以根治，其重點在於調整自己的心性、改正偏行；如果不能夠真正做出調整，任何病都是無法根治的。

但他並沒有採納我的做法，在我離去之後，果然疾病又再度復發，屢次召我回去替他醫治。然而，無法醫治的疾病又怎會有好的結果？這就是病根堅固的情況。並不會因為我的醫病技巧而獲得改善。這時，我只能夠迴避他的召見，而這也惹來了我的殺身之禍。

其實我也知道，行醫多年，我也不是完全的正心正念。有時總是會帶有幾分私心，不論是替人醫病所帶來的成就與名聲，又或者強行將不該醫好的病人給醫治了，這些種種都累積成為我

漸漸衰亡的原因。丞相的例子，也確實是值得令人警惕。醫治了他，就讓我必須要承受他在世上所產生的偏行所需要承擔的後果，而我也因此在短短的六十三歲，就命喪於牢裡。我死前一直想要將我的醫術流傳，但其實我也是隨緣。畢竟單單學會我的醫病技巧，並不算真正學會我的醫術。真正的醫術在於醫治人心。

世人有些被我拒絕治療、避開治療的，會對我冠以孤僻、孤傲的性格。然而，我也對這些並不在意，畢竟以這樣子的形容詞也方便我推脫。這些病人的病灶無法根治，而這些病根堅固的病人也沒有機會真正地理解如何根治自己的疾病。身為醫者，我依然會盡力地向這些人勸說。但是這些人如果冥頑不靈，甚至是以我的醫術作為他們續行原本病根個性的開脫之詞，那我便會避而遠之。我不會給他們這個機會去為他們自己的心性開脫，這也是我給他們能夠自我清醒的一個機會。

死後，我的靈出體也沒有受到牢獄的限制，畢竟我本身是抱

持著一顆救世度人的心在世間行醫。而我進入了所謂的醫界神明、醫神的空間。我繼續尋找著跟我一樣，有一顆真正仁醫之心，真心醫人的醫生，繼續幫助他們四處行醫。也趁機引導他們，讓他們理解真正醫者應該遵守的自然準則；也讓他們從中、冥冥之中體悟到，醫病需醫心、需醫人心，才能夠真正根本地解決問題。

隨著我在千年的空間四處行醫，以靈的身分幫助著人群。然而，越是到近代，我越發現自己難有著力之處。中國到了近代，雖然仍舊有許多真正具有醫者仁心的醫生，然而總體的制度與醫療環境，並不容許這些仁醫有著太大的發揮。

大多數的醫療形式與體制，在各個朝代略有不同，然而總是有醫療資源被當局、權貴人士把控的時候；又或者是有時會淪於醫療行會壟斷醫療資源的情況。這時候大的醫療環境，偏向以醫療作為謀生之道。而對於真正醫治人心，卻已經擺在了第二位。這僅僅一位之差，可以說是相差得非常遠。

而現在的醫術主張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對於單一的病根，以所謂的特效藥對症下藥；然而此症並非心症，而是表象上的症。這樣的治療方法並不能真正地根除病根，反而強力的投藥之後所留下來的後遺症，又會對人體產生更大的負擔。許多從醫的人也都知道這個道理，但總是心想著只要後遺症在可被接受的範圍內，那這樣的藥物只要通過了實驗，就能夠被採用。

但是殊不知，這些藥的後遺症並不是只看單一次的反應所能斷論，而是若長期服用此類藥物，或是長期接受這樣醫療系統的治療方式，長期下來這些藥根所累積在人體內，產生出來的更多病症，就不是他們考慮的範圍了。我在深層空間看到此況也很是感嘆，但是畢竟有著空間的隔閡，而且他們的心也並不與我相應，我也沒辦法傳遞太多這些道理。我見到許多初發心的醫生學子，確實有著一顆想要救世、幫助人的心。但在醫療界的大環境中，隨著大環境的潛移默化，也就慢慢地忘記了這原本的初心，這

充分地可惜。

畢竟不論在醫療上做出了何種行為，只要偏離了自然準則，那勢必都會回到自己身上。可以看見許多醫學界的權威級醫者，自古以來皆如此，最後竟然都是患得與自己權威專業相關的疾病，這不是十分諷刺嗎？如此專業的醫生，怎麼會自己患有相關的疾病而不自知呢？這並不是說，替人醫治這樣的疾病就一定會讓病患承受這樣的痛苦，但前提是必須要能夠遵守自然的準則與法則。

若是病患不能夠自己做出調整，不能夠轉變自己的心性，那就不能夠強行地將病根移除，因為這並不符合宇宙的自然準則。許多道家、或是《易經》、或是相關的《內經》等書籍，都有提到相關的觀念。而許多中醫學者，乃至於是西醫的學者，也都知道這樣的道理；但是對於這個道理真實的本質，並不十分透徹理解。

而我被蘇佛發心救度，於阿彌陀佛的十二道金光超度中國各界空間之時，也順著蘇佛的大力超度，被救到了法性土上。這個明亮的世界，遠比醫神界的空間層次要高出許多。何以見得？那就是在於這個空間的通透度。我在醫神界能夠感知各空間的通透明亮程度，越是純淨單純，就代表這個空間的層次更高。越是陰暗、灰暗或是越深沉的空間，就表示該空間更加複雜與深沈（對我來說是屬於一種比較暗性的空間）。

現在我在法性土上也知道，那是屬於個人執著或者是魔性的空間。在法性土上明亮的磁場空間中，我的靈性更加地澄清透明，我更能夠清楚地學習以前在原本空間所感受、感知不了的事物。我一樣秉持著救世助人的理念去感受、去了解這個世界，這才更加地理解，原來以前所觀察到的病徵以及異樣，其實都是來自於細胞生成空間的那些暗性磁場。

空間裡面的每個空間，就如同我身處在一個空間當中一樣；

每個空間中也都含有著許多眾生，而這些眾生本身的磁場以及心念，也就會帶來身體不一樣的變化。而這些每個病患、患者自己的心念以及心性上的明暗，就會影響身中、體內空間、眾生、心性 & 磁場上的明暗。一旦身中的眾生出現了灰暗磁場，那就意味著病人的心念本身已經出現了偏差。而這偏差所招感、喚醒的這批灰暗身中眾生，就會進而影響身體各細胞，乃至五臟六腑的功能。

一旦功能失衡、陰陽失調，就會無法維持身體的健康，而從外相上就會顯出各種症狀，不論是：紅腫熱痛、酸痛、無力、暈眩、抽痛、痙攣、視線模糊等等，這些病症，病人往往難以知道發生的原因，只知道該部位出現了異狀，必須要服藥來解決。然而，他們並不能真正理解這些細胞空間「眾生」的存在，以及他們的存在是如何損害自己的器官。

阿彌陀佛是大醫王。這在佛教的典籍當中，大家或許有看過

，然而大多數世人都只是以為這是在空談，或是一種對佛的虛空幻化的讚揚。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真正的病症就是來自於體內的眾多灰暗眾生，而唯有身為大醫王的佛，才能夠與眾生化解，讓他們願意停止對身體的負面影響。乃至於願意化解的，甚至可以從體內出離，投生他處。這就是從根本根治疾病的道理。乃至於衰老，甚至是死亡，也都是眾靈的影響。若沒有阿彌陀佛的教導，我也都還是一知半解。即便在醫神界待了這麼久，能夠知道有眾靈的存在，但是我並不能夠理解到原來眾靈的密度以及累世因緣的糾纏，是如此的深遠。

這是我來到法性土之後，才更深刻地理解到眾靈的問題，並不如我想像的那般單純。以前強硬地拯救了不願意調整心性的病患之後，所產生的身體不適，也就是來自於眾靈的反撲。起初，我想像中會有一兩位黑暗的磁場以及眾靈對我產生報復，然而我所忽略的是，這樣的眾靈在體內不是一兩位。說來各位也不要太

過驚嚇，那身中有多少細胞，眾靈就有多少位。而身中細胞中有多少的子架構、子構造，每個細節的構造有多少就有多少位眾靈，乃至於在更深入、更細微的構造也都有著眾靈。這樣大家就可以想見，身中的眾靈到底有多少。這個數字我也無法回答，以我目前的靈敏度仍然無法究竟地觀測，只能說佛法真的十分浩瀚，只有佛才能夠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位眾生。

聽蘇佛講經，稱阿彌陀佛是「法界藏身」，起初我不以為意，不太明白這句話的含義。但在我理解了身中無數細胞、子構造空間皆是眾生，而阿彌陀佛法界藏身皆能夠涵容其中；當眾生需要救助、得救之時成熟，阿彌陀佛法界藏身就會出現在該空間，突破空間的限制，將眾靈救出來，進入法性土。我之前所處的一層空間算是一個比較冷門、隱晦的神道空間，而蘇佛的救度帶著阿彌陀佛突破空間，才讓我更有機會得以出離。

真可惜，華佗在世時沒有機會接觸到佛法。準確地說，是沒

有機會接觸到阿彌陀佛的大法。縱使那時確有聽聞有一個新興的、來自西域的宗教在部分地區開始流傳，但是那時並未引起我的注意。畢竟是宗教，我並不覺得會對醫學上有所幫助，反而是我專注於古典書籍，認為古代聖賢的著書立說，比較能夠改善人心，對於醫療有所幫助。現在才知道，原來佛法就是真正對症人心、從病根處對症下藥的、真實的大醫王之法。這也是打破了人們長期以來對於「佛法是宗教」的錯誤認知。

蘇佛總說，阿彌陀佛佛法是教育，是教育人心、改善人心的根本大法。我也必須補充，佛法並不只是教育，更是最高明的醫術。就如同大家稱呼阿彌陀佛為「大醫王」一樣，但凡學會了佛法，就等於學會了這門高深的醫術，不僅能夠醫治自己，讓自己免於老病死，甚至能夠將其推廣，讓更多人認知佛法醫術的高妙之處，進而停止老化、免於疾病。

雖然死亡是肉體所必經的過程，但是靈性並不會死。就如同

我華佗，雖然身體死於牢獄中，然而我的靈性卻瞬間提升至醫神的空間。這樣的情況就印證了靈性其實是不死的；然而，不死並不代表就能夠脫離空間或是脫離苦難。

如果沒有阿彌陀佛創建西方極樂世界，其實眾靈仍舊是不知何去何從。蘇佛這次打開中國五千年甚至到萬年的空間，發現其實所有的靈性都不知何去何從。我身為醫者，對於治療病人其實早有這番體悟，因為不論我如何醫治，人們依然無法避免老病死的過程。我的醫療也僅僅是延緩這個過程，並不能夠徹底避開。那究竟我的醫術存在於世間，又是為了什麼呢？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再好的醫生、再高明的醫術，也顯得意義薄弱。

有幸能夠遇到阿彌陀佛的大醫王之法。現在我在法性土上也明白了，這才是真正能夠幫助世間眾多病苦之人的根本之法。希望跟我一樣真正發心醫治眾人的醫者、仁心仁術者，能夠明白這個大醫王的慈悲就是救度眾生之法。願你們能夠虛心學習，放下

以往對於自己醫術的成見，真的放開來重新學習。

大醫王之法，會讓各位在醫術上更有所突破。其實重點也不是突破到什麼境界，重點在於真正能夠幫助人們徹底脫離老病死的困境，這才是身為一名醫者真正該做的事情。

感謝阿彌陀佛，感謝蘇佛，讓我華佗有機會跟大家介紹我的行醫生涯。民間諸多傳說與各種穿鑿附會，其實對我真正行醫之心並沒有影響；然而「神醫」的身分廣為流傳，也讓我增加了幾分勸世的責任與義務。

所以我藉著這個機會，透過向世人勸說的話語，讓大家能夠有一番新的領悟。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華佗

三國單騎過江的蜀將 趙雲（距今約一千八百多年）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趙雲：

我乃趙雲趙子龍，後人多稱我為常山趙子龍，這亦是當年人才輩出的時代，人們習以為常的稱呼方式。我生於東漢末年，群雄割據的年代，小時候家風優良，自己對於武藝自有一套見解，亦嚮往有朝一日可以投靠為人民社稷做事的仁義之君。「仁義」二字在我心中自小就很有分量，是我一生的依止。我當時意識到，唯有家國穩定、百姓安康，自己的父母才能有安穩日子可過。於是便立下志願，從軍報國，至於投靠的君主為哪一方，便是以「仁義」二字作為選擇的關鍵之處。

趙雲一生的故事，大多被後人稱為忠肝義膽之士，是三國諸多猛將之一，武藝亦是屬於頂流之輩。自小我習武之時便深知，

一刀一命不可以妄為，這一命如果被我砍下，一定是為了保護更多的人而戰，而不是為私利而戰。子龍一生參與戰事無數，大多是屬於投靠劉備為主公之後，跟隨劉備一路從荊州打到益州的諸多戰爭。我與劉備的緣分至深，早在自己跟隨公孫瓚之時便與劉備結為好兄弟，經常可以一起討論家國大事。而後在劉備落魄，尚未崛起之時，也清楚知道劉備便是當時真正的仁人義士，是以為民服務的仁愛之君，於是便自然投靠了他。此時，再多關羽和張飛二兄弟，我兄弟四人便從此開始了恢復漢室，重整朝政與民生之大事。

趙子龍一生雖然不停地跟著主公劉備南征北伐，但是心中其實非常的踏實，沒有恐懼和煩惱。很多在戰場上異於常人的表現，此時回顧亦不是我心中所感到驕傲的事情，只是職責所需。比如說，當時我們敗走於曹軍追趕之下，軍隊與人民七零八落地分散於各處，主公也丟失了家人和小主劉禪。子龍當時就想著以後

國家不可無後人，而小主劉禪作為主公之子，必是我所保護之人。於是有了當陽長坂坡一戰。但是子龍所想無多，就是想著自己的命在大小戰爭之間本無定數，所以一心只是想著保護小主，在盡量不要大量射殺敵人的情況下完成此事。

因此，這場看似十分險峻的場面，子龍以單騎之勇成功保護小主突出重圍，另找到生路。此事其實心中亦是明知，若曹軍真的要取我頭顱並非難事。但基於曹操本來愛才如子，深知子龍亦是可造之將才，於是不忍如此了結我的生命。此事子龍亦心存感恩，只是知道自己所忠之主與人民為何，所以對於此事從不動心。這是子龍一生作為的原則，忠於仁，行於義，所護所念之人，從始至終不曾改變。

此時此刻，對於往昔近二千年前趙子龍和眾多仁人義士的事跡，如果不是此次阿彌陀佛點名讓子龍來敘述生平，其實我所記得的事跡早已經深壓靈魂深處。對於主公劉備和眾多同僚將領，

我一向以真心相待，就在不久前子龍來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名為西方法性土的世界裡，漸漸地撥開了迷霧，尤其往日的主公、戰友、同僚，乃至於敵方交涉的人物，我竟然都在西方法性土上看見了他們。當時的好多人，有些如今有了人身，甚至還有機會步入佛門，在香光大佛寺修行，與阿彌陀佛有甚深的連結，有的以靈的身份在西方法性土靜心坐在自己的蓮花座上。最令我驚訝的是，當初的主公，竟然是今時今日拯救了我還有我們這麼多無量無數的三國、蜀國戰友之人，而且此人已經見性成佛，人稱蘇佛或蘇居士！

這一點，趙子龍深感歡喜讚嘆，當年果然沒有跟錯人。與主公劉備的緣分十分深厚，而且我當時也是一生盡力地為主公分憂解難，二次保護幼主不受傷害或流浪他方，因此獲得了主公對我的全盤信任。這一切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百轉千回了數千年之久，此時竟然在如此殊勝莊嚴的阿彌陀佛和蘇佛的佛國土上親眼

見到了當年的主公，其實便是蘇佛本人。趙子龍不免回憶起了往日的諸多場景。當時的劉備是佛門中人嗎？此時能夠修得如此高，可以見性成佛，度眾生如此任運而為，不計自身種種之人。其實這一件事在當時早已得見蛛絲馬跡。主公可於臨危不亂之態迎接所遇的每一個戰場，此事在子龍心中亦是印象深刻。很多次遇險境而無退路之時，人們以為主公必將臨危逃走，做其他方便的決定，但是沒有想到主公都是以人民百姓為優先，寧願自己受傷也不要置百姓於不顧。這是子龍一生所敬佩的精神。無論主公戰勝與否，是否可以守得住城池或者開疆擴土，這一些在子龍心中本不是最重要的事。主公亦是如此，所見所聞都是百姓是否安康，是否需要主公的保護。

今天，子龍在西方法性土的蓮花台上，看著今日的主公——蘇佛，可以修行有成，可以做到身體的每一個細胞都聽命於自己，跟自己一樣成佛，而可以有千百億化身在中國大陸遼闊的土地

上大舉超度，讓我們這一些留守空間，或各道輪迴的人物重新浮現。子龍對於蘇佛十分欽佩，也知道此時的蘇佛之所以有如此成就，也是宿世積累的大心、大德、大量，此種心包太虛，量周沙界的精神，子龍從一千八百多年前的蜀漢劉主身上，至今日千年之後的西方法性土上的蘇佛身上一一得見。自己曾經跟隨一輩子效力的主公，竟然是佛身再來，是佛菩薩於世間行方便教化眾生的代表。子龍能於空間中出離，來到此地見佛、成佛，亦早已是命運的安排，是因緣具足之時的自然體現。

子龍跟隨君主一生走來秉持著的是「仁義」二字。自己知道曾經為趙雲趙子龍的一生走來，無愧於主，無愧於民，無愧社稷供養，但是並沒有如主公的心寬和心定。子龍一生走來踏實無憂，唯有心中的執念到臨死之時沒有真正放下。尤其在主公離我們而去之後，自己盡力輔助少主劉禪與軍師孔明先生的那一段日子之中，自己的心中確實心繫家國社稷，只是經常為沒有辦法恢復

漢室、自己的理念於主公生前生後沒有辦法獲得實現的事，亦有耿耿於懷的時候。眼看著曹吳二地的軍事與政治勝於我方之時，心中開始沒有了底，憂國憂民亦是難免。這其實與孔明先生的「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巾」亦有相同之處。

子龍到了老年，依然頻頻出戰，只是力不如前。老年之時孔明先生亦是念我為年過七旬的朝中老臣，對我照顧有加。在出征的最後一次之後，我深感自己時日無多，力氣與往昔相比已經沒有辦法上戰場了，於是便退居幕後，最終在身體並無病痛之下安然離世。心中的那一點遺憾和哀傷依然伴隨著我。只是回顧一生，所行所為已是無愧幼時所學之仁義道德之事，自己一生於戰場上亦是從未濫殺無辜，對於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死於床榻之上，而非刀劍之下。此些種種皆是當時不常見之大福，子龍心中感恩、知足。

死後，我的靈魂沒有消亡，而是進入了人們祭祀我的空間之

中。因為這一份執念，我沒有升天，但是也是於世間成為了一方神明，千百年之間一直在中國廣大的山河大地之間做著有利人民之事。我的靈很輕，可以很敏銳地感受到各處所需，尤其中國在我死後的一千七百多年之間，各地發動的戰爭無數。我不喜見濫殺無辜之事的發生，覺得戰事是下策，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對於生命的珍惜和愛護，我作為神明亦是盡力維護著人民百姓，乃至將領、將士的安危，希望以心念的力量幫助將戰事的傷害降到最低。

這樣的日子不知道過了多久，時間過得很快，歷朝歷代更替迅速，多少中國人為著各自的領土、各自的身份地位互相廝殺，皆是為了一己之利。當然，這當中不乏仁人志士的奮起，幫助減緩有害於人民的事，幫助人們生活穩定安康。子龍都是看在眼裡，也會盡力保護這樣的忠義之士。很多跟我一樣的人們，死後我們都處於同一個空間裡，雖然不會互相打交道，但是心領神會亦

是難免，知道各自所職，大家默默守護著中國廣大土地的善與仁。

終於有一天，我們這一批空間之中的仁人志士，在一道很明亮的金光中，被帶到之前所提及的西方法性土。這是另外一個靈性的空間。創始人叫做蘇佛蘇居士，是阿彌陀佛的好學生。跟之前所提一般，子龍驚訝蘇佛是為自己當年主公劉備之餘，亦是慶幸可以有此機會步入佛門，步入修行、提升自己靈性的機會。當年的主公，今日的蘇佛，這一晃過了一、二千年之久了。沒有想到的的是蘇佛的靈性提升得如此迅速。或是本來亦是如此，只是當年的子龍並未察覺，這一切也無需多思了。

今日能夠與阿彌陀佛和蘇佛重新接上線，是子龍心中莫大的安慰和力量。曾經想要實行的一切為國為民之事，此時心中豁然開朗。世間的一切都是因緣和合而成，因緣生而成，因緣滅而散，自己曾經也是茫茫人海中的業力眾生之一，不知道死後的去處，不知道來生所為何事，更不知道宇宙準則、真理、正道為何物

。一生行於正道，行於忠、義與仁，只是老來也會迷茫，因為自己依然是業力漩渦中的一員。

來到了西方法性土，聽著阿彌陀佛和蘇佛的法音流傳，認識了佛，認識了南無阿彌陀佛和西方極樂世界，也知道這是我以後的歸宿，心中安穩、踏實、法喜充滿。日日聞佛音，在佛光的淨化中，沒有幾日便與往昔大不相同，更顯大丈夫莊嚴之相。此時我依然身高八尺，只是心中所思與所念有了提升，有了佛的心、佛的願，以後一定有佛的行。子龍感恩當年主公知遇之恩，更感恩此時刻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的教育之恩、牽引之恩。往後這個靈已是佛門中人，為佛法法脈努力亦是分內之事。

子龍感恩我佛南無阿彌陀佛慈悲，蘇佛慈悲，向佛三叩首。
南無阿彌陀佛

趙雲

三國東吳都督 魯肅（距今約一千八百年）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魯肅：

阿彌陀佛，我是魯肅。其實我只是一介凡夫，然而後人將我與諸葛亮和周瑜齊名，魯肅誠惶誠恐。魯肅一心輔佐周瑜、孫權，一方面是自己謀生之道，一方面也是想在亂世之中揚名立萬。面對天下蒼生的死活，魯肅無顏說自己是個愛護天下蒼生的一軍之長。

進入鬼道的日子以來，魯肅在江東地區飄盪，看透了人間百態，才知道自己當時一心所求的名利與地位，其實沒有意義。中國地區的百姓，普遍有著跟我一樣的心，一心為國，但夾雜著自己出人頭地的私心。自幼喪父的我，更是從小就立志要出人頭地，於是這個亂世給了我大好的機會。我善於洞悉人心與觀察局勢

，我能夠投人所好；面對主公的需求，以及他內心盤算的目標，我都能夠接收到並把它融入長遠的計畫和政策之中。雖然我每次的諫言並沒有表明主公真實的目的，但是主公一眼就能看出我的諫言與他的目的不謀而合，屢次採納之後，我也逐漸獲得重用。我的地位不斷升高，最後做到了一軍之長，盡力地輔佐周瑜、孫權。

這一生因為我的諫言，發動了不少戰爭，也建立了不少盟友。自長坂之戰後，與劉備蜀漢政權更是關係密切，但這也意味著兩國聯手造下了不少殺業，這些魯肅也都參與其中。雖然魯肅不需要在第一線手刃敵軍，然這口業卻是異常的可怖，魯塑向主上諫言幾句，就能夠影響東吳和蜀漢兩國的政策，甚至與曹魏的交戰中更是死傷無數，這些諸多的將士與百姓，不論是我國、盟國或是敵國，都是死傷慘重。這樣的殺業讓魯肅下了地獄受刑，拔舌、切割地獄皆有待過。好在魯肅在世時也曾經諫言要幫助百姓

，畢竟是自己的家鄉與國家，除了天下佈武的那種大局觀之外，對國家內部的生活品質，以及戰爭前線及周圍的百姓、村落、地區等，魯肅在規劃戰爭時也是真心想減少傷害，這使得魯肅在地獄的刑期縮短，很快就刑滿投生鬼道。或許是閻羅王想要我去學習人生在世的意義吧。在戰亂的時代，我四十多歲就死了，並不算長壽，這在當時的人們普遍都是如此。

我在江東發展不到幾年就過世了。在地獄受刑期滿後，我的靈又回到江東，四處飄蕩，看著江東地區的山水景色依舊，但是朝代早已不同，那時北方已是金人統治。南宋的百姓雖然過著相似的日子，但是制度、法則以及文化上已經跟東吳時期有著天壤之別。這令我不禁震撼，原本想要看看東吳帝國的興盛，沒想到東吳早就消失了。

我觀到自己在在地獄八、九百年，時間的流逝令我震驚，在人間我不過四十六年的壽命，卻在地獄過了數百年。我明白這是閻

羅王要我學習的道理。人生在世攻城掠地，造作殺業短短二十餘年，竟然換來幾百年的刑期，而人間地上的成就，可以說是一點痕跡都沒有。最悲慘的是，即便過了八百多年，中國的人民仍處於戰亂之中，南北對抗，此時的帝王也無力真正守護百姓，土地退讓據守南方，皇宮內的歌舞與南北兵線上的生活是兩種極端。這比起東吳帝國時期還要令人感嘆。前方將領的死守邊線，卻得不到後方君王的全力支持，這也是因為成長在兩種極端環境中自然而有的樣貌。

身為一軍之長，我對於戰況須要有全面性的理解，以配合主公的志向，目標一致地發揮，但若是主控者對於前線不清楚，所下的決策則導致傷亡倍增。同樣都活在中國的土地上，魯肅看著朝代更迭，每隔一段時間，北方的政權就會南下進攻，滅掉南方的政權，取而代之，之後又被新的北方政權給滅掉。或許這正是因果如此。魯肅理解到，能令國家源遠流長之治國大法，就是「

和」。以和為貴，是人與人之間的應對進退，然因果上來說，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存活的根本。放諸國與國之間，則是兩國生存之根本。所有國家都應共榮共存，不發動戰爭才是最上之策。今天的大國滅了任何一國，因果上難逃滅國的命運。短則數十年，長則數百年。對於國家來說，戰爭就是滅國之因。

魯肅在江東地區飄蕩了數百年，後來的政權中心轉移到北方，魯肅也自然而然地輾轉往北方，繼續觀察著整個中國的局勢。雖然朝代不同，但是競爭、戰爭已經成為了全中國的共業，中國各朝代的人民相繼而死，而後又出世，繼續著新一輪的競爭與鬥爭。美意時期短暫的穩定之後，又會有新的挑戰。其中根本的原因就是大家不相信因果，不相信戰勝之後就是戰敗。

魯肅現在在西方性土上聽經，對於整個中國的理解又更加透徹。魯肅也更進一步知道，人道的眾生其實都不能作主。為何兩千多年來中國要持續戰爭？為何要參與國際戰爭？這除了共業

，也是群魔控制。蘇佛這次為了將佛法重新注入新中國，認真地開始超度全中國大大小小每個角落，得受益的除了鬼神道眾生之外，最重要的是超度了控制中國人的群魔。他們控制中國可不是一兩千年而已，對於中國人民心性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大家對於競爭與戰爭早就習以為常，強化武力被視為是強國之法。然事實卻是相反，戰爭是滅國之因，這也是中國朝代不斷更迭的原因。魯肅自己從小就好武，掌權時又強調固國強兵，這也是魯肅的性格配合魔眾，最終對江東地區的百姓造成了傷害，所以短短四十六年就因病而亡。回顧起來，也是殺業喚醒累世的冤親，小病而起，爆發成大病，而快速離世。戰亂時代不是被殺就是因殺業而亡，這也是魯肅對於中國人民最大的感嘆。

還好有幸能逢玄德在世，這次不是以帝王的身分通過戰爭護國，而是以大修行者的身分救度萬靈。我與蘇佛也是緣分匪淺，其實佛寺內的四眾都是與蘇佛緣分匪淺，才有機會受到蘇佛的救度。我早早就已經受超度在法性土上，現在能夠有機會接受訪問

，與其探究我不值一提的生平，我更希望中國人民不要重蹈我的覆轍。我是一軍之長，地位雖不及帝王，但是在前線我手擁最大實權，能夠及時發動各種戰略，決定雙方的生死，而自己的結局就是在地獄數百年的刑期，以及鬼道千年的生活，這樣的遭遇，希望中國人要清醒，真正發心學習宇宙準則。現今中國封殺了佛法的傳遞，但是我相信蘇佛會給中國帶來轉變，只有中國人民有心願意從新學習，真正認識競爭戰爭的本質，了解因果，都能夠有所轉變。

「南無阿彌陀佛正住澳洲香光大佛寺」，這不是宗教也不是口號，這是對全中國人民的一個喊話，也是對全中國眾靈的喊話，只要發心跟著佛救全中國，中國就不用飽受共業之苦。魯肅在經歷地獄和鬼道後才有的語重心長之言，希望可以讓中國人清醒幾分。感恩阿彌陀佛和蘇佛救度魯肅並給我機會接受訪問。

南無阿彌陀佛。

魯肅

三國東吳名將 黃蓋 (距今約一千八百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黃蓋：

吾心在江東，踏破千江萬水，為尋得棲身之所，輔佐孫王，只為的一方平定。黃蓋乃一介老臣，亦是忠心武將，吾信王於江東，必是一翻春水長流，能夠平定地方匪亂，給百姓安心。

我出生於臨安旁的小村落，生於戰亂的時代。人民沒有什麼目標，每天過好自己的日子，能學習武藝的，能發揮自己武功長才的就從軍謀取軍職；能夠跟著謀士、謀略家學習的，就跟著學習帶兵、用兵之法。

我在小村落成長，自小就看著各地區的起義軍四起，對於漢朝政權的動盪，可以說是看到最直接的呈現。在這個離皇都偏遠的地區，天高皇帝遠，中央的政策實在難以顧及地方的需求，端

看一方的太守到底是個清官、貪官，或是在亂世中無力發揮的小官。這個動盪的時代，需要有十分的魄力，方能堪受時代的考驗。要能夠照顧得了人民，不僅要在中央無法援助的情況下自力更生，更要安定地方民心，還要抵禦邊境以及平定義勇軍，但其實歸根究底是為了讓人民安生。從基層起家，我知道百姓的基本需求，我很了解平定一方所需要的權衡與謀略。我自知不是大殺四方材料，然而，對於治理地方和平定一方的謀略，我從小就熟稔，因為我就是雙方——被平定與平定，我都曾經隸屬其中。

在參與義勇軍的期間，我遇到了長沙太守孫堅，他也知道地方百姓的生活困苦，也知道無路可走、不知何去何從的困境。他並沒有直接強行武力鎮壓，而是希望透過收編、歸化的方式，給義勇軍的人民一個正式的工作。每個人的俸祿並不高，但總是隸屬於政府的正式民兵，一樣是在平定地方起義。身為民兵的我們，深知各方人民的困苦之處，我們持續採取收編、規劃的方式，

讓大家有個歸宿，也讓願意安定下來、重回安穩生活的人民退出軍隊。隨著人力增長，能夠調度跟運營的彈性增加。

其實，江東地區只要好好經營，是十分富饒的，在不缺糧的情況下，很多起義軍都願意歸化，除了少數想要藉著亂世自立為王的之外，很多都歸化於主公孫堅的麾下。我也是其中之一。從那時起，我便跟著主公孫堅，負責維持江東境內的穩定，從長沙周邊的小城鎮開始管理，也被賦予一點點兵權。當我們到達一定的規模，我開始相信，或許東吳軍真的有機會取代現有的漢室，成為復興中國的政權。我看得出主公孫堅也有這個概念，只可惜主公英年早逝，還沒來得及看見東吳的發展就去世了。我替主公感到可惜，但我沒有停下腳步，我繼續堅守我的職位，因為我看到了希望，那便是少主孫策。他的志向受到主公孫堅以及我們這些臣子和地方百姓的影響，目標十分明確，就是復興中國，以東吳軍的管理方式，肯定可以讓百姓們安居樂業，不需要再有任何

起義。這是身為起義軍，懂得人民的苦，才會知道如何為民著想。

我追隨孫策持續征戰，希望真正能夠實現在江東地區建立一個讓人民安心的帝國。我不知道有生之年是否能夠看到東吳一統中國，但我相信，我可以先為江東地區帶來安定，讓人民安居樂業。這也是我堅定追隨主公和少主們的原因。我跟隨少主四處征戰，也確實如眾所知，於戰中前線殺敵是我的職責，但是我並非是濫殺無辜。我非常清楚，不論敵人為何，皆是人民百姓，大多都是生活困苦，不得已而立於戰場上，大家能夠手握農具，誰會願意手持兵刃？退地殺敵只是權宜之計，因為我深信少主的深謀遠慮以及遠大志向，其實孫家三位主公都是如此。安定是大家唯一的目標，如果不是漢朝末年，倚著孫家的長才，肯定是治理地方的首席太守，肯定可以讓人民衣食無缺。可惜在亂世，沒有平定戰亂之前，治理地方只是空談。

在幫助少主孫策取下江東不久，少主也在戰役中英年早逝了

。這也不意外，在戰亂的時代，四五十歲就是非常高齡的了。我繼續輔佐另一位少主孫權，這位少主也是心繫百姓，希望大家安居樂業，能夠和則和。

與蜀漢結盟其實也是為了加快兩地的和平與百姓的平穩。在與曹魏的對戰中，其實我知道三國都是為了謀求地方的和平，但是彼此的野心並不同，真的要奪取天下成為中國帝王者，就難免要發動更多戰爭。赤壁之役就是其中之一。我至今仍舊猶疑，是否應該使用火攻之法。戰略上來說確實是奇招具有奇效，但死傷無數令我猶疑。面對兇猛的魏軍，沒有奇招，敗陣的將會是我軍，這已經不是平定地方叛亂、流民的規模了，這已經屬於兩國戰爭，並不是可以從容面對、游刃有餘的局面。我一方面對於東吳的勝利感到高興，一方面對於人民的死傷無數亦是感到悔恨。

我在我的軍職上，必須要明確地履行我的職責。我努力地恩威並重，就是希望百姓不要反抗，能夠歸順，就不必流血。我綜觀我的一生，馳騁沙場，為東吳立下不少戰功，真正的戰功就在

每個地區百姓的穩定生活。在晚年，我依然盡力地平定邊境上的蠻亂，盡力地守護這得來不易的穩定。死後我知道我造業無數，但可能是因為心念上並不是全然為了一統霸業，我進入了東吳的旗幟空間，繼續守護著整個東吳的和平和穩定。雖然好景不長，隨著後來的戰亂，東吳滅國了，我十分感慨，但是也無能為力。當最後一面象徵著東吳政權的旗幟被焚燒殆盡，我轉入江東地區的守護靈空間，繼續看護著這片土地上的百姓。

隨著朝代更迭，人民最痛苦的就是在改朝換代的過程，我總是在盡量引導人民和當權者，我並不會偏袒任一方，我一心幫助政權快速轉移，不論最後是何政權當道，快速轉移，減少人民死傷是我的願望。就這樣在空間中一千八百年，真的是戰亂的時間多，和平的時間少。這是中國人民的苦，也是這片土地的共業。就在近日，江東地區一大片金光照下，我知道這是我轉換的契機，作為江東的守護靈，我的靈敏度讓我知道，接下來拯救江東地區的關鍵，就在這片金光當中。我隨著金光來到一片寂靜光

明之地，這是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的香光大佛寺西方法性土。我跟著很多江東地區的眾靈一同來到此地。這裡沒有戰亂，所有的眾靈都心平，能夠得到安定。我立刻就明白了，這就是江東地區能夠讓百姓安居樂業的方法，也是全中國甚至是全世界的安居樂業之法。

我以我的靈敏度在西方法性土上學習，我明白，這樣的安定安心的世界，是透過阿彌陀佛以及唱誦南無阿彌陀佛這句佛號所建構而成的。換言之，任何地方的人民或是眾靈，只要跟著阿彌陀佛唱誦這句名號，就能夠換來安定安心，進入這樣清淨的國土。黃蓋對這樣的方法感到驚訝，但是看到了主公、少主以及多位往昔的好友與有緣之人皆在此處，想必他們已經早我一步發現這個大法。我將繼續學習，期望有朝一日能夠幫助到江東和中國地區的百姓。感恩阿彌陀佛和蘇佛給我這個機會認識大法。

三國戰神 葛忠良（距今約一千八百多年）

訪問 主筆：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戰神葛忠良：

葛忠良萬分感激阿彌陀佛與蘇佛，因為有了這兩尊佛於世間超度眾靈，我才能夠擺脫我原本的命運。

我叫葛忠良，出生於三國時期的江東地區，我們家族歷代以來都是孫家的堅定盟友，也可以說我們就是屬於孫家的家臣。當我剛出生的時候家主乃是孫堅，而當我離世之時，已然是孫權在位。當時的年代戰亂頻繁，民不聊生，整個中國由於沒有一個明主一統天下，百姓長期都在戰亂中度過。但同時這也是一個豪傑輩出的年代，劉玄德、曹孟德以及我們江東的孫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我葛忠良就是當時的一位火頭軍，也就是所謂的炊事軍，是專門給軍中的弟兄們做飯的。不過不要以為火頭軍就

不用打仗了，我們可不是專職的廚師，做飯只是我們的職責之一，而打仗上陣殺敵，那卻是我們的本職，所以葛忠良在當時懷著報效國家的心願，加入了軍隊。

在當時我們江東軍以水戰聞名，意思是說我們這裡的人大多水上功夫好，而且擅長船戰，這在水戰中帶給我們的優勢非常大，因為一個人即使武力卓越，但到了搖晃不穩的船上，能夠發揮出多少的力量，這就考驗著他的水戰功夫。當時葛忠良跟著軍隊經歷大大小小的戰役，看盡了戰爭的殘酷，對於我們為什麼要打仗這件事情，我其實慢慢地已經不太清楚，反而對於戰場的無情以及人命的脆弱，有了非常深的感慨。

我的名聲並不大，這並不是因為我的武力不好，相反地其實我曾經與當時著名的甘興霸在水上交戰過，我甚至能夠在武力上隱隱勝他一籌，我知道在戰爭時代，名聲愈響，死得愈早，更重重要的是這代表著你殺的人、傷害的人一定愈多。我從軍本是為了

報效國家，不是為了要當一名劊子手，所以我才會選擇當一個炊事兵。因為我煮的伙食大家都很中意，所以我成為了了一個炊事軍長，這至少比我去當一個一騎當先的將軍好多了。

當時的中國人跟現在的人比起來，普遍要高大壯碩許多，而我們使用的武器許多都非常重，要擅用這樣的武器，真正要有深厚的內功底子，所以基本上在戰場上看到能夠拿著極重武器的人，就可以判定他是一個武力強絕之輩，不然他必然不敢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使用這樣的武器，因為若是不能如臂驅使，像是使用自己的手腳一般靈活運用手中的武器，那只有死路一條。

在當時我拿的武器是我們家族特製的一種武器——一把大型的刀，遠看有點像是一把大型的菜刀。其實它還真是一把菜刀，因為我們家族的傳承中其中一項就是做藥，將虎狼等獸做成藥酒，以助我們強壯體格，鍛鍊武術，效果非常好，父親說當我們要奪走這些動物的生命時，拿著這把大菜刀，就是表達我們對食物

的尊敬心，告訴他們我們是為了生存而必須奪走他們的生命，所以這把大菜刀算是我們家族在製作藥酒的時候專門使用的刀具。

加入軍隊之後，我秉持著一樣的概念，在心中告訴自己，自己手下奪走的每一條生命，都是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讓中華大地上的人民在未來能夠過上更好的日子，所以我選擇帶上這把大菜刀，提醒自己應當對於生命要記得尊重，更要懂得敬畏。

我之所以能夠成為戰神，是因為有一次江東大軍遇上了曹操的大軍時，放了一把大火，可是不知道為什麼當時好像有許多百姓混在曹軍之中，我知道其中可能有什麼誤會，結果發現好像當時有一批難民正接受曹軍的庇護，要轉移到曹軍統管的城池中，我不願傷害無辜，但是我一個火頭軍也沒有什麼權力，講話大伙也不見得會聽，於是我偷偷動了一點手腳，讓這些百姓和曹軍能夠逃離我們江東大軍的包圍，事後我被人發現是我做的手腳，結果就這樣被死以極刑。

死後我成為了戰神，這個戰神並不是說要讓戰爭發展愈激烈，而是說我會幫助提醒人們，到底自己是為了什麼而戰？對於人類而言，尤其在中國這片大地，戰爭實在太過頻繁，我沒有辦法對其做什麼改變，我能做的就是幫助良善之輩，不要忘記了當初踏上戰場的初衷。所以，說得更簡單就是，我不過是喚醒他們心中的善念，以此來減少一些傷亡。

成為戰神一千多年後，我有幸蒙受蘇佛超度入西方法性土，在西方法性土這片光明的世界中，聽經聞法後我才明白人生的意義應該在於修行，成就者能夠自己解脫，也能夠幫助自己的有緣眾靈解脫，這是真正有價值之事，希望葛忠良有招一日再得人身，也能像蘇佛一樣成就佛道，救度無邊苦眾生。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戰神葛忠良

三國戰士 賀寶南（距今約一千八百多年）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賀寶南：

今日，賀寶南已經坐在西方法性土的蓮花座上好幾天了。從一開始的混亂到如今的漸漸清明，賀寶南對於自己二千多年的命運，與中國大地有著不可分割的連結，這麼一段生命體悟實在很深。今時今日如果不是阿彌陀佛和蘇佛的大慈心救拔我們這麼多的孤魂，我們再一次清明的時候說不定是下一次地球的成住壞空之時。賀寶南感恩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這樣的機會求之不得，所以我相信自己有這個福報跟著佛，就要發揮最大，真正地清醒過來，才能夠隨佛幫助無量無邊的苦眾生。

我叫做賀寶南，寶物的寶，南方的南。我來自很淳樸的農村家庭，卻在小時候遇上了劉邦及項羽交鋒之時，迷迷糊糊地成為

了代表家中招入軍隊的男丁。我不想父親和兄長遇上危難，也覺得自己的生命不如他人重要，於是便自告奮勇地加入了當時項羽所帶領的軍隊，開始過著從軍的生活。當我還沒有真正適應軍中生活之時，便得知項羽已經烏江自刎了，而劉邦已經開啓了新的時代——西漢王朝正式開啓。

我作為新進的戰敗軍，沒有他路可尋，便自然而然選擇了投降西漢王朝，開始了自己作為軍人的一生。劉邦一向十分愛惜人才，所以隸屬於他的將領們大多繼承了他的作風，對於軍中大小人物的安排和提拔也是可以做到盡善盡美。我的角色無論是作為前線人員或者是後勤人員，我都是勤勤懇懇地不敢怠慢。因為家風淳樸、單純，我自幼就不太懂得官場上的話語，就是一個大老實人，大家對我也是照顧有加，於是我並沒有多餘的奢求，只希望新的朝代可以長長久久，無論誰是上位者，最重要的便是可以讓國家穩定、人民過著居有定所的日子，我在當時便是如此之心。

，也不管他人如何評價，我只是憨憨地知道一定要以人民百姓為優先。

沒想到如此憨厚個性的我，竟然可以一路節節高升，後來竟然還達到了一方將領之職，也曾經親自為漢高祖劉邦上呈自己的建議而被接受。漸漸地我成為了眾多將士眼中的好領導，這樣的轉變讓我措手不及，但也是直直地為著人民做事，為著自己所認為的以百姓為主而做事。這一段人生，一直到年老之時，我都覺得是死而無憾，很安心地離去。死後，我成為將軍府上的一個長矛，就好像自己的心一直都在這裡，沒有辦法離去，沒有辦法抽離。

此時的我還叫做賀寶南嗎？我不知道，我沒有辦法清明起來，就這樣在這個長矛裡待了三百多年的時間。這段時間我依著自己往日的心念，繼續想著如何把自己長矛的生命發揮最大。我不想要傷害生命，所以每一次我被將士們帶著出征的時候，我都會

默默地希望我所接觸到的人們可以不要被我的主人殺死，而我有意把自己變得很鈍，就不會對人們造成太大的傷害。換句話說，我不是一把利刀。這樣的念頭是好的，其餘的便沒有什麼太多想法了。

原來，就是這一念善，讓我重新獲得投胎作人的機會。就在三百多年的長矛生命快要結束之時，我被曹操的軍隊帶走了，那一次他們的大軍在官渡之戰把袁紹大軍擊敗後，一統北方大地，我這個長矛不知為何就成為了軍隊裡人們爭相觀看的戰利品，至於當初我如何輾轉落入袁紹大軍的手中，我便不得而知。這一些都不重要了，就在我的心最後一次發出善念之時，我便獲得了人身，出身於當時曹操境內的北方小鎮。這一世我的名字叫做林又喜。

但是，我志在恢復漢氏王朝，在我還是孩子的時候，便有了如此的想法，於是便在我開始獨立生活之時，開始游走於南方一

代，想要找到能夠效力的主公。其實，一切也都很明朗，我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劉備的軍隊，想要為能夠恢復漢氏王朝的劉氏後代效力。這一次的我，還是跟以往的心念相似，想要保護一方人民，於是在當時的荊州落了腳，加入了守衛荊州的一方小兵。我視荊州人民為我的兄弟姐妹，一直戰戰兢兢地守著這座劉備的根據地。荊州自古易守難攻，所以守城對我們來說，如果不是遇上大勢力的到來，其實也不會是太難的事情。可惜的是，後來荊州還是失守了，也就是在我的二主公關羽手上的一次失誤而導致了荊州失守。我的生命也在那一次的戰役中落入了黃土之中，也就是戰敗而亡的意思。這一段生命我就不多加描述了。生命就是如此，我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我依然想要保護一方人民，只是很快又被帶走了生命。

再次失去人身，我依然留守於荊州城門，雖然荊州已經易主，但是我的靈魂還是心繫著荊州的人民百姓，於是一直留在這裡

。我對於一城之主是誰並沒有太多的感受，只要是能夠為民做事，荊州人民可以過上好日子，那就是我的期盼。我一直待在這片土地的空間裡，這一次我很安然地守護在這裡，就再也沒有離開過。

大約又過了近二千年，我依然在荊州的一處牆角內待著，看著來來去去的人們和時過境遷的狀態，我沒有太多的想法，卻在一次金光遍照之下，我開始活了過來。我們這裡有一道光照著我們，第一次被照到的時候，我聽到了光中有「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聲，那是不曾聽過的最為好聽的音樂。但是那一次我的靈還沒有什麼動作，我只知道這道光一定是善的、好的，也是我所向往的。於是，等到第二次有金光再次出現的時候，我就把握住機會，開始大聲地念起「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還帶動身邊的靈跟我一樣這樣念著。

下一個瞬間，我的靈忽然被抽離了，來到了一個蓮花遍地的

世界，我一下子知道了這是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的世界，叫做西方法性土，是一個佛國土。我從來沒有認識過佛，但我知道寺廟裡供奉的就是佛，所以我很敬仰佛，於是端坐在蓮花座上靜靜地聽著「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聲還有蘇佛的講經說法。我跟著這裡的眾生們，好多好多我們荊州來的荊州幽靈、荊州兵士將領，都跟我一樣，在這邊從一開始的懵懂不安，到後來的豁然開朗。我們這才知道人生到死不是只有當個漂泊的靈那麼簡單而已，還可以來到這麼美好的佛國土跟著佛學習、修行。這是我們想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我們愈聽愈法喜，愈來愈明白道理，一個個都開始大聲地念起了佛號。這一幕好感動，我們看著大中國地區還有很多亡靈沒有得到救度，同時看到蘇佛的千百億化身已經超度了數之不盡的亡靈，這樣的景象讓我們各個目瞪口呆，知道這樣遇佛的機會不容易，於是格外珍惜。我想跟廣大的中國人民同胞們說，南無阿彌陀佛真的來到世間了，就在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的香光

大佛寺。我們國家沒有這個福報讓佛來正住，也沒能留住真正的佛法教育。但是大家不要氣餒，這是此時的因緣，不代表永遠都是如此的局面。希望大家能夠好好地跟著佛走，相信佛，也相信我們自己可以自力起來，為弘揚正法努力。這才是真正救人的事。

中國人崇拜英雄豪傑，仁人志士，信佛者卻寥寥無幾。大家不知這一切都是短暫的善因緣結合而成，不妨看看佛法的教育，那才是真正可以幫助我們脫離生死苦海的正法，不是短暫生命的所為可以相比的。佛法的教育是建立在中國傳統的美德之上，是圓滿人生的教育，可以幫助我們知道生從何處來，死往何處去，這樣的大智慧，還是等待大家一起來開發，為中國人開一條不死之門，我想，這是我這一個新來到西方法性土的佛子可以給大家的小小訊息。

南無阿彌陀佛

賀寶南

魏朝 長勝將軍 神槍薛明義（距今約一千七百年）

訪問 主筆：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薛明義：

阿彌陀佛，進來西方法性土已經有八年的時間了。當時的我叫做薛禮，也可以叫我薛明義，乃是魏朝年間的一名武將，我擅長使用的乃是長槍，一身本事都在這把長槍上。俗話說，練槍練到極致，槍能通神，說的是槍術出神入化之輩，其精氣神已經與手中之槍融為一體，這樣的境界是薛明義所嚮往，但卻從來沒有達到過的。當時的年代風雨飄零，戰亂不斷，薛明義作為一名長勝將軍，手下沾染了不少的鮮血，在戰場上我可以說縱橫無敵，建立了非常顯赫的名聲，許多敵人一聽到我的名聲，還沒交手就已經起了退卻之心，由於一時間太過順遂，我有點得意忘形，慢

慢忘卻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終於有一天吃了一場大敗仗，結果我方軍隊居然全軍覆沒，而我則是在眾人的護衛之下，拼死逃生。

大雨西哩嘩啦一直下，我用僅剩的雙手及左腿的力量，一點點往前走，我知道前方不遠處就有一間關公廟，只要到了那裡，我就有一線生機，歷經千辛萬苦，我終於來到這間廟中。這是在山西地區非常有名、香火鼎盛的一間廟，信奉的是關羽關老爺子，因為當時關老爺子幫助了許多山西的百姓，所以他們感念關老爺子的恩德，為他建了一間廟，並尊稱關老爺子為關公。

每當薛明義到這間廟上香時，都默默發願，有朝一日我也要像關老爺子一樣，做一個義薄雲天的大丈夫，這是薛明義對同為武人的關雲長關老爺子，自然而然發自內心的敬佩之心，同時也是提醒自己，莫要辜負了自己的一身功夫，若無「武德」，自己也只是一介莽夫，若能像關老爺子一樣，兼具超絕之武力以及

高尚之「武德」，那方能真正將一身功夫用在正道。薛明義看著關公的雕像，心想我若是能度過這一劫，必要改頭換面，當一個為國為民的大丈夫。

在關公廟中避難，我把自已藏得很好，我意外地發現這間關公廟中居然有一間密室，我在裡面發現了許多黃金和珍寶，更重要的是我發現了一本兵書，裡面詳細記載了各種兵法的運用，我非常驚喜，在這間密室中我逃過了追兵的追殺，更學習了許多兵法的運用，因此而彌補了我在兵法上的缺陷，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位軍中好友來到這間廟裡追查我的下落，我才終於回歸朝廷。

由於這次的慘敗，本來我會被陛下賜死，但是由於好友力保，以及我下了軍令狀，表示如果接下來的戰役我不能連贏三場，我就自願人頭落地。陛下被我的信心及決心所感動，決定再給我一次機會，讓我擔任軍中的統帥，至此之後薛明義再也不敢有一絲一毫的傲慢，任何戰事皆是小心以赴，並且全力以赴。更重要

的是，我開始明白勝敗乃兵家常事，對於人生際遇的無常，我有更深的體會，我將我在關公廟中找到的黃金與珍寶全部拿去幫助受戰事影響的難民、受到戰事牽連的人們。當時的環境如果直接發送黃金及珍寶，可能會引起人們的搶奪，所以我將全部的黃金和珍寶變換成生活的必需品及物資，又或者糧食，就是為了希望給這些人實際上的幫助，慢慢地許多人都知道有一位薛將軍心地非常好，會幫助戰爭的難民重建家園。我的心中對於這些名聲並不在意，只希望可以為這些苦難的人們多付出一點，這是我在關公廟中悟出的道理：「只有懂得幫助弱小的人，才是真正的強大。」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今天我救了他們，或許他日就是他們救了我，這是當時的我深信的道理。

當時在關公廟中找到的黃金和珍寶非常多，我除了拿來救濟難民之外，將很大一部分拿來作為，因我帶軍不力而全數陣亡的、跟隨我的士兵們的體恤金。這是一筆龐大的數量，我全部給了

他們的家人，親自一家一家上前跪在他們的門前，給他們磕頭，我不敢多說什麼，因為我知道我的出現對他們代表著巨大的傷害，讓他們回憶起親人逝世的痛苦，對他們每個人我都只有一句話：「對不起，請收下這些錢。」如果他們不接受，我就一直磕頭直到他們願意接受這些錢財，這是當時的我唯一能做的，對於這些將士的犧牲，我很愧疚，我知道這是我必須承擔的責任。

奇妙的是我多年來沒有進步的槍術，居然由於那一場慘痛的敗仗，而有了鬆動的跡象，隨著我幫助愈多的戰爭難民，我居然達到了槍術通神的境界，長槍真正宛如我身體的延伸，我很難形容這種境界，我只知道過往覺得難以戰勝的對手，當我突破之後，都能夠輕易地戰勝他們，而這一年我已經五十歲了。

我決定要歸隱下鄉，也就是卸甲還鄉，因為我明白了原來其實人最大的障礙在於自己的執著，過往由於我執著於要發揮自己的一身武力，所以反而遲遲不能突破，而當我不再執著於勝負，

不再想著要贏、要打勝仗，而是反過來想著該如何保存更多人的性命，怎麼樣讓戰爭的影響降到最低，又或者怎麼樣讓將士們的生活得到改善等等，我反而突破了，結果薛明義忙忙碌碌一輩子，征戰沙場無數，手中拿的是染血的武器，到頭來卻只學會了「放下屠刀」這件事，這是不是很好笑？至少當時薛禮領悟到這個道理時，可是大笑了好久好久，笑得我自己都流淚了。

死後我成為了一把槍，凡是拿到我這把槍的人，都會多出一分憐憫慈悲之心，許多人由於這一分慈悲之心，而少造了許多殺業，我在槍中有將近一千七百年的時間。有一天，一位少年拿著我正在練槍，雖然到了近代槍術已經式微，但還是有一些地區的人會在上面下功夫。我看到天上出現了好大的金光，那是蘇佛的法身，當然不只一個，而是無數無數的法身，整個天際都是金色的佛光，像是一張大網往下蓋住，我因此而脫離了槍的空間，非常的歡喜，因為金光注照在我的身上，讓我感覺非常舒服，就這

樣我被送進了西方法性土。

在西方法性土我的靈性一天比一天清醒、明亮，這裡真的是美好的祥和世界，對於過往發生的事情我在這裡能看得清楚，對於現在世界上發生的事我也能看到，薛明義就這樣在法性土上一天一天聽經聞法，淨化自己的靈性，每天都開心地念著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八年前的蘇佛，可跟現在不太一樣，那時候還是黑頭髮，而現在雖然變成是白頭髮了，但卻是更顯魄力及慈悲，或許這也是為什麼阿彌陀佛要讓蘇佛留白頭髮的原因吧。的確許多人看見白頭髮的蘇佛，更能夠被攝受，這一切都是為了眾生。蘇佛真的是阿彌陀佛的好學生，當我剛被救起的時候，蘇佛還是在香光室，現在不一樣啦，變成在澳洲的香光大佛寺，而且發展得還很好，有阿彌陀佛正住的道場真的不同凡響，這片土地全都沐浴在金色的佛光中，而二六時中於我們靈界所見，阿彌陀佛都大放光明，

哇，真的是太殊勝了。

對薛禮而言，變化最大的還是蘇佛的功夫。以前蘇佛超度我們的時候，雖然也是千百億化身，但是那時候還沒有使用十二道光；而且好像觀想的功夫也變得更厲害了，現在在西方性土我看到蘇佛使用十二道光，來回覆蓋著整片中國，就這麼一瞬間中國就被蘇佛無量無邊的法身蓋住，這的確是讓人難以想像的畫面，太壯觀了，金光不停地照耀在天際，無量無邊的眾靈在佛光中被接引進入西方法性土，就像蘇佛講的，就像是「倒水」，不，應該說像是海嘯，得救的眾靈就像一波一波的海浪湧入西方法性土。除此之外，現在的蘇佛超度的範圍和深度也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八年前的時候頂多只到銀河系，現在蘇佛超度的範圍卻是涵蓋了整個地球、宇宙、銀河系、天外天、邪魔外道、異類天，乃至於法界的深度空間，更別說超度的對象從一開始的千年萬年的地球魔眾，變成到如今有億兆年魔齡的魔眾。這種進步的速度

實在是令人驚嘆。

現在整個中國大陸可以說是處於末法時代，這令薛明義感到惋惜，我在西方法性土上看得清楚，只有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的香光大佛寺，才能救整個中國人民。以現代人來講，對於倫理道德的認識，跟當初薛明義的年代相比，已經淡薄了太多，但是看看當初的薛明義，也是在槍中過了一千七百年，才幸運地被阿彌陀佛和蘇佛救起，那麼現在的中國人民，在死後大部分又該往何處去？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這一切的解答就在澳洲香光大佛寺。

如果還能重獲人身，我一定不再搞身體，這是我在法性土聽蘇佛講經學到的，像是當初的薛明義學了一身高強的槍術，於輪迴中又能如何？只能隨業力流轉，現在才知道真的是不能作主，薛明義在法性土發願，要像蘇佛一樣，當一個真正的大丈夫，自己能夠作主，然後也要教人們能夠作主。而一個能夠作主的人，

可以救無量無邊的眾生，因為這樣的人不會被體內的眾靈或者外來的魔眾控制，可以做到不老、不病、靈性不死，而香光大佛寺的蘇佛就如是，有緣的中國人應該要來此地求法，看一看什麼是真正的佛法。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才有今日我於西方法性土，有機會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免於輪迴之苦。

南無阿彌陀佛

薛明義

東晉書法家及大將軍 王羲之（距今約一千七百年）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八日

王羲之：

我是書法家王羲之。大家對我的認識，好像僅僅局限於書法的造詣上。而大家從來不知道，其實我也是東晉的大將軍。但不得不說，我在書法上的喜好還有成就，遠遠大於其他方面的成就。世人給我太多美好的稱號，甚至一度封我為「書聖」，說我寫的字是天下第一。這是我愧不敢當的。我王羲之一向是一個瀟灑、不拘小節的人，也沒有為自己的成就有什麼樣子的追求。這一切真是我從小到大的興趣還有愛好。我喜愛書法這件事情，應該是從我很小的時候便開始萌芽了。我可以為書法寫字一筆一畫而瘋狂。有時候停不下來，不想吃東西，就是為了把手上的字寫完

。小時候天天面對筆墨紙硯的日子，其實如今想起來，我好像把自己完全寄託在寫字的精神世界裡面。

我出生的那個年代，其實是中國大地處於戰亂分裂的年代。小時候我也曾經很害怕死亡。眼看著我們家族還有整個國家漸漸地衰落，乃至於之後大家直接往南方遷徙，而北方則淪入了外敵的手中。這就是著名的南北朝時期。我們所在的南方，也就是當時的東晉王朝。小時候我親眼目睹了太多悲歡離合的故事，知道我們家雖然是一個家族顯赫、可以說非常有錢的人家，世代為官，但我對於官場上的種種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愛好，我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身在我的書法作品裡，其實也是一種對於社會上混亂不安的逃避。但我個性天生非常樂觀瀟灑，轉換能力也非常快。遇到不順的地方，我就換個地方轉移，讓自己過得好一些，那就夠了。也因為家裡實在讓我過著太優渥的日子，乃至於我並沒有太深刻地知道人民的苦、國家的苦。我只是在為自己所感受到的

家族的苦而難過，或者說是逃避。

西方法性土最近好像迎來了很多中國五千年以來的種種歷史人物。這一些人都是因為有人間這位蘇佛的大發心，承蒙南無阿彌陀佛來到人間進行超度，才有機會被超度到西方法性土上這個美好的世界。我王羲之就是其中之一。眼看著西方法性土上的名人們，個個都是有名的皇帝、丞相、大將軍，個個都是英雄豪傑之類的人物。而我王羲之是一名書法家，跟大家似乎是有點格格不入，哈哈！沒想到佛的心是如此平等。不管我們以前造了什麼樣的業，或者是什麼樣子的人，只要佛看到你，你還願意求解脫離苦的話，那麼偉大的南無阿彌陀佛一定展開雙臂迎接你歸來。因為救一個佛是一個佛，佛就是如此地慈心悲願，不會對我們眾生有任何的分別之心。

來到西方法性土以後，我也是一直努力地在聽著蘇佛的講經說法，我知道這是真正的寶貴財富，想把它好好地聽、好好地學

起來。我才驚覺蘇佛一直在強調，他牽引中國大陸的亡靈們進入西方法性土，其實也是這一些名人們自己本身存有善性善念，才會獲得這樣的機會。王羲之回顧自己的一生，並不覺得自己是什麼大善人，但是總有那麼一兩件事情，值得我提出來給大家知道。

我王羲之雖然早年到中年一直過著非常富裕的生活，家裡家族顯赫，導致我不知道苦。但是有一點，雖然我本身不知道人民的苦從何來、如何苦，但是我知道要幫助人們解苦。所以說在我的範圍內，只要發現有好事可以做、有善事可以幫助我所管轄的子民和士兵的話，我都會毫不猶豫地直接衝去，不問後果。我知道蘇佛一直在強調「無我無私」的重要性，那在這方面，我也可以把自己完全放下去幫助他人。有好幾次為了幫助沒有飯吃的百姓，為了濟貧，想要幫助他們臨時解脫當時的困境，我也會用盡力氣為他們爭取糧食的發放等等，雖然這些事情讓上級對我多有不滿，但是我也從來不放在心上。

其實在那個戰亂頻繁的年代裡，許多人都因為生活的不安，而激發了他們內心的慈憫之心，或者是激發了他們各種才能上的突出表現。這也是那個時代造成的人的個性；還有興趣愛好的動向，也是因為這樣子的背景長大，我雖然貴為將軍，職位很高，但我並沒有任何想要侵略他人地方的心，可以說我沒有什麼野心、侵略的心。

我知道自己所得到的官職、還有地位，很大部分雖然是因為自己的才能也不錯，但很大部分其實是因為自己的家族在當時地位很高。所以名門望族的兒子們，個個如果才能不錯的話，其實要獲得一官半職也是非常輕而易舉的事情。我便是在這種大時代之下謀得了一官半職，而後步步高升，直到官至大將軍的職位。不論是從軍打仗還是進行文書工作，我不會忘記經常寫寫書法，來調劑一下自己心中的壓力，或者是繁忙公務的勞累之心吧。

我覺得自己的一生其實過得非常平凡，除了家族地位比較高

、自己的才能也不錯，發揮得很好以外，也因為這樣子當上了大將軍，為國為民做事。雖然沒有什麼顯赫的戰績，也沒有什麼特別值得後人景仰的精神，我就是做著我喜歡做的事情，瀟灑地過了一輩子。當然這中間我也非常努力地練字，無論是在任何方面的成就，我也是經過一番刻骨銘心的努力。只不過家族的環境如此，我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到了五十幾歲的時候，我開始覺得官場生活無趣，也不喜歡與人在官場上有任何明爭暗鬥的情形發生。我喜歡過著埋沒在自己興趣愛好裡的生活，於是選擇了提前辭官，過著歸隱的日子。如今在西方性土上聽經聞法了好一段時間，才知道回顧當時的自己，其實這時候自己所謂的「自私的心」已經冒出來。雖然自己各方面都有能力可以為國家效力，但我選擇了自己隱身享受晚年的生活，想過著自己的好日子。這樣的私心，在晚年萌發以後，雖然辭去了官職，以為可以安享晚年，但沒想到就此開

始生了重病，一病不起。我在五十九歲的時候就斷氣了。

晚年的時候，自己也開始貪生怕死了起來。雖然我的精神世界中有非常豐富的興趣愛好在支撐著我的生活，但是我的內心還是極度空虛的。因為我知道自己沒有盡到自己最大的力量為國家、為人民，雖然我是一個好官、是個好將軍，但是因為從小到大養成的慣性，也就是不懂得人間疾苦、比較照顧自己個人感受的這麼一個慣性，讓我後來在辭官以後，才會開始生病了起來。

此時的我竟然還開始迷戀仙丹，認為靠仙丹可以過長生不老的日子，於是在生病的時候開始琢磨這件事情。但是一點作用都沒有，反而加重了我病情的惡化。我看著世人對我的描述，其實一點都不錯，大家把我看得其實蠻透的，也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沒有什麼隱藏自己的心吧。所有的所思所想，都在筆墨行間透露無遺，也在我行事作風裡展現無遺。大家對王羲之的認識就是如此。

只是沒有學佛、沒有佛法教育的話，大家不免也會跟王羲之走上一樣的路，那就是比較照顧自己個人的喜好興趣，而沒有把家國天下完全地放在心裡頭。這一半公一半私的心，放在一起，那還是私心，不是真正純然為眾生服務的心。

這一切的領悟是真的很不可思議，也是我如今離開人間這麼多年以後，真正遇上了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所說的佛法，才知道自己以前的心性。人們眼中的瀟灑自如、不拘小節，聽起來很好聽，但是這並不是一顆真心。如今回首這一切也沒有所謂的遺憾，當時的因緣是如此，我的業力是如此。

因此，我在病逝了以後，便開始了在鬼道中的日子。沒有造下太大的惡業，不至於到地獄受報，但是自己這一份貪和私有、私心，讓我在鬼道裡也過著苦哈哈的日子。所謂的苦哈哈就是，我在鬼道裡，其實還是一副跟生前一樣生病、痛苦難當的日子。在鬼道裡我沒有身體，但是我的靈是處於這麼一個狀態，一直沒

有好轉起來，反反覆覆、迷迷糊糊地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在鬼道大概受報了至少一千年吧？我記得確實是有這麼久。

然後我又回到了人間。回到人間以後，我發現我這個靈好像無論飄到哪裡都沒有什麼作用。我可以在任何物品裡面待著，也可以跳出每個物品的框框，到處遊蕩、居無定所地過著一個飄蕩的靈魂的日子。當然，我生前的執著讓我一直停留在筆墨紙硯之間的空間裡，沒有真正的出離。就像我生前沒事的時候，腦子裡一直想著的就是每一個字的每一筆、每一畫、輕重緩急，該如何下筆，我最在意的這些事情，後來就成為了我在毛筆裡度過靈性生命的長長一段時間。

這樣反反覆覆的日子，一點方向都沒有。但是我有一個好處就是，對於我這一支毛筆所寫下來的字，我會非常在意這個字所表達的意思是否是良善。如果是好的話、為人民好的話，我就會讓這個字寫得很好看；如果這個字是對人有不利不善的、害人的

字，我就會讓主人連握好筆、好好寫字都不行，甚至把他的字給搞砸了，也沒辦法傳出去給別人看。

我當時以為自己就是調皮吧，但其實原來是我的這一份善念，讓我後來才有了被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牽引到西方法性土的機會。在這個地方，我已經待了好幾天的時間。從這邊看人間，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知道這麼多困在空間裡的亡靈們，就跟我一樣有著很多自己的執著、興趣愛好等等，讓大家都困鎖在各自的空間裡，沒辦法出來。

如果不是今天蘇佛帶著南無阿彌陀佛及其十二道光，大舉進入我大中華地區來進行超度的話，其實我也沒有辦法從毛筆的空間裡出來吧。我說過，我可以在空間裡自由活動，我確實可以從毛筆的空間出來，但是沒有辦法脫離這樣的在空間裡頭生活的狀態。

如今到了西方法性土以後，我的心才真正地安定下來。漂泊

了一千七百多年的生命，此時畫下了終點。心安心平、心中法喜地念佛和聽經聞法，是我從今往後要做的事情。認識我王羲之的人非常多，但是未必知道我也曾經為了自己所喜歡做的事情，而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樣的事情看起來好像很平常，但其實每個人都逃不了生老病死，逃不了輪迴業力。我作為一個念頭還算是善良的人，沒有什麼惡念，只是為了自己一生的喜好，依然還要輾轉受苦。

可想而知，沒有佛法的教育，人民只能淪陷。這世界上的風氣也將會隨著世風日下而被帶偏了，沒有辦法好轉起來。隨著我對於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所教導的佛法愈來愈了解之後，也就是對於宇宙準則、真理、正道有更深刻的認識之後，我才真正體會到佛法的奧妙，還有佛法是科技中的科技的這個道理，王羲之敬佩佛看待世人可以看得如此透徹明亮，也可以知道我們前因後果的故事。這件事情實在是太令人心生欽佩了。如今我也好好地、

安心地跟隨佛一起修行，就在西方法性土，哪裡都不去了。

南無阿彌陀佛

王羲之

東晉田園詩人 陶淵明（距今約一千七百多年）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九日

陶淵明：

時間恍如昨日，一千七百多年，一眨眼就這麼過去了。我竟然當了一千七百年的酒鬼，這是真實的嗎？陶淵明不敢相信，也不想承認自己短暫的一生，竟然伴隨著這麼長時間當鬼的日子。

原來，佛法說的「因果輪迴」這件事是真實存在的。陶淵明並不是個學佛之人，只是明白佛法所闡述的，是解脫一切痛苦根源的道理。陶淵明當年的一生過的是苦中有樂、樂中有苦的生活。但確實沒想到，死後我的靈竟然留在了自己平時最愛喝的酒空間裡面，無有出期。

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的文人騷客，誰人不喜愛喝酒呢？好像沒

有。我陶淵明一生就是與詩為伴，與酒為伍。我覺得這是世人看起來很羨慕的灑脫生活，但其實世人也許不知道，我還是一個三餐不繼的人。有時候我甚至窮苦到必須依靠他人的資助，才能活下去。就算再窮，我還是堅持喝酒，或是自己釀酒，或是靠著朋友的資助喝酒。當然，後來我娶妻生子以後，家中孩子甚多，我也會有些時候不得不從事一些官職，以養家糊口。我們祖輩是大官人家，但是到了父親這一代就家道中落了。我對於官場一向沒有興趣，更不擅長應對人際關係、周旋人情世故，實在難以堅持下去。

哈哈，在西方法性土上的我，突然浮現了「個性」這兩個字。難道這樣子的自己也是一種個性嗎？是的。如果一個人有太多的喜好或厭惡的事情，那就是一種個性、一種習氣。我喜歡這個、我不喜歡那個，說到底就是沒有辦法捨下自己的執著而已，又有什麼可以值得清高的呢？

陶淵明今天在酒的空間裡，很幸運地在蘇佛帶著南無阿彌陀佛及其十二道光進行超度的時候，被救了起來。那時我處於一個餐館櫃檯上擺放的一瓶酒裡面，突然看到這個餐廳、還有這個餐廳周圍很大片的空間中出現了滿滿的金光，看不到盡頭的金光。我被這一片金光照到了，拼命地從酒瓶子裡擠了出來，剛好趕上了進入西方法性土。

這個地方有什麼特別呢？這是個有佛的地方！是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接引我們這些滿滿的靈到來的地方。陶淵明看著自己往日過著的酒鬼生活，沒想到今日可以來到這麼殊勝美好的世界，這個世界比我當年寫的那篇《桃花源記》裡描述的理想世界，要更加地理想、更加地美好不止上千萬倍啊！

很多人都是因為《桃花源記》而認識了陶淵明這個人，也認為這篇文章就是當年我內心的寫照。這是不是真實的呢？我想這其中有一半是的吧。寫下《桃花源記》的時候，我的內心世界其

實並沒有外人想像的那麼豐富。如果要我如今回顧這一段往事，說實話，《桃花源記》不過是我喝了大醉之後，在醉酒中進入了某一個奇幻的空間裡，而後寫下的一篇文章。空間裡的世界呈現的便是我平日的執著和幻想，或是對某一種理想狀態的喜愛。當然，我當時也是甚為好奇，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心境和靈感，讓我可以寫得如此動人，或許是我靈魂深處的一些真實寫照吧！對，就是如此。我覺得我所寫的，就好像佛門中所說的「阿賴耶識」裡面所種下的東西。這些東西平日沒有地方可以發揮，有時無端地冒出來，便成為了我平時寫作的素材，我想《桃花源記》就是一個例子。因此，這篇文章也就順其自然地被保留下來，流傳至今。

我經常當官沒有多久便又辭官回家種田，這件事情眾所皆知。但是真正與我深交、願意來與我喝喝小酒的老友，也沒有幾個。因此除了家人以外，我並沒有太多的社交。生活過得平淡無奇。

，這絕不是因為我追求一個人清靜安寧的生活、不喜歡外界的干擾，而是我自己很多時候都過得窮困潦倒，以至於把身邊的人都給嚇跑了。但我並不會過於感傷，人來人往、緣聚緣散，我早就看淡了。

我一生當官，大概四五次吧。每一次當官，我都很快地草草結束，回到隱居的日子；不久後又被提拔起來，然後過不久又辭官，總是沒有辦法讓我在一個地方久留。說到這個，其實也是自己的性格所造成的困境。

大家都知道「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這典故吧。就是我不怕權貴，不喜歡與官場上的人有任何勾結或者不當的往來，或者也不喜歡阿諛奉承。這一點我自認為個性比較孤傲、也比較正直。是好事也是壞事。只是當我真正開始跟隨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學佛，聽經聞法之後，才知道自己存在著很多個性，就比如自己「不為五斗米折腰」，其實，不過是沒有辦法放下面子，或是為

了自己所謂的尊嚴，沒有辦法看別人的眼色、受別人的氣，諸如此類的等等，正是體現了我內心極度不安、極度渴望肯定，卻也沒有辦法得到的心境。於是我轉向其他方面來獲得心中的安慰，把這一份心轉到我的興趣愛好上。

我的興趣除了喝酒還有作詩，相信大家對陶淵明的詩一點不陌生吧，大家總會記得「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帶月荷鋤歸」，種種的詩都寫得非常清新自然，與當時朝代人們所寫的詩詞歌賦大不相同。關於作詩這一件事，也是特別地奇妙，我一般不需要多加斟酌用詞用字，經常是望著天空，自然靈感浮現，揮筆而出，沒有多加思惟。

後來我在西方法性土回顧當時自己寫詩的每一幕時，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原來自己的詩也未必完全是自己寫出來的。是我筆下寫的確實沒錯，但是這其中的話語或者是內容，有一部分是來自於體內體外很多靈界眾生與我配合之下而寫出來的。這

件事聽起來很奇妙，我也是到了法性土之後才知道，人如果沒有遵守宇宙準則、真理、正道，那就不可能是自己作主的。所以這些事情本來就十分地自然，陶淵明既然沒有辦法完全自主，那我筆下的文章和詩歌自然也不是完全自主呀，這件事情也就一點不奇怪了。

人們如果問我為什麼一直喝酒喝個不停呢，哈哈，說到底，喝酒解愁，這是多少歷代文人騷客喜歡做的事情啊。我陶淵明雖然外表看起來灑脫自由、無拘無束，但是內心帶著那一絲淡淡的淒涼，還有不安，世人又怎麼會知曉呢？帶著這種複雜的心境，也帶著自己個性裡的傲骨，沒有辦法屈服於自己的不足——這不是世人所認識的陶淵明，卻是真實的陶淵明當時不斷喝酒寫詩的原因。

我留給後人的詩歌好像不太多，但是當年我寫的可不止這些，也許好多被我寫了之後就焚毀了。無論如何，我活了六十幾歲

的人生，有一半的時間是在渾渾噩噩中度過的，是一個活在自己世界裡的詩人。

難道我從小就是如此的性情嗎？並不是。我小時候還是一個很有抱負的孩子，也想要為國家、為人民做事。只是我個性中的那份傲骨、那份清高，讓我沒有辦法向人低頭，也沒有為國為民去犧牲自己的大格局。面對朝代更迭，我力不從心，覺得自己沒有辦法改變什麼，顯得很絕望，逐漸地失去了當時的熱血和激情。就這樣，我決定回到家裡歸隱田園。

這樣的日子或許也是一件好事。亂世之中，稍有不慎就要造業，若是出外與人爭鬥打仗，多少將士的生命在你的手上失去，那會造下很大的罪業。也許隱居，便是最契合我本心的。

陶淵明今天說出的話，很多可能沒辦法讓人完全相信。大家心中的我就是「田園詩人」完美的代表，我寫的每一首詩都流傳後代，小朋友們的教科書裡都看得見，我的詩風也被後代詩人所

效仿。我的一生算是有善有惡，沒有大善，也沒有大惡。我的善來自於我不願意與人勾結、同流合污；亂世之中，我不願意去傷害人民的事情。但是我也沒有做到保護一方人民，為人民而站起來做事的勇氣。這是我的業力和因緣，此時看得清清楚楚。

陶淵明真正清醒的那一刻，就是佛的十二道光照著我的時候，我從酒的空間裡跳了出來，進入佛光中。那以後才是真正的我。中國這麼大，我竟這麼幸運地成為其中一個被蘇佛救到西方法性土上的靈。我相信歷史人物裡面還有好多好多一樣被蘇佛救起來了，但還沒有機會接受採訪也大有人在吧。

這樣的事情，佛門裡說「百千萬劫難遭遇」。歷史上，佛法在中國流傳深遠，常有德高望重的修行人出現，但是從來沒有人可以修行到如此的地步，有如蘇佛般，可以自身千百億化身來做真實地超度苦難眾生，還可以感得南無阿彌陀佛來人間住世。真是非常精彩，無與倫比！看著蘇佛救眾生的心量和願力如此寬廣

，陶淵明感到十分地慚愧，自己一個小人物，沒有能夠好好地為人民做事，一輩子活在自己的興趣愛好裡，虛度了很多寶貴時光。

這一次的大反轉，陶淵明學到了很多，才知道人生短短幾十年，並不是讓我來享福，或只是來過小日子的。我原本有機會可以為人民做事，為一方百姓謀福利，但是敗在自己的孤傲，不願意折腰，不願意向我看不慣的人低頭，不願意在他們底下做事。這些個性，鑄就了我悲劇的命運，也是業力使然。

看著蘇佛的心量，我愧疚難當。知道自己如今的故事，或許會成為後世人們的笑柄。但是沒什麼，這是一個很好的因果不虛的例子，供大家學習。如果大家知道我陶淵明的一生如此荒謬，而且，很多詩人與我不分上下，也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大名鼎鼎的詩人李白，也是當了一條鬼，很早便幸運地被蘇佛救起來，哈哈！這一切真是不可思議。

陶淵明如今清醒了，知道時間寶貴，也不會再浪費了。我要

好好地念佛，來彌補自己以往的不足；念佛成佛，緊跟佛的腳步，給後人做一個好榜樣。

感恩南無阿彌陀佛及蘇佛的慈悲，感恩澳洲香光大佛寺。

南無阿彌陀佛

陶淵明

南朝 潘進仁 無私之錘 (距今約一千五百年)

訪問 主筆：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潘進仁：

我叫做潘進仁，生於中國的陝西，我是一個使用鐵鎚為武器的武將，可以說是天生神力，當時我的師傅乃是陝西一帶著名的大力士，而他最著名的就是使得一手好鎚。有一次我陪娘親在路上買東西，有一位紈袴子弟居然胡亂駕車過街，我眼見馬車快要撞到母親，我不知哪來的勇氣，居然往前一站，將馬車給擋了下來。母親驚呆了，急忙問我有什麼事？怎麼樣？我仔細感覺了一下全身，一點事情也沒有。這是第一次我知道自己具有這樣的天生神力。這神奇的一幕剛好被當時經過的師傅看見了，師傅見良材而心喜，事後來到我家拜見父母，希望能夠收我為徒。在當時

乃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整個大環境其實還是不太穩定，在平靜的表現之下卻是有著暗流洶湧，最重要的是各方擁兵自重的情形還是可見，所以在這樣的年代，父母決定還是讓我習武，除了有能力保衛自身之外，或許將來有一天能夠有發揮本事的一天。

當年我十五歲，跟著師傅學藝三年的時間，讓我打下紮實的基礎。更由於我的天賦特別適合練習鎗術，所以我進步神速，三年時間的表現，讓師傅放心將所有的本事都傳授給我，就這樣在我十八歲的時候，我回到了家中拜見父母。父母看見我之後非常開心，告訴我最近民間不十分太平，好像有亂黨想要造反，要我小心一點，我讓父母放心，這三年的經歷讓我對於自己的武藝有充足的信心。

過了沒多久，朝廷居然開始大肆抓捕亂黨，而令我感到震驚的是，我的父母居然就是其中之一，當時這樣的大罪一旦坐實，都是一人犯錯，滿門牽連，父母要我獨自一人逃跑，告訴我好好

過生活，不要再涉入權力之爭，我不敢相信父母居然會想要造反，沒有過多的時間讓我了解發生了什麼，我獨自一人開始了浪跡天涯的人生。

在當時亂黨的勢力其實已經成型，隱隱能夠與朝廷抗衡，在朝廷的追捕之下，許多父親當初的朋友找上了我，希望我加入他們，我一直謹記著父親對我最後的忠告，所以我一直不願加入他們的行動，但是他們對我非常禮敬，我只好任由這些人在我身邊，武藝高強的我其實當然希望能夠發揮一身本領，但我在觀察並等待著一個適合的機會。

在我三十歲這年，我已經明白了自己該做的事，其實並不是上戰場打仗，而是培育人才，所以我開始教授鎗術。一方面是由於父母死於權力鬥爭之下，讓我心中對於這些爭鬥之事感到不喜；一方面是我覺得一個人應該要有自己選擇命運的能力。在這個混亂的年代，學習武術的確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學了武術可以傷

人，同時也能護人；能夠為惡，同時也能為善。不論如何，身強體壯乃至武藝高強之輩，在這個年代裡，許多時候的確多了一些選擇的空間，另一方面則是許多人希望能夠獲得我武力上的幫助。其中有一些對我的確幫助頗多，我一直以來也沒有辦法給他們什麼回報，所以我才決定要將我之所學傳給更多的人，同時也教導他們要善用一身的本事，不要為了一己之私而用。當時陝西一代有非常多的人都學過我的功夫，而得到真傳的人則只有少數幾個。

死後我變成一隻鎚，因為鎚術伴隨著我的一身，只有真正心中無私之人才發揮我這雙鎚的力量。就這樣過了一千五百年的時間，在蘇佛的千百億法身超度之下，我才終於從鎚的空間中出離，來到了西方法性土。

在法性土我一遍一遍觀看蘇佛的超度盛況，一瞬間無數的法身就能覆蓋整個中國，十二道光不停掃蕩著眾靈，慈悲接引令入

西方法性土，這樣的功夫讓我震驚，我一直想找到一個真正能幫助人的方法，原來就在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的香光大佛寺，在這裡蘇佛示現了什麼叫做不老、不病、靈性不死。

現在我每天也一直念「南無阿彌陀佛」，希望有一天也能跟蘇佛一樣，學到阿彌陀佛的功夫。

南無阿彌陀佛

潘進仁

南北朝 梁修良 家家觀世音（距今一千五百年）

訪問 主筆：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五日

梁修良：

距今一千五百年前的中國，我梁修良出生在一個東北的小村落中。我的出生讓全村的人都非常的歡喜，在當初的梁家村，我們梁姓乃是大宗，其餘的村民不是姓陳就是王，又或者黃。我們三姓在這個地方繁衍，形成了所謂的梁家村，在我們這個地方有個特點是：我們這邊種出來的米都特別好吃。我們相信，這是因為我們村裡有著別的地方沒有的山泉水，有了良好的水源，我們得以灌溉出品質特別優良的稻米。

當時的周朝出品的古文物非常受歡迎，這樣的古董剛好在我們村裡發現了一個，引起了一陣騷動，給本來純樸的村落帶來了

一種不一樣的氣氛。大家覺得這麼好的東西，應該要賣給有興趣的人，而得到的費用、金錢則可以作為村里發展的資金。本來，大家都是以種田，或者織布等等維生，這個古物的出現使村民出現了很多不該有的心思。

村落就是我的家，我不願意看到這樣的變化，大家臉上顯露了貪婪的表情，讓我感到害怕，所以我作了一個決定——偷偷將這個文物運到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埋起來，這樣大家就不會再被這個古董給迷了魂。我馬上開始行動，但沒想到，居然被其他村民給發現了。他們非常生氣，我向他們說出心中的想法，怎麼知道，從小到大熟悉的村民們，居然決定要將我軟禁起來，我簡直不敢置信，這還是我們梁家村的人嗎？就這樣，我被關起來，直到三個月後，這個古董終於被村外的人以高價買走，我才被放出來。

這三個月來都會有人送飯來給我吃，可是我發現這段時間的

米都非常難吃，根本不像我們梁家村著名的優質米。我才知道，原來一直以來我們梁家村的米這麼好吃，根本不是因為什麼特別的水源關係，而是因為我們是這麼單純、純樸的一個村落，人心都非常善良，所以產出的米自然而然非常好吃。而現在，大家為了古董而動了許多複雜的心思，結果種出來的米品質變得非常的差。

經過這次的事件之後，我開始學佛，之前曾經有個行腳的僧人來我們梁家村時，曾經給我一本佛經，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我本來並沒有在讀誦，只是恭敬地存放著。經過這次的事情後，我感慨人性的無常，以及這顆心的重要，所以開始對這本《心經》感到了興趣。當時，在我們梁家村中學佛的人很少，我深感心經的奧妙，覺得這麼好的東西應該也要分享給大家，所以慢慢地我到處跟村民介紹佛法。

梁家村再也沒有第二個古董的出現，大家慢慢又開始回歸到

過往正常的生活，而梁家村的米跟以往有了一些不同——不再是那麼甘甜，而是稍微有一點澀。許多村民因此而起了煩惱，我趁機跟大家介紹這顆心的重要，向大家提議：大家都一起來讀誦《心經》，學習心經中所講的道理。這一次村民們非常踴躍，後來甚至全村都一起學佛，我們每一戶家裡都恭敬供奉著一尊觀世音菩薩。

死前，我沒有生什麼大病，只是非常單純地跟平常一樣，給尊敬的觀世音菩薩上香，換水，突然一個踉蹌，我不小心跌了一跤，就這樣死於非命。死後，我成為了一個水鬼，當了水鬼一千五百年的時間，我才在最近蘇佛大舉超度中國時被佛光接引，進入了佛寺的西方法性土。

法性土真的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我很喜歡這裡。有一句諺語叫做「家家觀世音，戶戶阿彌陀」。梁修良一輩子也沒有接觸到阿彌陀佛，現在死後蒙阿彌陀佛和蘇佛相救，才能夠在這裡

跟大家講幾句話。我現在知道阿彌陀佛非常偉大，都在救度眾生，而且只要好好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不只自己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也可以幫助很多苦難的眾生，就像蘇佛就是使用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在中國超度了無量無邊的眾生，真的非常浩瀚。看到原來世界上有這麼多苦難的靈魂，梁修良覺得佛真的好偉大，好感恩阿彌陀佛，因為有阿彌陀佛的存在，我們大家才有得救的可能。

在蓮花座上我一天比一天清醒。聽經聞法之後，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跟蘇佛一樣，當一尊在世上的佛，可以救很多的眾生。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梁修良

北周 周武帝宇文邕 （距今一千四百年）

訪問 主筆：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周武帝：

南無阿彌陀佛，宇文邕今時承蒙慈悲的蘇佛救度，才能夠從孤獨地獄出來，此時此刻我就在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上，接受法師的訪問。宇文邕感慨因緣之不可思議，想不到當年的梁武帝，已為現今之蘇佛。若為帝王終究有其衰落閉幕之時，而今蘇佛已是見性成佛之身，卻是靈性不死，且其靈能夠化身無數救度眾生，此次於中國之大超度，宇文邕於西方法性土上所見，的確是令我感到敬佩且感恩，沒想到古之梁皇並未停下救世的腳步，而是轉世再來成就更大的志業。感恩蘇佛之應世，才能讓無量無邊的苦難中國眾靈得救，宇文邕於西

方法性上，用最虔誠的心，禮拜阿彌陀佛及蘇佛，感恩大恩大德。

作為帝王，我在世時做了非常多的事，但都未及此時宇文邕接受香光大佛寺的訪問，要來得有意義。前者乃是為了世間之利益，而後者卻是為了出世間的利益，前者乃是虛妄無常，後者卻可為真實究竟。

宇文邕所處的年代——南北朝的北周，作為北朝北周的統治者，我經歷過長年的隱忍，才真正鞏固了自己的政權。世間人多認為我最大的成就是統一了中國的北方，消滅了北齊，或者軍政上的改革。然而我卻認為我最大的成就，乃是我將北方所有的佛教佛寺、寺廟，以及道教的道觀，全部都關閉，其財產全部充公，並且強迫北方所有的僧尼還俗。我知道，對於我的這一政策，許多人會有所詬病，我不只強迫僧尼還俗，甚至將所有的佛教、道教的銅鑄佛像、神像，全部都重鑄為銅錢，以作為國庫之補充

，這的確是充滿爭議性的一個舉動。

當年，我為了推行政策，首先廣邀各方儒教、道教、佛教之才，同聚於朝進行辯論，後定調儒教為第一，而後更下令廢除佛教與道教。其一，乃因當時國庫的確空虛，需要大量的補充；其二，是因為當時的僧尼、道士素質低下，許多徒具其皮，未具其骨。於此戰亂頻繁、國家動盪之年代，北方數百萬的僧尼，高達北方總人口十分之一的數量，是否真實對國家、人民的安定有正面的影響，這是宇文邕經過長期觀察之後，才得出的結論，實在是莫有助益，反成拖累。當時的宇文邕行事作風理智、冷靜且魄力果斷，兩權相害取其輕，於是在三教同朝辯論數年後，基於國家的經濟及軍事考量，我下定決心將北方所有的佛教及道教廢除。

廢除佛教、道教這項政策之下，我並未對僧尼進行屠殺，只是於當時權衡之下，理智得出的作法，以其當時這些僧尼皆為國家所允許免除稅役者，我決定強迫其還俗，成為應該繳納稅賦的

公民。然而對於佛教、道教的經典及典籍，宇文邕並未做任何的毀壞，反而是抱持著尊重、尊敬且應當保存的態度。在當時南方的政權為陳朝，由於其前朝梁武帝的壯舉，創辦了非常多的佛寺，並且大興佛教。這於當時的宇文邕而言，非常敬佩。

對於佛法，其實我懷抱著尊敬的心態，但當時於北方之佛教風氣實在不可長。種種考量之下，我決心在不傷害這些僧尼並且保存經典的前提下，將佛教從北方廢除。但我知道，許多真正有志於救世度眾之真修行者，他們可以往南方匯聚而去。對於這部分，宇文邕有意地放寬政策的力道，讓他們有喘息的機會，算是我當年能夠為他們留有的轉運之機。

這一世我成功消滅了北齊，統一了北方。然而，我其實知道，南朝北朝的對立局面終有結束的一天，不論是北周或者陳朝，終有一方會勝利。當時在我討伐突厥時突然暴斃而亡。就這樣，我死後入了孤獨地獄。這個地獄不在哪裡，就在中國的深山底下

，我就在裡頭日夜承受著重複的折磨。對於此，我心中知道，這是我該受的。地獄非常的苦，就這樣過了一千四百年的時間，當時我給僧尼們留下的一線生機，我始終相信，這一念之仁將會在某一天給我帶來得救的機會。

從孤獨地獄來到西方法性土後，我的靈性已經恢復成完好的人形，不再是受傷的狀態，這裡的佛光一直照耀著我，治愈了我的靈魂中的傷痛。我在這裡一直念「南無阿彌陀佛」，也聽蘇佛講經，了解到，原來阿彌陀佛真佛就在此地，靈界所見就在佛寺的四百畝土地上，非常高大，大放著光明接引眾靈。對於梁皇此世的成就，宇文邕深感敬佩。當年的梁皇就是一特別之君皇，有志於拯救世間的苦難，而今時今日更是以人身成就佛道，而能夠救度無量無邊的眾靈，這是宇文邕所嚮往的。我於佛前發願，要往生西方，將來要像蘇佛一樣廣度眾靈，這才是真正有意義的志業。

佛法的教育，的確是世間所需要的。現代的僧尼就像當初北

周當時的僧尼一樣，已經喪失了僧尼該有的形象與內在，還好世間有著澳洲香光大佛寺，有阿彌陀佛正住及蘇佛，佛法才有一線生機。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南無阿彌陀佛

周武帝

陳朝 林穎川 人生如戲（距今約一千四百年）

訪問 主筆：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六日

林穎川：

林穎川乃是中國陳朝的一位戲子。在當時的時代充滿了動亂，南朝歷經了前幾朝的變更，到了陳朝這個朝代。這個朝代到底能夠維持多久的穩定，其實對於百姓而言，一直是一個問號。因為北方的北朝與南朝對立的情況並沒有改變，所以其實所有的人心中都明白，終有一天戰亂將會再次發生。目前的和平，只不過是短暫的繁華。

林穎川，乃是當時於穎川出生的一位林氏子弟。在穎川這個地方，姓林的人非常少，但也因此讓我們林氏更加團結。對於我們林氏在穎川的情況，父親有所感慨，因此給我取名叫做林穎川，希望我身為一個林氏子孫，能夠真正與當地融為一體。對我父

親而言，他對我有著很大的期望，從小即培養我飽讀詩書，希望我將來能夠以一身才學出人頭地、報效國家，又或作為在亂世之中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從小我就培養起了對於詩書，乃至於文學的深厚基礎。然而，隨著對於詩書、文學，乃至於各類典籍的深入了解，我越來越覺得，這人生實在是太過無趣，又或者說太過無常。

對於這樣的領會，讓我開始思考：這一身的文才，具體能夠對人的生命，乃至於百姓、人民、國家，產生什麼樣實際的正面影響呢？這是林穎川當時的問號，隨著這樣的問號一天比一天強烈，我們林氏從穎川遷移到了南方，歸順於南朝。我有感於在這個動盪的年代，人生際遇之無常，所以放棄了原本的人生道路。終於，我選擇了另外一條路——那就是去當一個戲子。

每天唱戲，我感覺自己好像愈來愈了解人生是什麼——就是一齣戲，到底演出什麼樣的劇本，不見得是由自己去決定的。當

時由於戰亂，有許多人跟我們林氏一樣，從北方漂泊到南方，離鄉背井，許多人生活過得非常艱辛。後來我陸續創作了幾齣戲曲，在當時非常受歡迎。後來，我自己開了一家酒樓，就是讓人可以吃飯、喝酒，並且聽戲的地方。生意非常的好，在當時從穎川南下的人有許多，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在南朝找到一條安身立命的路。我將酒樓作為一個根據地，讓大家能夠在這裡至少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甚至有的人生活真的過不下去的，我可以給予他們經濟上的支援，尤其是孩子，我會特別給予他們照顧，這是當時的我能夠做到的。

這輩子，我真的就跟我的名字林穎川一樣，在南方的陳朝做到了將我們穎川人凝聚起來，甚至對於從北方而來的相同際遇的人，我都會給予幫助。死後，我成為了一個唱戲用的花面具，就這樣在面具之中大概過了一百年的時間，才從面具的空間中出離。後來我就一直在酒樓的附近飄盪，怎麼知道就這樣過了一千四

百年。

最近空中突然被巨大的金光籠罩，天空變成金色的，我很驚訝抬頭看著金色的天空，很快就被金光給照到。金光給我的感覺非常溫暖又舒服，我沒有抵抗。就這樣自然地進入了光中，來到了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

在法性土上聽經聞法，林穎川發覺，人生真的是如戲、如夢、如幻，到底該怎麼樣選擇自己要演出的人生，怎麼樣在戲中不是一名任劇情擺布的角色，這是我活著的時候一直有的疑問。現在聽了蘇佛講的經，我終於找到了答案，那就叫做「要能夠作主」。我聽了之後好法喜好法喜，忍不住跪地向阿彌陀佛及蘇佛磕頭，佛法真的浩瀚無比。

現在我在法性土的蓮花座上，每天都很認真地聽經，還有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我的目標就是要像蘇佛這樣能夠作主，不會老也不會生病，靈性還可以自在來回西方極樂世界，這樣的人生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人生。林穎川忍不住大笑，自己怎麼這麼

有福報能夠遇到這樣的大法，真正將人的一生給徹底解開。

佛法的教育，對於人們來講，實在太過重要了。如果沒有香光大佛寺將人生的真相解開，沒有人知道原來真正重要的是要把握這個人身修行。如果成功了，就能像蘇佛一樣不老、不病、靈性不死，這是林穎川現在的目標，就是將香光大佛寺的佛法教育介紹給更多的人知道，這是每個人都需要的人生指引。不過現在作為一條靈，我能夠做的也不多，只能盡量在訪問中將一切說出來，希望能夠救一個是一個。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可以不用輪迴，不用再重複上演同樣的戲碼，這是林穎川在法性土聽經學到的，希望我也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口中不停念著「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林穎川感恩阿彌陀佛及蘇佛的救度。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林穎川

隋初戰士 林茂和
（距今約一千四百多年）
隨隋文帝一統天下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林茂和：

我們是中國西北地區的人家，在這片人煙稀少的荒漠地帶，還住著我們這些沒有踏出過荒漠與草原的人們。我們對於天象與水流有著非常深刻的研究，那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技術，唯有掌握與自然共同相處的準則，我們才有辦法吃得上飽飯，喝得上熱湯。

我們家兄弟姐妹眾多，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大約一共十五位之多。我的母親從年紀輕輕，還不到十五歲的時候，就開始替父親生孩子，孩子接二連三出生。一直到母親三十幾歲，才要求父親不再生小孩。我們村裡從事的都是體力活兒，所以孩子多也不算

壞事。這裡的天很廣，地很大，不怕沒有耕作的土地，只怕沒有足夠的人手願意開發。

之後，兄弟們陸續走出這裡，紛紛往東邊走去，大家都知道長安城裡路子多，要謀一條生路並不是難事。我生性膽小，一直以為這輩子一定不會離開我們這裡的關門，這是一條西域上有名的雄關，也是往來經商的人們必經之路。當時，絲綢之路已經通行無阻，因此我們偶爾可以到城裡看到各色人馬齊聚一堂。如果沒有什麼意外，我想我不會走出這裡。

後來，父母相繼過世，兄弟們所剩無幾，此時卻來了朝廷徵兵的隊伍。我們村裡頭適合上陣殺敵的本就沒有幾人，因此我如何推託都免不了。奇怪的是，我看著絲綢之路上往來的行人絡繹不絕，城裡頭也是一片繁榮景象，不知道我們即將被帶到什麼地方保衛國家。

我們被當時的將領帶著，走過這大片土地的每一村每一鎮。

每一個村落都必須交出指定的人馬，為國家充軍。因此，每到一個地方，我們便會結識這個地方的人們，也順便看看西北地區的風土人情。我們很快聚集了大批人馬，準備前往中原的方向。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西北孩子，個個都沒有見過黃沙漫漫或是大草原以外的世界。當時的長安城便是眾人心嚮往之處。我們只知道北方這些年來，改朝換代的速度，比一代代人生孩子的速度還要快。

好不容易來到了長安城，我們被分配到郊外一區，只見一些殘缺不全的房舍待我們入住。我們便聽命就地夜宿，而後開始整修房舍，以便大夥兒有個比較安全的棲身之所。等到一切穩定下來，領頭的將領便給我們編排一系列習武課程，或是訓練體力，或是舞槍弄劍。我們樂在其中，好幾千人在幾乎沒有人煙的荒郊野嶺開始了新生活。我們個個都很賣力地學習，也一心一意想要報效朝廷，保家衛國。我雖然力氣不大，資質不佳，但後天的努

力學習也讓我一步步跟進大家的腳步。

這樣幾個月的時間過去了，我們個個開始納悶自己的任務到底是什麼，我們這些鄉下來的孩子雄心壯志，想要為國家做一番事，卻遲遲沒有收到通知，自己從今往後的任務和職責是什麼。

當時中國正處於南北分裂的狀態，我所在的長安城當時為北周朝廷所管轄，據說立國不過十年，還是幾十年的新朝代。我們三番五次打聽，後來得知我們這些臨時組織的千人小軍隊，與北周朝廷毫無關係，而是隸屬於當時外戚楊堅的一個部下。楊堅本人對此事好像也不甚知曉。我們開始害怕起來，究竟所參與的是否為造反之事。我們手無寸鐵，這兒管轄嚴格，根本逃不出去——回不去西部的雄關了。於是大家也開始有了認命的打算，安慰自己說，如果真要我們上陣殺敵或密謀造反，我們就誓死不從，或者上陣後不殺一兵一卒，底線是不能濫殺無辜，不能做不明不白的事。

我們最終還是被帶到他們的主子楊堅面前，這一次只有我們幾位負責面見楊堅本人，只見此人氣勢非凡，對我們這些鄉下人來說，一眼看見他，就會驚覺此人非同凡響。他沒有說很多話，但是他的部下倒是跟我們娓娓道來，說明了朝廷無能和局勢的分裂，如果我們可以幫助楊堅統一北方，乃至於統一中國的話，那將是一個全新的盛世，是全國人民的福祉。我們原是鄉下淳樸之人，此刻才驚覺，大夥兒原來是被拐來這一片荒郊野嶺的。一方面，大家對此並沒有太多反對的聲音，也許是因為被眼前這位相貌堂堂、莊嚴，看起來很有正氣的人物所折服。他後來很誠懇地跟我們說了幾句話，希望我們可以為一方人民想想，也希望我們相信他，「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人們一定可以過上好日子。我們此時也沒有退路，便答應他說自己會盡力為人民做事，其餘的一概不問，也絕不濫殺無辜。如果為他效力能夠幫助到很多人，這樣的事何樂而不為？

在我們回到根據地再次開始訓練，到下一次外頭消息傳進來的時候，竟然又過半年的時間。我們在這裡死守著，等待著可以為曾見過的面目非凡之人賣命。我們再一次得到消息的時候，竟然獲得參與正規軍隊的機會，打聽之下才知道曾經有過一面之緣的楊堅，此時已經開闢新的朝代，是名為隋朝。我們各個訝異不已，也知道自己的新皇帝就是曾經見過的豪傑。於是，我們有了新的身份，正式成為隋朝的軍人。我們也與過往的日子毫無關係了，國家的統一事業正等著我們一同參與，一同效力。

往後的日子，是漫長的征戰。我們隨著皇帝，為國家統一的事業付出了近十年的努力。最後，大夥兒南下長江，一舉統一了南方陳朝，隋朝才算完成統一大業。隋文帝是一位很有遠見的皇帝，雖然他做事情快速、乾脆利落，具有領導風範，但是我們跟隨在他身邊較久的小將領們都知道，他是心懷家國天下的好人，也是一個慷慨大方、不拘小節的人。他生性十分勤奮，為了國家

的穩定，他在開朝期間幾乎經常不眠不休地工作。

今時今刻，我們軍隊裡很多人已經安坐於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上，看著世間所發生的一切，不由得一聲感嘆。我們很多人跟隨隋文帝行軍作戰一輩子，後來大多客死異鄉，成為分佈中國南北很多地區的孤魂，我就是其中一位。我因一生不敢亂殺無辜，秉持仁義道德行事，所以沒有下地獄。我們軍中也有很多人死狀淒慘，估計死後也沒有機會當人或是以靈的身分在世間遊走。

這便是我林茂和短短的一生：打從西北出來，跟隨隋文帝從軍作戰的一生。我和兄弟們此後一千多年間，在廣大的中國地區也曾經看過他們的蹤影，好像有一股連結把我們綁在一起。雖然有些人死後到了地獄報到，有的在空間繼續作戰，我則是在空間漫無目的的遊走。我們生前都是勤勤懇懇、樸實憨厚的老兵，一輩子就知道為國家賣力，死後去向也不盡相同。

我們很多都是因為遇到了一束束明亮的佛光，而來到了另外一個叫做西方法性土的世界。這裡十分美好，也十分莊嚴。看著過往，我們才明白，儘管當初做著同樣的事，最終大家的去向卻如此不同。那就是我們的心念不同，雖然都是行軍作戰，但是一心為國或為己身而戰的差別就大了。我們認識了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知道他們都是把我們從空間救起來的佛。我們立馬給佛叩首謝恩，感恩他們的慈悲和心量。

最令我們驚訝的是，我們在香光大佛寺竟然還看到了我們曾經的主子——隋文帝楊堅。此時他有了人身，他成為香光大佛寺的一名比丘尼，名為海願法師。沒有想到的是，海願法師此時有幸跟隨南無阿彌陀佛、老師夏蓮居老居士和蘇佛，正在努力處理著阿彌陀佛和老師的開示，以及訪問稿等事務，正在為佛寺和把南無阿彌陀佛浮上檯面而努力。這一點像極了當年主子勤奮的性格。我們相信海願法師的智慧，知道這一生一定是他為佛法努力

的一世，為了圓成佛道再返西。他也像極了當年隋文帝為了求法，連夜向杜順和尚請教而不眠不休的樣子，這一切我們都看在眼里。

我林茂和此時的感恩之心無以言表，曾經並肩作戰的兄弟們，此時此刻多半已蒙南無阿彌陀佛與蘇佛接引，在西方淨土蓮花座上端坐，沒有過往留下的斑斑血跡和傷痕，上千年來在空間受苦的痕跡，也一併在佛光的照耀下淨化得無影無蹤了。

感恩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的慈悲，我們一定好好在這邊修行，希望可以看見更多弟兄們陸續進入西方法性土。

南無阿彌陀佛

林茂和

隋末唐初 魯孝先 醫者無分別（距今約一千四百年）

訪問 主筆：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六日

魯孝先：

在東北的一個小村落裡，魯孝先出生於此。當初父母給我買了個童養媳，也就是我後來的女主人，從小我們倆一起長大，感情非常好。當年正值戰事頻繁之際，所以國家大舉徵兵。魯孝先家中世代從醫，對於家學傳承，魯孝先心中感到非常光榮，因為能用自己的力量幫助他人解脫苦痛，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父親與爺爺當時對我抱有極高的期望，希望我之後也能繼承家學，成為一位為人治病的醫生。

我從小就非常愛心，看到路上的小貓、小狗受傷了，都會為牠們包紮；乃至於看到馬匹受了傷，我也會去幫助牠們，希望

減輕牠們的痛苦。這一點被爺爺和父親發現後，他們問我想不想成為一名獸醫，我心中感到非常驚訝，因為這的確是我心中真正想做的事情，但無奈爺爺、父親乃至於祖上幾輩，一直以來都是以人為本、為人治病的醫生，所以這個心中的期盼，我一直不敢說出口。

想不到這天，爺爺與父親竟然單刀直入地講出了我心中的渴望。我沒有猶豫地告訴他們：「是的。」因為我覺得動物其實天生都非常有靈性，與人類相比只是形體不同，每個都是非常珍貴的生命，我希望能成為一名獸醫，用一生的力量去幫助這些動物。父親和爺爺聽了之後感到驚訝，但他們支持我的決定。對於家人的支持，我彷彿獲得了巨大的力量，因為這對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當時的年代，倫理道德的觀念非常重，與現代不同。對於自己所做的事，能不能得到家人至親的認同，往往是這條路能不

能走下去的關鍵。既然有了家人的支持，魯孝先再也沒有任何猶豫，從此開始積極學習如何成為一位優良的獸醫。當年戰事頻繁，在我二十二歲的時候，我已經有了一個孩子。我與童養媳出身的妻子在十五歲時結婚，這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到了二十二歲，妻子已為我生育了一位兒子，我們一家生活得非常美滿。

我對醫術的了解與日俱增，對於如何將家傳醫術轉化為醫治動物，我的確花了不少時間與精力。經過一番苦功，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於有了不小的進展。隨著幾次的嘗試，我愈來愈得心應手。這對我而言還不夠，我原想等再過幾年就前往更大的城市求學。沒想到卻傳來了國家徵兵的消息，這讓我們一家陷入愁雲慘霧之中，因為在那個戰爭年代，大家都知道上了戰場便是九死一生。

而我魯孝先雖然不是手無縛雞之力，但也不是什麼武藝高強之輩，上了戰場又要如何存活？當時妻子得知消息後哭得死去活

來，她哭泣著說：「如果沒有了你，我和孩子該怎麼辦？」父親與爺爺什麼都沒有說，只是沉默著。因為他們知道君命難違，在那個年代，皇上的指令就等同於聖旨，是平民百姓無力也無法反抗的。

就這樣，魯孝先踏上了加入東北軍的路途。進入軍隊後，我展露出自己的醫術，自願成為一位醫務兵。在當時，軍中的醫務兵（也就是軍醫）是非常稀有的資源，醫術良好的人很少會出現。在戰場這種險惡的地方。雖然我的志向是成為獸醫，但對於醫治人類或動物，對我而言其實並無差別。我也早已學會如何將所學應用到兩者之上，因此在軍中我開始為大家治病。

在軍隊裡，各種奇怪的疾病都有。或許是因為戰場是不祥之地，有許許多多棘手問題是我過往從未遇到過的，但這也激發了我的鬥志。因為看到軍中的同胞們一個接一個倒下，或是在病痛與傷痛之中受到折磨，我心中非常不忍，所以我沒日沒夜地為大

家治病或包紮傷口。當時的病人與傷患實在太多，光靠我一個人根本應付不過來，但我還是努力苦撐著。

由於我身負醫術，軍中的將軍將我保護得很好。他認為，與其讓我這個沒有武藝的人上戰場殺敵，不如讓我留在後方為將士們治病療傷，這才更有價值。因此，到了軍中之後，我居然一次也沒有真正上過戰場。

然而有一次在機緣巧合之下，我終於有機會目睹戰場第一線的慘烈狀況，那畫面真正震撼了我的心靈。我沒有想到人與人同為有感情、有智慧的血肉生命，居然能夠這樣傷害彼此，戰爭真的非常殘酷。我也看到許多戰馬受到傷害，在戰場中哀嚎，這讓我下定決心要在第一線為戰士服務。將軍本來不同意我的請求，但在我堅定的請命之下，最終還是派了兩個護衛，讓我在第一線為將士與戰馬治病。

當時有許許多多的戰馬都受了傷，雖然成功地從戰場上存活

下來，但由於傷勢影響，移動力與行動效能已經大大降低。這時候，魯孝先過往學習的醫術終於派上了用場。

對於如何醫治馬匹，我在家鄉的村落中已經很多次地學習過，當時家鄉剛好有許多受傷的馬，讓我有過相關的經驗。在戰場上，這些經驗很快發揮了巨大作用，當時一天下來可能就有上百匹受傷的馬，這些馬若是帶著傷勢或隱患再次上場，很快就會喪失生命。在我的幫助下，許多戰馬恢復了強健的狀態，因此能在戰場上發揮得更好，也有了更高的存活機率。

就這樣，我在軍中服務了將近十年。這十年間，北方的戰事一直沒有停歇，當時的敵軍是突厥一族。經過這十年不停地征戰，我雖然活下來了，但也已身心俱疲。戰場，真的是一個會讓人改變的地方。後來我回到了家鄉，就和家人一起度過了我的餘生。這十年來，妻子努力將兒子撫養長大，我非常感恩她。後來兒子也繼承了我們家族傳承的醫術，我告訴兒子，身為一個醫者，

只要遇到有需要幫助的對象，不論是人或者是動物，我們都要盡力去幫助他們，這就是我們身為醫者的本分。

這一生，我再也沒有離開過家鄉。到了九十五歲時，我得了風寒，就在一陣咳嗽聲中結束了我的生命。死後，我成為了一匹戰馬，是一匹會幫助我的主人、會幫助騎乘我的人活下來的戰馬。因為我一直覺得，一匹真正好的戰馬，並不是要讓騎乘者獲得多少武力上的加成，或是更強大的戰鬥力，而是要能夠幫助騎乘者有更高的機率存活下來，這才是一匹好的戰馬該做的事情。

就這樣當了戰馬十幾世之後，我從戰馬的空間離開，居然成為了大地上的一株小草，就這樣過了一千四百年的時間，我都在當小草。直到最近，蘇佛在大陸大放阿彌陀佛的十二道光明，我在光中離開了小草的空間，來到了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性土。

原來蘇佛將中國歷史五千年的空間打開，看到蘇佛超度的畫面，魯孝先非常佩服。想不到一個人能夠拯救這麼多的眾生，這

比我學習的醫術厲害多了！我看到好多空間中的眾生都被蘇佛救出，沒想到中國歷史五千年來，居然有這麼多空間，而空間中又有這麼多眾生困在其中不能出離，這真的是一件讓人感到非常震驚的事情。現在還好有蘇佛慈悲救度，大家才有機會得救。

香光大佛寺的宗旨是「不老不病，靈性不死」。身為一個醫者，我對此非常有興趣，因為我本就希望人們不要生病；但說實話，關於「不老」與「不死」，我以前真的從來沒想過，因為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現在在香光大佛寺聽經聞法，我才知道原來這一切只要真正學佛就有可能。就像蘇佛一樣，心地純淨純善，沒有一絲毫污染，並請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就可以做到不生病、不衰老，甚至還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這是魯孝先從來不知道的事情。現在我知道這句「南無阿彌陀佛」非常珍貴，我會把握機會一直念著。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蘇佛一樣，學到阿彌陀佛的功夫，拯救無量無邊的眾生。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隋朝 天神林考 （距今一千四百年）
南無阿彌陀佛平安符

訪問 主筆：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林考：

林林考生於湖南省西北方的一個小鎮中，在白雪皚皚中練槍是從小的日常生活，對於當時而言，保家衛國一直是我的志向，這跟父母的教導有關係。父親總是告訴我：「阿考，我給你取名為考，就是希望你明白，人只要活著，就會有考驗。」父親希望我能當一個面對考驗、擁抱考驗的人。所以我從小也養成堅毅、樂觀、闊達的性格。我的父親武藝高超，以捕魚、打獵維生，我們一家三口就是父親、母親以及我三人。

當時北方的戰事頻繁，父親在我十五歲的時候離家，應國家

徵招投入戰事之中，從此只剩下母親與我相依為命。經過一年之後，傳來父親戰死的消息，母親聽了之後，居然一病不起，我心中哀痛，卻無力做些什麼，只能盡力孝順陪伴母親走過最後一段時間。最後這個家在一年多的時間，從和樂融融的一家三口，變成我一個孤家寡人。

面對這些變化，我謹記著父親的教導，一點都不氣餒，因為我知道怨天尤人沒有用的，面對人生的苦難，只能往前，不能往後，就這樣我決定要前往北方的戰場上看看，想親眼去看看到底什麼是戰爭，為什麼這麼多人願意為了戰爭犧牲自己的生命。

我帶著父母從小特地帶我去佛寺求的平安符。這塊平安符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袋子，上面寫著六個字「南無阿彌陀佛」，袋子裡面裝著佛寺法師加持過的金光明沙，看起來是金色的沙子。我一直很珍貴這個平安符，因為父親及母親這十五年來，就只帶我去過這麼一次佛寺。

當時的皇帝乃是隋文帝楊堅。北方突厥一直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大敵，許多志士自願投身於軍旅中，不為一展長才，而是為了保衛家國及民族，對於這一些大道理，父親、母親從來沒教過我，他們只教導我要懂得接受並且面對人生的考驗，懂得與考驗並存，除此之外，父親教會我一身的武藝，我就這樣加入抵禦突厥的大軍中。

我年輕且武藝卓絕，很快得到了晉升，在軍中待了十年時間，跟其他民族意識非常強烈之人不同，對於突厥，只覺得大家長得不一樣，為什麼我們一定要你死我亡，所以戰事之中，我始終保持著一份冷靜與理智。

我總是不忘戴上父母為我求的平安符，念著上面寫著的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但是我相信這是平安的意思。許多次我遇上危機都化險為夷，我相信是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在幫助我。對於能夠在戰場上生存下來，我心懷感激

，或許我對於突厥也是心存慈悲之心，內心很希望兩個民族能夠找到和平共存的方式，但現實的狀況難以妥協，對此我並不能做什麼。

這十年來，我一直在找尋一個答案，到底戰爭的意義是什麼，我不太確定有沒有找到這個答案，只明白人生無常，生命脆弱，還有這顆心的重要性。許多在戰場上待久的人，心裡會出現或多或少的问题，或者個性變得太過強烈，或者心中恐懼感大增等等，但是過了十年，我並沒有跟其他人一樣心性變異，而是始終維持著淡然且樂觀的心態。我花了許多時間思考為什麼我和別人不一樣，後來我發現可能是因為這個神奇的平安符以及這句「南無阿彌陀佛」的關係，因為這十年來除了手中的槍之外，陪伴我最多的就是這句佛號。我早也念，晚也念，有空我就念，因為這是父母留給我最後的禮物，念著這句佛號就好像在念我的父母一樣。

十年之後，我離開軍隊，到家鄉的深山中隱居，回歸平常生活。我依然每天念佛，而且愈念愈開心，整個大山都是我念佛的場所，就這樣我死後居然升天成為一位天神。其實我也不懂為什麼能升天，直到最近見到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蘇佛在中國進行大範圍的超度，見到無限的金光照耀在中國的每一寸土地及空間，我聽到蘇佛念著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我心中有感進入了金光中，就這樣來到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

我在法性土見到蘇佛的法身，就像我的平安符中的金光明沙一樣好多好多無量無邊，灑滿整個中國，救度了無量無邊的眾生。我非常感動，發願以後也要像蘇佛一樣救度眾生。

聽蘇佛講經，我已經明白了，原來當初每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都救了許多周圍空間中的眾生，尤其是我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在那座大山上，更是救度了許多山上的眾靈，這一切是我無心之舉，因為我從來不知道這句佛號的效用，現在我已經知道

原來這句佛號能打開空間，救度眾靈，真正是不可思議的珍寶。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救度中國眾靈。

南無阿彌陀佛

林考

唐朝窺基大師的弟子 釋懷山（距今約一千四百年）

訪問 主筆：海願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釋懷山：

阿彌陀佛，我是釋懷山。是來自中國大陸山東聊城縣。

佛法東傳中國之後大約距今兩千多年。而懷山乃是在一千四百年前中國唐朝興盛時代，由山東至長安城於師父的門下出家。當時的師父乃是著名的窺基大師，要當他的弟子，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師父相當的嚴格，所以弟子們無不戰戰兢兢。如果沒有深厚的儒釋道底子，還真的不敢投靠師父門下。

其實師父本人律己甚嚴，對我們卻相當的慈悲，時常教誨我們：「慈悲待眾生，即是慈悲待己。」乃是因為在法界當中，「慈悲」二字是一種反射的力量；以慈悲為例，其他善與惡的各種因緣也都是如此。慈悲待人，即是慈悲待己。相對地，大眾亦

會寬以待你，這一切皆是因果。於因果當中來認識「唯識」，也就是六識、八識，師父在唯識方面相當專精，這些也都是師父要教導我們的。

師父在當時相當出名，人人幾乎都認得他，時常可看到王公大臣或是平民百姓有不懂之處，皆前來請問師父。也因此，我們在師父門下學得許多佛門該具備的通才與專才。社會通識是大家都懂的，但大家不懂、不容易懂的，你也得要懂。其中最重要的觀念，不論懂不懂，說開來了都無所謂，只要能「見性」。見性是佛法最重要的核心觀念，這是師父對我們的教導。

這事情說來有一點拐彎抹角，其實一點也不。在唐朝盛世，師父的打坐功夫相當深，淺白而言就是「定功」相當深。就如同此時，雖然經過了大約一千四百年的時間，但弟子在師父身中依然可以感受到當時的定功，此時在師父身上也可得見，為何？定功並不是一定要打坐不動，真正的功夫深者，在行住坐臥萬動當

中，心卻如如不動。

各位可曾看過師父安坐於某處念佛，或者不做任何事就安坐於當處嗎？可能未曾見過。事實也是如此，即使在靜中，師父還是要拜佛、念佛。對，這就是師父的定功——在移動當中修定。這定功相當深，所謂的「念佛三昧」或者「總持陀羅尼」，師父早已得到了。

此世，師父身為女眾，這些功夫仍然這麼自然地流現在身上，或者師父自己也知一二、有感有受，但卻當作非常自然的一件事，不會去顯耀或者去求名求利。這件事跟當時的師父是一模一樣，真的就是如此。

弟子釋懷山，為何此時會出現在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的香光大佛寺呢？因為師父說，要提到香光大佛寺，必須把前面的位置都要說清楚，所以弟子也必須把這個地址給記起來。一位一千多年前的——慚愧，應該說是鬼魂，以靈界眾生的身分，說

出這個澳洲的地址，對大家而言是外語國家。這是突破時間跟空間的融合，卻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在師父身上，什麼事情都能發生。

至於為什麼我會對師父了解這麼深？這也相當慚愧。乃是當時我於打坐參禪當中並未見性，之後帶病過世。病中蒙師父以及師兄弟們的照顧，讓我身雖有苦，但走得還算安詳。之後淪入鬼道，心繫著師父，依然在師父身邊的空間中跟隨師父。

其實在當時師父也念佛，早有念佛的功夫，而且師父念的佛號是真正攝心，且具有甚深功德。為何如此說呢？禪宗與淨土宗其實本來是一個境界，兩者合而為一，能帶來身心上極大的利益。在唐朝盛世，此法有人行持，但亦有僧眾認為各自為門、唯一法門，所以壁壘分明。但師父心胸空無，亦含容萬有，認為都可以。重要的是，心一定要篤定，要以「戒、定、慧」先把底子給打穩了，怎麼樣修都可以。其實師父是一個相當開明的人。

跟現在的師父一樣，原理原則不變，但方法可以「好說、好說」，只要不犯戒。當時師父的戒律守得相當嚴。尤其幾個典故，現在想起還真是令人覺得含義深刻，例如與道宣律師當時的幾番對話流傳至今，是真實的記錄。懷山至今覺得相當發人深省。

總之，在之後的歲月當中，我能感受到師父又以人身出現在世間。只要是以人身，可能在中國，也可能在其他國度，我都可以跟隨。此世是女眾之身，在師父還小的時候，我就已經進入師父身邊，靠近眼睛的部分，因為可以隨時看著師父走到哪、看到哪。但師父此世的修行相當含蓄，是依師教導，卻靠自學精進而成就。因此我們在師父身中也是相當安寧，不會受到外界干擾。於此情況之下，我就在眼眶旁邊的這個空間入定了。

師父曾說他此世回西方極樂世界時，會把身上的眾生都一起帶走，我打算那時就跟著師父一起回西方。這也是弟子們日夜期

盼的事情。所以在眼旁入定之後，並沒有打算再醒，除非師父要帶我們離去，那我當然是緊緊跟隨。日子過得還算平安，雖然我在定中，但對周圍的環境及變化也是有一定的敏銳度。這是當時師父幫我們奠定的深厚定功，即使在鬼道仍有相當大的幫助。

那麼這一次，我們為何會進到西方法性土？那是因為受到了一個很大的撞擊。在眼部的這個地方，從來沒有過這麼大的聲響，這麼大、這麼重的力量衝進眼中，讓我跟其他好幾位眾生相當驚訝，甚至好一會兒才回過神來。當回神時，發現味道不對，之後有人喊著救命。我們在受到相當大的震動時，幾乎是從身中的空間當中被彈出去的。彈出落下的地方可以感受到，幾乎是處在一片血泊當中。

這一片血泊裡有許多眾生在哀嚎，因為受到震動的力道很大。當然我本身也受了一些傷。靈界哪來的傷啊？這個傷就是因為這個巨大的撞擊力量。想必師父一定身受極大的痛苦。此時，

對修行而言，如果有負面的念頭一起，很容易引起魔眾進入身體，但我力擋。我沒有讓魔眾進入。師父之身如同我的身體一般，這也就是為何許多人的身體會受到魔眾控制，但當時我們在裡頭主要也是防護臉眼這一片範圍，不要讓魔眾們侵入。

師父說：「哎，臉眼這裡黑得太明顯了，不好講經，如果黑在看不見的地方就好了。」我心想，感恩師父的提示。我也隨著身上許多被震動的眾生，後來移到了背部、胸口的地方。也就是此時，師父說他前胸到後背都相當痛。可能本來有撞擊到，又加上我們的轉移造成的吧！

這一次師父所受到的震動力道相當猛、相當強，比上一回的情況還重很多。當時我被彈出到一片血泊當中，就知道此事非常危險。有的靈身上有受到一些傷害，但我的靈倒是還好。因為一切發生得太突然了，大家都沒有任何準備。

懷山因為師父受到了重擊，而從原本的位置離開。剛剛提到

身上泡在一片血泊當中，當時許多眾生也是如此。而我們在師父的牌位當中被寫出來，師父在念出牌位敲磬後，我們就被吸了進去，而來到了西方法性土。

從師父身上到西方法性土的這一段過程，一點都沒有回神的機會，環境有了這麼大的改變。因為有聽師父講經說法，我了解這個環境應該就是所謂的「西方法性土」。於是我也就很自然地待著，而且有蓮花座可坐。我正在看著這個環境，了解因為師父的願力而成就的佛國土是如此的殊勝，心中相當敬佩。

但同時也見到師父的肉身受了極大的苦痛。肉眼看不見身體細胞以及眾生的情形，但我們在法性土上可以見得，確實，尤其是胸骨、胸部的骨頭確實有受到一些震動，有移位的狀況。這對一位八十多歲的年紀而言是很重的傷害。師父肉身疼痛不在話下，如今連呼吸都不太敢呼吸，因為很痛。這是一樁讓弟子相當不忍心、但卻是存在的事實。這就是師父對佛的信心以及堅強的

意志力。

今日看來雖然稍好，但胸口的狀況似乎還是讓師父無法挺直，因為稍稍有了動作的改變，便會引起疼痛拉扯。希望佛力加持。我在西方法性土上，希望師父早日恢復往日身體的狀況，而且比之前更好。

這場重傷是為救眾生造成的。師父大規模超度中國大陸眾生及魔眾，確實引起魔眾恐慌，而對師父施以置於死地的一種摧殘。幸而中國大陸的人民還有福報。師父堅強的忍受力，忍受劇痛，就為了法會當中還是要繼續超度中國。此時在法性土上，我能聽到師父講經，能有這麼好的佛國土可以繼續修行，早日修成佛道，也要跟隨師父回西方極樂世界。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師父。
阿彌陀佛。

釋懷山

唐朝校尉 李良如（距今約一千四百多年）

慈悲化解戰爭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七日

李良如：

我生於唐代，是人人稱羨的盛世時期出生的孩子，但是無奈老天並沒有許我一個如其他小朋友般的童年，而是讓我從一出生開始，便經歷著顛沛流離的生活。

我的父親曾經握有官職，是一地方小父母官，但是在當地巡撫的施壓之下，父親不肯屈服於權貴，也不想與他人拉黨結派。因父親生於庶人家庭，這在唐代初期還是屬於比較少數一類可以輕易獲得官職的家庭。

之所以說我們一家開始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便是父親開始

拒絕巡撫的要求。對於稅收和行勞役等事，父親都是嚴格按照朝廷的規定，不敢有一絲毫的貪求牟利。這一點得罪了當時以巡撫為首的不少權貴，因父親當時所處的縣市是個方圓百里內最為繁華熱鬧的縣市，也是大夥兒眼紅的必爭之地。父親公開與上級對抗，這樣的事如果問到上頭的話，犧牲的一定也是父親。於是，父親因著過人的謀略與膽識，直接寫了一份上告信，交到巡撫的上級，然後一走了之，帶著我們一家老小離開了縣衙門。

我們知道這封信只要一出去，全家老小也許再也沒有返鄉的時候。但是父親為了要揭露當時以巡撫為首的官員所做的事情，無論如何，這封信都必須要交上去。至於我們全家人以後的命運，就待我們找到新的庇護所，重新開始發展再說了。

當時老奶奶還健在，她和母親對此事也是十分的讚同。所以我們一家十幾口人，從縣城出發，一直往南走，經過了好多好多的小城鎮。我們想到最南方的地方避一避風頭，等時過境遷以

後，有機會再返回縣城，也不失為一件好事。

不久後，父母相繼而亡，這對我們兄弟們來說是一件非常震驚的事情。老奶奶也一下子扛不住喪子之痛，命喪九泉。我們兄弟五人從此開始靠著自己生活，大家各自紛飛，有了自己的方向。年紀最小的弟弟跟隨著我，我們兩位開始了新生活。

多年以後才知道，父母親其實是被害身亡的。當時的書信上呈之後，很快便有了反應，巡撫一家人得到相應的懲罰，被罷官免職，告老還鄉。就在此時，父母親被他們所派出的捕快暗殺，以解他們心中之恨。

當時我的年齡不過九歲，弟弟才五歲，就開始獨立地過著新的生活。我們倆傻呼呼地沒有別處可以去，就直接投靠在當時路上一個小鎮。我們看著書院裡有教書先生在為孩子們上課，就斗膽地詢問先生是否可以收留我們為學生？這位非常慈悲的老先生把我們帶到裡面，問我們從哪裡來、父母在哪裡？我們一時半會

兒也回答不上來，就說我們是出來逃難的，家裡已經沒有人了。老先生一聽，把我們接到學堂，找個乾淨的位置給我們坐下，我們從此就跟著老先生一起聽課。

當時的我們，在父母的教育之下，還是識得了字的。年齡還小，雖然不會握筆，但在老先生耐心教導之下，也是突飛猛進。我們住在學堂，守護著學堂。白天，我們是這裡的學生；晚上，我們在學堂過夜，幫助老先生打理學堂，幫助人來人往的學子們打理周圍環境。那時候只覺得自己的命真好，找不到路了，竟然還有這麼好的地方讓我們住下。當時我和弟弟的心中都非常地感恩，想著把書念好，以後可以考取功名、報效朝廷國家，這是我們心中所願之事。

沒過幾年，我們漸漸成長，弟弟的資質早已超過我。我自認在念書這方面不是個好料子，所以把所有好的資源都交給弟弟。他發揮得非常好，年紀輕輕的就已經把四書五經、詩詞歌賦等等

熟記在心、運用自如。而我呢，學習能力比較弱，沒有多加勉強自己，就努力地為學堂做事。過了沒幾年的時間，弟弟相繼考中了秀才、舉人，眼看要考進士了，卻在這時候弟弟忽然得了重病，體力和身體狀況大不如前，大夫診斷後也覺得弟弟時日無多。我心中十分惶恐，家裡的人怎麼都個個遭受如此的命運？那個時候不知道什麼叫做因果，什麼叫做共業，這些種種的名詞，是我後來在西方方法性土上學習才知道的。原來佛法講的就是這一些，以前發生什麼，以後發生什麼，其實個個都是命定好的事。

弟弟離開人間之後，我徹底地沒有了過去家人的所有情感。我也努力地告訴自己，一切必須真正地放下，才有辦法做利國利民的事情。我在學習上比同齡的孩子反應慢，因此，從來不敢多想自己有可能為官的一天；就算不當官，也是可以為人民做事。當時國家局勢逐漸呈現不穩定的狀態，於是我毫不猶豫地加入了軍隊，打算用自己薄弱的身軀，替國家和人民抵擋一些無謂的廝

殺，我想這應該是我可以做得到的好事。

從軍一輩子，我從來沒有親自用手殺害過任何一名敵人。我特別的地方就是會閃躲他們，可以的話，把他們帶到另外一個密閉的空間，在對抗敵軍的時候也是如此，把他們帶到我的小帳房裡頭。很多時候這種情形，都會惹得上級不滿，甚至差點把我驅逐出軍隊。由於我的職位本身不高，大家也沒有特別的心思對我下手，我就一直苟且地活到了六十多歲。

一輩子在軍隊裡，我心中是有股正氣的。我真的不想殺人，只想保護國家，保護人民。遇到敵人的時候，會升起憐憫之心，他們也一樣是人，有血有肉的人，我不僅下不了手，還想和他們建立良好的關係，或是勸阻他們不要繼續對我軍進行廝殺，想了解他們的心和作為。有幾次，便因為這樣的舉動而讓兩軍廝殺停止下來。大家在大局為難的情況之下，我的發言竟然獲得了採納，兩軍從此不交戰。將實際的情況報回朝廷，皇帝和宰相得知後

，這場戰役便以和平化解的方式匆匆了結。

有兩次經驗，是我一輩子的驕傲。我知道，就算盡我微薄之力為和平做事，機率不高，但是總有一兩次成功，使得數十萬大軍退下了。我當時還不及將軍的職別，只是一個小小的校尉，但是命運的安排，讓我所發之言獲得了聆聽，其實這也是兩軍本有的因緣、本有的福報。這是我後來在一個叫做西方法性土的地方才清楚明瞭的。

我的一生從失去了家人和兄弟，到自己一個人在軍隊裡輾轉度過這麼多年，日子過得非常平靜快樂。這也是我個性中本有的慈悲之心救了我，讓我不至於在如此慘狀之下悶悶不樂、鬱鬱寡歡。

如今我們很多軍隊的軍人，包括馬匹，還有當時空間裡的眾生們，死後都困在軍隊的空間，沒有辦法出離。大約在八百多年以後，我們才被一位叫做蘇佛的偉大人物，帶著阿彌陀佛來我們

所在的地方大放金光。此時我們正處於當時的荊州，今日湖北境內的一個小鎮。我們在那裡接受了難忘的佛光，十二道金光的接引和淨化，一下子就來到西方法性土這個佛國土。

我們才驚覺自己身上本來滿滿是傷痕，現在變得一身潔白，穿著白衣服，莊嚴乾淨多了。還有很多馬匹跟軍人本來斷手斷腳的，也在這個地方獲得了復原。眼前是高大巍巍的南無阿彌陀佛，還有一直對我們慈悲微笑的蘇佛。這是我們第一次了解到佛法的浩瀚，第一次真正地認識南無阿彌陀佛和西方極樂世界是真實存在的。

直到現在我在西方法性土才清楚明白，大家安安穩穩地坐在西方法性土的蓮花上，個個都是未來佛，個個心上都法喜充滿，知道自己不用再流浪受苦了。只要能夠緊持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就可以獲得重生，以後也有機會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在中國的廣大區域，像我們這樣的軍隊，有將軍、士兵、馬匹

，還有當時空間裡的生靈、蜎飛蠕動，都包含在其中，這樣龐大的隊伍，很多在佛光的淨化接引之下，被直接送到西方法性土，澳洲香光大佛寺的佛地。

回顧當初我在世時候的家人，才驚覺自己一家人其實曾經造下很大的共業，才會聚集在一起，然後相繼身亡。我之所以幸免於難，並不是福報夠大，而是當時很多次發出的善心念救了我。因為我真心想要為國家、為人民做事，心中也沒有太多的抱怨、不滿，波動都沒有。反之，我的家人雖然也有著為民效力的心，但是有時候不免摻雜了一些自己的私心。對於名聞利養，哪怕再微小的重視，也是不被允許的，這些都是違反宇宙準則、真理、正道的的事情。此時的我明白了，真正的慈悲心是很難得的，也因此救了我，讓我不會像他們一樣受共業業力的牽引直接命喪九泉，甚至墮入惡道。

弟子李良如如今歸於南無阿彌陀佛，心中感恩南無阿彌陀佛

和蘇佛的慈悲，有一天我也一定會修行有成，可以再次為人們做事。

南無阿彌陀佛

李良如

唐朝 鐵匠辜文良（距今約一千三百五十年）

訪問 主筆：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七日

辜文良：

辜文良出生於唐太宗時期，長安城的一戶人家，家中貧窮，也可以說是家徒四壁。父親是一位打鐵匠，我是家中的獨生子，一家三口相依為命。當時的皇帝乃是一位極具抱負的帝王，對於高品質的鐵器需求量高，因此下令要召集生產鐵器的良才，這對於當時天下的鐵匠而言，是一個非常大的機會。許許多多的打鐵匠帶著獨家的技術，前往長安。當時太宗皇帝發布了一個詔令，要大家打出一把武器，哪一把武器最鋒利，就要賜予他官位，並且賞賜。但是這把武器必須是大部分人能用，且能量產的武器。在這樣的前提下，大家都爭相嘗試，鍛造集結自己畢生功夫的武器。

在當時，我的父親鍛造出的武器，乃是耐久度最高的，也就是它能夠使用的次數最多、使用的時間最長，且最不容易毀壞。而另外一把最出色的武器，則是它的鋒利度非常高。由於太宗皇帝當初所講的是「最鋒利的武器能夠勝出」，所以那一位打造出最鋒利武器的鐵匠，最後被賜予了官位，並賞賜大量的黃金及綢緞。

然而有趣的是，太宗皇帝在當時對於父親所打造的極為耐久耐用的武器非常感興趣，所以他召見了父親，問道：「我所廣招的是要選拔出最鋒利的武器，為何你卻是為我打造了最耐久的武器？」父親跪在皇帝面前，向皇帝說：「目前在陛下您的英明統治之下，唐朝正值開國之巔峰盛世時期。兵者，乃不祥之器也。在這種時候，如果需要武器的話，草民相信那必然是用來保家衛國，而不是用來開疆闢土。前者需要的是足夠耐久，才能更長久地保家衛國；後者需要的則是最大的殺傷力，所以需要最高的鋒

利度。草民以為，現在的大唐不缺鋒利的武器，卻是缺少耐久度高的武器，所以才如此為之。」

原來父親早就知道，此時太宗皇帝之所以廣招天下鐵匠來挑選出最鋒利的武器，其原因乃是因為將要發動對外的征戰。父親不忍好不容易平定下來的太平盛世，又要進入戰爭的時期，將要有多少人投入於戰場中犧牲生命。因此，父親雖然無心於官位與錢財，但依然選擇用這樣的方式來向皇帝諫言，只求能夠換得皇帝再三的考量，或許能因此讓許許多多的生命得到保存。當初皇帝聽了之後，並沒有打消發動戰事的念頭，但卻多了幾分謹慎，並且將父親所研發的耐久度高的武器也配備於軍中，好讓將士更好地保家衛國，也能有更高的存活機率。

我看了父親的所作所為，多有觸動，從此將自己作為一個鐵匠的發展方向，從兵器改為鎧甲。在大唐作為一個鐵匠，其實基本上上一輩子就是個鐵匠，即使得了官位，也還是統管鍛造的官員

，並不會因此而得到治理一方的機會。即使不能擺脫自己作為鐵匠的命運，我還是希望能夠發揮自己一生所長來幫助國家。

所以我隨即想出了這麼一個方法，那就是研發出最好的鎧甲，讓我方的將士不論是出征或是抵禦外敵入侵時，都能夠更好地存活下來。後來我真的研發出一種新的製造鎧甲的方法，讓鎧甲的耐久度以及防禦力大大增高，使我方的將士有了更高的生存機率。我非常地開心，因為這些鎧甲不是拿來傷害敵人，而是拿來保護穿著它的人。

我這一生都將精神花在增加鎧甲的耐久度和防禦力上，因為這是我能夠想到幫助國家及人民的唯一方法。作為一個鐵匠，我很甘願。非常感謝父親的榜樣，讓我知道自己該走什麼樣的路才是正確的。死後，我的靈魂進入了一副鎧甲的空間中，那是我所研發出來最新款、最好的鎧甲。就這樣，我一直待在這副鎧甲之中，靈魂都沒有出來過，至今已過了一千三百五十年的時間。

最近我所在的空間突然大放金光，突然空間被打開，金光包

圍了我的靈魂，我好喜歡這種溫暖的感覺，就這樣隨金光而去，來到了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性土。在法性土聽經我才知道，原來是由於佛寺的蘇佛帶著阿彌陀佛及十二道光來到中國，將中國歷史五千年打開，辜文良才能夠得救。我在法性土看著蘇佛超度的場景，真的是太過壯觀，我從來沒有想過原來人類還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也從來不知道原來還有這種方式可以幫助眾生。

現在我也想要加入阿彌陀佛的救世團隊，一起救度眾生。我現在聽經聞法後才知道，原來人的身體會死，靈性是不會消亡的，所以幫助靈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現在蘇佛在中國超度，就是將五千年歷史的靈救了起來。

現在辜文良每天在蓮花座上聽經聞法，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很法喜，希望能夠有機會為眾生做更多的事情。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辜文良

唐代奇書收藏家

鄭常（距今約一千三百二十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日

鄭常：

阿彌陀佛，我是鄭常，一介書生，並不是投筆從戎的大將軍，這一生就是在書堆中度過。我算是在盛唐時期的讀書人，我本來也是想要努力地考取功名，也不知道是不是命中注定，還是說仕途不順，也可能是當時環境優渥，總之，我就是比別人缺乏了一些讀書的動力吧。

考了幾次，連「解試」都沒通過，我也不是非要功成名就不可啦，這樣的進取人生對我來說壓力太大了，我崇尚的是無拘無束的生活，自由自在的日子才能讓我心情愉悅，這應該也是富家子弟的心態吧。當時大唐盛世，人民普遍不愁吃穿，發展這種娛樂文學也是很普遍的現象。尤其是我這種上流社會，這樣的日常

我們感到自豪，甚至有些瞧不起努力念書的人。那些對我們來說反而是窮苦人家的翻身機會，我們已經在上層，也不需要佔據名額，阻擋下層人翻身的機會。我本身也不是什麼武將體格，也做不出來什麼粗活，但是，我對於奇聞軼事倒是很有興趣。

我一有空閒的時間，能夠到坊間去蒐集採購最新奇古怪的事物，尤其是奇聞異書，只要有說書人願意分享，我都願意洗耳恭聽，聽得那是津津有味；也不忘在說書結束之時，耐心請教對方，這些內容都是從哪些典籍裡面研究出來的。有時，他們擔心我是要搶他們的生意，幾次之後，他們也理解我只是純粹好奇想要收藏，也不缺錢，他們才漸漸放下防備，甚至後來也願意主動和我分享書籍。那樣的日子真的好愜意。我收集了好多好多的書，古今唐代、塞外都有，任何我能夠囊括在內的奇書奇文我都收藏起來，若是聽來的，我也會將他們仔細寫下。漸漸地，我也因此而小有名氣，許多說書人甚至是王公貴族也都來找我買書，我也

不吝嗇地請人抄寫流通，我的目的不是要霸占這些奇聞異事，我只是純粹地想要知道更多。

在經年累月的收集之下，我的庫藏有了一定的規模，我每天都會去看看我的館藏，也時常交代後代不要隨意丟棄我的典藏。我的典藏涵蓋很多文化、神話，也有涵蓋到佛教典籍，但是當時，我看不太明白，並沒有十分在意。作為典藏，我依然將他們收藏得很好，也因為我有收藏的嗜好，我都會盡力地蒐集全套，所以許多佛經也被我完整保存下來。

我的一生也平淡無奇，就在一次病中，睡夢當中我斷氣。那時，我還在博覽我的典藏，很是滿意，我的靈就這樣進入我的典藏閣。我守在我典藏閣上的匾額中，看著人來人往的人們，大多數是我的後代子孫，有時候，父親母親會帶著孩子到閣內挑書，講故事給他們聽。我一看嚇了一跳，那些故事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眾靈圍繞，當人們看著他們閱讀時，這些眾靈就隨著人們的思

惟進入了眼中、腦中、手中。這是我從來沒想過的情況。這些書難道一直都是這樣嗎？我檢查了每一本書，發現只有佛教的書籍不是這樣，反過來說，竟然還會發光。每本佛教典籍都散發出淡淡的金光，這是我從來沒有發現的事。我開始好奇，這些書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我以前沒有注意過佛經，也看不太明白。但是每當有人拿起來翻閱，佛經都會放出更大的光明，若是有人念誦，讀出聲音，書本的光亮又更大，大到周圍的眾靈都靜靜地看著佛光，仔細地聽著念誦的內容。我也仔細地在聽，起初聽不太明白，後來隨著聽了幾次之後，漸漸明白了那好像是幫助人的書。我當時的理解，只要是幫助人的善書就會有光，而佛經會放出那麼大的光，想必是非常非常幫助人的極善之書。

好景不常，幾十年後，一個夜晚，燭台被風吹倒。火勢瞬間蔓延開來，延燒到閣內的案几和書櫃，木製的典藏閣很快就成為了火海。家中的人們驚醒過來，有些想要搶救典藏。我看到這樣

的大火，原本應該感到心疼，但我已經知道這些書都不是什麼善書，給人看了會讓頭部眼睛都充滿奇怪的眾靈，燒了我也不是很惋惜，但是唯有佛書，我真的希望能夠保存下來，我用意念告訴家人搶救佛書，有些試著去搶救，唯獨火焰太大，夜晚也看不清楚，只能隨機搶下幾本，佛書保存得並不多。

隨著整間樓閣燃燒殆盡，匾額也燒成灰燼，我從中脫離，又快速地進入了一個典藏空間。這次我積極地尋找佛書，幾經輾轉，我來到了一間寺廟的藏經閣。這次，這裡每本書都會發光，我喜出望外，決定在這裡住下。這間寺廟很大，洛陽白馬寺，是很著名的寺廟，這間寺廟也算是歷史悠久。我在寺廟中聽著僧人讀誦經典，每本經書都大放光明，大家也都對經本很謹慎、很慎重恭敬地對待，難道大家也都知道經本會發光嗎？我跟著大眾讀誦經文，漸漸地我也明白了一點道理，寺中的法師也會講解經典，我知道人生在世的意義是修行，不然就會輪迴，跟我一樣漂泊沒

有去向。我知道我過去太執著書本的空間，也因為流通了非善的書，影響了人們的心性，看來這都是有因果的。

我在藏經閣中懺悔，此時我已經脫離了原本的空間。我能夠在寺廟中自由移動，沒有想過要去寺廟之外的地方，大部分的時間我依照經典的教導，在一座大殿中入定，我習慣了高的地方，就在大殿挑高的天花板樑上入定，跟著大家每天坐著日課，其他時間就入定。久而久之，就在定中沒有出定。

一日金光照下整座大殿，我出定查看，看到了金光遍布，佛號聲響徹大殿，我以為是佛寺舉辦了法會，但是大家並沒有聚集於大殿，也沒有儀軌和法器的運行。我跟著唱誦佛號，瞬間來到了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這是一片祥和的淨土，比起大殿之中的寧靜空間更加地寧靜百倍，這是一個光明極淨的世界，我本想要繼續入定，但是聽見這裡有佛法，有蘇佛在講經。我仔細地聆聽，這並不是禪定坐禪之法，而是念佛禪定之法，我深深感到其中有高明之處。我沒有繼續入定，而是選擇聽經聞法。

在蓮花座上數日，我很快地領悟到以往在世的問題，知道眾生迷戀虛幻的奇聞軼事，只因為人生沒有方向，總是想辦法給自己一點目標。死後進入藏經閣，是因為死後也依然沒有方向，只能延續生前的嗜好，生前的執著，繼續執著沒有意義的事物。進入了寺廟，依然沒有目標，只知道打坐，追求寧靜的境界，但是並沒有真正脫離輪迴。在西方性土上，我知道了靈的歸處在西方，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所有的靈就不再沒有目標，能夠認識阿彌陀佛，能夠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就能夠幫助跟自己一樣的苦靈，最終回到西方極樂世界。這樣的人生、靈生就充滿意義，眾靈都能離苦，大家都能成佛。

感恩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救度我來到法性土，感恩佛給我這個機會學佛，感恩佛經和所有的龍天護法，讓我有機會接觸到佛法，鄭常感恩諸多有緣眾生。

南無阿彌陀佛

鄭常

唐朝 姜胡邦 土地裡念佛（距今約一千三百多年）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九日

姜胡邦：

今日聞蘇佛慈悲之語，一瞬間姜胡邦可以說是淚流滿面。姜胡邦心中是苦的，但更是為了很多同胞們還沒有辦法得到救度而苦從心生，不由得為他們的遭遇感到心酸。

中國大陸這一片遼闊的土地上，千百年來孕育了多少英雄豪傑、仁人志士，在我們的世界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家衛國，為一國一朝奮戰到底，這才是忠，這才是義。如果所思所想是為了廣大群眾謀福利之事，一定要直直作去。這一些普遍大眾的價值觀裡根深蒂固的觀念，確實沒有錯。但是為了這一些種種名義，犧牲的是更多無辜百姓和軍人們的性命，一代一代為了什麼而

廝殺，為了什麼樣的遠景而發動戰爭，其實真的是說也說不清。很多人說，中國人好戰，朝代更替更是頻繁。追根究底，到底我們打的戰爭是為了更少人受到傷害，更多人可以受到保護，還是一不小心又跌入了環環相扣的你廝我殺呢？為了權力、地位，為了所謂的版圖和承諾呢？

我只是一個小兵，我懂得不多，但是我也曾經夢想過自己可以成為一軍之長，當不了大將軍，至少也當個校尉、當個前衛軍長。我出生在盛唐之後，處於藩鎮割據，地方上各地將軍兵權在手，不聽令於中央的狀況。我當時所處的位置並不起眼，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處於今日的山西境內。這裡並不是朝廷重視的地方，地方上將領擁兵自握的情形，其實朝廷也對我們不聞不問，任由地方將領自由發揮。朝廷管不了，地方上的武將們爭奪地位，滿口說的是為了保護人民，保護邊境地區免受外敵入侵，而我姜胡邦當時頂多就是一個管理十來人的小兵，在安史之亂之

後，我們這樣的小人物早已沒有了朝廷的保護，就一直聽命於地方武將，但其實我們不知道的內幕還很多。這一些黑暗的歷史我暫且不提了，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其實說到底就是一個個將領們自私自利，擁握兵權不肯交出的，所為之事亦是不為人知的一方之事。

我為什麼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小兵呢？我想，我還算是個好人，當時像我這樣的人也很多，軍隊裡我們不想靠在哪一邊站。我們也不想發動毫無意義的戰爭。每一次出動我們行事的時候，在不知道出戰目的或具體所為之時，我們絕不輕舉妄動，就算將軍令下要我們，或暗中行事宰殺敵人，或於兩軍交戰之中，要我們奮力砍殺前方來敵，或是要我們暗中射殺被埋伏的對手，或是焚燒不明糧草。這樣的事情，我們不幹。我們在軍中默默地守護一個底線——每一刀、每一個生命，我們都要負責。既然從軍，那就是真正為了保護人民不受傷害，為了保護家國不受侵犯，僅此

而已。若是為了擴大影響範圍或版圖，為了得到本來不屬於我方的任何物資或土地，我們不願意去殺害更多無辜的生命，也不願意讓戰爭更擴大再擴大，樹立的敵人更多。

這樣的日子當然不好過，或者說是不容易過。我們必須聽話，否則腦袋不保的話，我們想要保家衛國之事也就沒有了意義。我們必須在聽話之中不聽話，那就是不能為將領們的私利、為進行無辜濫殺的行動而戰。

確實，我們的生命不長久。我在進入軍隊的第五年，還剛剛滿二十歲的時候，就在一場戰役中喪命了。死前，我仍然不願意去宰殺任何一個人，因為我沒有理由去殺人，我很清楚地知道將領的動機並不是源於中央軍令，並不是保護國家免受外敵入侵，而是個人在藩鎮之間的權力爭奪之戰。我只能用我的身軀和技術暫緩戰爭的進度，我可以動兵器，打起來的時候也不會揮砍對方重要部位，我就是保護自己而已。

一剎那，很快地我就倒在血泊之中，後方有對方來軍給我前後夾攻，一下子我就這樣失去了意識。依稀記得當初我的靈魂是沒有太大痛苦的。但是我沒有很大的自由，好像死前跟這塊土地的空間有著某一種相應的力量，於是我的靈魂就在這峽谷之間的土地上，默默地守護著來往的人們。土地裡還有我的兄弟們，他們都很年輕，我們都有著一樣的抱負，那就是保護這一方的人們免受災難、免受戰爭之苦。一開始我們不知道自己怎麼幫助這來去的行人，但是我們很神奇地可以感受到每一個人的善惡念頭，只要一個波動，我們就能夠知道此人是為人而活之人，還是為己而活之人。

遇上好人、善人的話，我們會默默地給他指引方向；如果有壞事要發生，我們就默默用心念傳遞危機給他，或讓此人有改道的想法。若是遇到心念不正之人，我們不加害於他，但也不會幫助他，我們就隨緣，他的事便與我們無關。

我們終於不苦了，我們再也不用活在刀光劍影之下，我們成為土地上的好鬼。從軍的日子就此遠去。我們知道這一代的軍魂依然很多，但是我們守著自己土地裡的崗位，與他們彼此不相關。為什麼他們困在從軍的空間裡沒有出來呢？我當時不知道，但我很幸運地就是成為了土地裡的一條好鬼。

我們也曾經聽過佛號，我們見過不少出家人出入此地，這個峽谷雖不起眼，但也處於東西來去的要道之一。此時的我是一條靈，但是也能從僧人的念佛聲中感受到慈悲的心念，是我們從軍多年所感受到的完全不同的磁場。我們開始起了羨慕之心，能夠感受到自己隱藏深處的佛心還有渴望解脫的心。我們是土地上的「一條好鬼」，但是我們開始不甘於當一條鬼，這好像不是我們想要的日子，卻沒有選擇的餘地，所以就這樣一直默默無聞地待在土地裡做著好事，說我們是土地靈也不為過吧！幸運的是我們沒有被擠壓，也沒有受什麼苦，就是一直守護著這塊地方。

後來，好像是過了幾百年的日子之後，我們再一次遇到修行
人路經此地的念佛聲，由於我們好幾位跟著唱了幾句「南無阿彌
陀佛」之後，奇跡般地脫離了土地空間，成為了守護這一片大山
的鬼神眾。是神是鬼我們不知道，但是冥冥中我們享受著來往人
們的愛戴和祭拜，他們為這裡的山神祭拜貢品的時候，便是我們
可以享用之時。這一切好像就是如此的自然。我們大概是升級了
吧！我們唱的佛號還未能夠讓我們出離這裡的空間，也許是幾百年
來所積功德足夠，讓我們升級成為一方守護神，繼續守護著這來
往的人們。

我們從古至今，直到幾十年前，我們看見大橋和大路的建造
已經進入了我們峽谷的所在之地。這裡的氛圍和古時候大不相同
了。人們再也沒有踩著這塊土地，而是乘著汽車經過，或是偶爾
還可看見飛機從我們頭頂划過。這一切的變化並不影響我們默默
行善，我們繼續默默為人們指引方向，也默默守著大山在大雨之

中可以健康的排水，土石流亦不會發生。

我們苦嗎？行善的人不會苦，做好事的鬼也過著不錯的日子，這是我們相信的。只是前路茫茫，以後繼續當著這一方鬼神，還是另有出路，我們不知曉。至少，我們不用經歷戰爭的苦，不用當一個漂泊無依的軍魂，或者繼續在戰爭的空間裡彼此廝殺。我們就是默默地做著好事。

直到有一天，頭頂上划過一道金光。我們本以為是人們的現代科技又有了更上一層樓的發展，我們或許要到別處生活了。哪裡知道擡頭一看，一道很明亮很溫暖的金光照在我們的身上。啊！我認出來了，一眼就認出來這叫做佛光！我想起了幾百年前的那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於是拉著我的兄弟們一起大聲唱著「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一瞬間我們找不到彼此，然後就來到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空間。這個空間有佛號聲不絕於耳，是非常好聽的佛號聲。睜眼一

看，我的底下不再是髒兮兮的土地，而是一朵大蓮花，我在裡面好舒服，就這樣唱著佛號，一句一句唱下去。不久之後，我才知道我來到的地方叫做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這不是西方極樂世界，但是是一個通往西方極樂世界的佛國土。哇！我們都發出了驚嘆聲，竟然有佛在這邊給大家講經說法，給大家介紹西方極樂世界的美好。阿彌陀佛就在這裡，還有一個叫做蘇佛的人物，原來，就是蘇佛的發心，想要救救我們這些中國大陸的靈魂，才有了今日我們在這裡得救的機會！

我們開始學會了拜佛，就禮拜阿彌陀佛和蘇佛，感恩他們找到了我們，幫助我們脫離當土地神鬼的日子，幫助我們找到我們一直想尋找的真理。原來地球有佛正住，這真是太不可思議了！我們大家在西方法性土過起了新的生活，默默期許著自己好好修行，好好念佛，有一天也可以到西方極樂世界去，當佛多好，我們不當土地鬼了！在這邊看著世間的人們，中國的人們，這塊土

地上的鬼太多太多了，很多都沒有我們幸運，過著的是苦哈哈的日子，很多戰爭死亡的人們，死後的靈，身體還在流血當中，四肢殘缺不全的。我們也好生難過，我們唯有自己修行提升之後，才有機會幫助他們吧！阿彌陀佛和蘇佛的慈悲，一定可以有一天幫助更多的同胞們的！

感恩阿彌陀佛慈悲，感恩蘇佛慈悲！

南無阿彌陀佛

姜胡邦

唐朝邊疆人民的活菩薩 李妙如 （距今約一千三

百年）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李妙如：

我是李妙如，原本生於家世顯赫的官場人家之女，到了妙齡之時遠嫁他鄉，因為父親是當年皇帝重用的大臣，於是我被許配給邊疆地區的武將人家，亦是朝中為穩定朝政所建議之舉。父親作為恪盡職守的老臣，也是不敢違背皇帝之令，於是在我未滿十五歲的時候，便讓我嫁到了遠在西北高原的武將之子，此人亦是武將，是守衛邊疆的新晉將領，名為巫浩方。

我生於唐代，唐代初期太宗時期，國家達到鼎盛時期的時候。我是家中排行第二的女兒，上有兄長已繼承父親之志入朝為官

，下有弟妹亦於所學之路上戰戰兢兢地為自己所學盡力奮發。我是家中不太起眼的女兒，從小雖然不乏四書五經、琴棋書畫的熏陶，但是心中不曾為官場或宮中之事動過心思，因此對家國大事不甚了解，這並非因為自己為女兒身。

父親是開明之人，對於兒子和女兒的教育雖然有些不同，但從未讓女兒們有低於兄弟之感受。家中安排了兩位私塾先生分別為兒子和女兒開班教學，因為所學略有不同，往後所需亦有不同。家中的大小家丁皆可以參與其中，可見父親是非常開明且平等的。這在當時並不多見。

漸漸長大後，我對於佛法與佛經開始有了興趣。家中除了老奶奶，其他人對於佛法皆是一知半解。這樣的興趣讓我的性情更加沉穩，跟姐妹們對於外在世界的向往和追求不太相同。因此，我對於家中私塾先生所教便是興致平平。這樣的日子一直過到我年近十五歲。家中因需派出一位女兒出嫁到西北地區出嫁當時的

武將，因為姐姐已在不久之前出嫁到官場人家，我便自然成為待嫁之女。我的心情很平和，沒有期待也沒有抗拒，可能是近年來開始涉略佛法之後所漸漸養成的沉穩、寧靜的性格。

出嫁當天，我身穿漢人的衣裳，戴配的是邊疆地區的首飾和頭飾，顯得格外亮眼。此時的我已沒有太多如姐妹般的亮麗光彩和美貌，而是長得較為慈眉善目、平靜內斂的樣子。安安靜靜地出了嫁，自己和父母心中也知道此一去遙遙無期，大概再也沒有返鄉之時，所以大家也知道這也許是此生最後一面。

嫁到邊疆之時，此時的西域和朝中關係不錯，政局穩定，絲綢之路亦是通達順暢，一片祥和之景。我和夫君過著相敬如賓的生活，彼此尊重也沒有太深的情感交集。此時的我，不甘於一生就這樣嫁夫隨夫，無所作為地度過一生，佛經帶給我沉穩平靜的性情，卻也讓我不知道要服務眾生，要多做少言，行善佈施等事亦為重要。我知道腳踏實地的為人們做事也是學佛的精神，是慈悲

也是大量。

於是，我因為夫君在此地的地位，而有著很多可以發揮助人的機會。對於地方上的老弱婦孺，我致力於推廣為他們生活方便及改善的措施，尤其對於兒童的教育，邊疆地區的重視程度不如我們中原地區，人們對於習武之事較為感興趣。我深知如果國家要統一穩定，兒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事，尤其對於傳統德行教育的培養，也應該讓孩子們從小就有接觸此類教育的機會。於是，我上呈建議書，建議每一區若是可以設立更多的學堂供孩子們有學習傳統四書五經、德行教育的機會，也可以請中原的教師前來這裡服務，將對邊疆教育有更進一步的提升，這對於往日與中原地區的交流也是很有幫助的。

這個計劃進行得很不錯，我自己也是因為夫君的關係可以很方便地提出建議，幫助教育等各種措施在當地的展開。人們大多不知道我李妙如的名字，但是知道巫夫人是個好人，是個為民著

想的好人。我覺得學佛的精神就是要落實在生活裡吧，自己也從中長養慈悲之心，知道人民生活不易，知道邊疆地區的限制和需要補足的地方。就這樣我好像默默地成為了人們心中的活菩薩，大家有事相求的時候，也會到我們家中打鼓敲一敲，申報自己的所思所求，我也盡力為百姓們的福祉做著本分之事。

我一直安然、平靜地活到六十二歲，一生沒有孩子，但是也沒有什麼遺憾，這樣的生活是我自己選擇而且滿足的。丈夫的包容和慈心，也從中一直默默地幫助種種事務的進行。雖是一名武將，但也不是粗人，是一名人人稱頌的好將軍。邊塞既然安穩無恙，那麼對於民生更是必須重視，必須努力做到幫助人民。

我在六十二歲的時候，因為一次小病，落下了病根，身體變得比較虛弱，不久後便與世長辭。當地人民為我設立了雕像，是一個白衣居士慈眉善目的樣子，上面依然是刻著我夫人的號而不是本名。我死後本來還在空間中等待著自己的去處，而不久後雕

像設立之時，我便自然地進去了，在裡面端坐起來，度過了好久好久的時光。我在雕像當中也知道要念佛，雖然沒有緊持佛號，但是千百年來也是斷斷續續地念著佛，始終沒有忘記是學佛的居士身份。

時過境遷，後來人們漸漸把我淡忘，我也樂得自在，後人早已忘記我這個小人物的存在。而在多年之後，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邊疆地區當時是為青海省管轄之下，我的雕像也在歷經滄桑之後被拆了下來。此時已經看不出本人的樣子了，雕像早已經過歲月的蹉跎而變形了。我的靈跳了出來，後來在游走之際便依附在青海湖邊的小鎮裡。我沒有特別向往要去哪裡，雖然知道念佛，但是沒有發願往生西方。當初作為人妻時，念佛也是為了定心、淨心，沒有發願，也不知道跟佛學就要發願跟佛同行，所以我一直沒有脫離空間的機會，因為心沒有真正發出真心。

雖然我們處在地廣人稀的地方，但是這裡的靈不在少數。我

可以看見空間中層層疊疊的眾生，大多跟我不在同一個空間裡，但是一樣做著默默守護這片大地的事。就在不久之前，我們很多眾生忽然受到了震動，一道金光照在整個青海湖的上方，整個湖面熱鬧了起來，好多眾生一一隨光而去，很快的速度，湖裡的眾生很多都感應到了金光的到來。我也知道這是佛光，於是很快地跟上了大家的脚步，往光處走，便來到了西方法性土這個地方。

我對於這個地方的樣子不是太陌生，蓮花是我熟悉的花，佛號也是我熟悉的「南無阿彌陀佛」佛號，唯獨這個地方的殊勝莊嚴，是我無法想象得到的。我知道自己來到了佛的世界，心中很感恩很法喜，也認識了人間澳洲的蘇佛蘇居士，原來是因為他的大舉超度，帶著阿彌陀佛以千百億化身的速度到各地救度空間眾生，好多好多眾生都得救了。我們很多都困了百年、千年之久，一下子來到了光明的世界，大家都興奮無比，知道自己是被佛救了，救到了一個光明無比的佛國土，有的還熱淚盈眶很感動，表

示自己走對路了。

南無阿彌陀佛高大巍巍地放著金光照著我們，我們就安心地待在這裡，才知道蘇佛是在我們大中國地區來回大超度，我看見我們那個地區，乃至於更為西部的沙漠、高山、湖泊、草原、雪地等等土地，都曾經被蘇佛的十二道佛光一一掃過，佛所帶走的眾生無量無邊很多很多，動物也有、植物也有，空間幽靈滿滿的，尤其魔眾很多，壓在沙漠裡、深山裡、高原大山裡的魔眾，這一次竟然都有了出離的機會，可見佛光的滲透力是如此之強，佛光的力量因為有慈悲心的加持而變得沒有限制的光亮。我們中國人民深深感恩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幫助我們的一切。佛的慈悲心是我們可以學習效法的，於是我們一直念著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期盼有一天可以進入西方極樂世界，真正走向更圓滿的生命。

南無阿彌陀佛

李妙如

唐朝 文成公主
（距今約一千三百多年）
吐蕃人民的活菩薩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被中原的人們稱呼了上千年的公主之稱，或是為吐蕃人民親切地稱為「甲木薩」亦是上千年之久了。此時文成公主已不是公主，如今西方法性土蓮花台上的文成公主便是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的弟子，是發願生生世世跟隨我佛修行的好弟子。

上千年來的時光過得很快，一眨眼來到了今天，世界上有了
一個很神奇的地方存在於世，那便是位於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西方
法性土，這麼一個靈性的佛國土。我代表中原人民也代表西藏人
民，向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致以萬分的感恩之心。南無阿彌陀佛

和蘇佛所到之處便是眾靈得度之時。廣大的中原地區乃至於今日的西藏等邊疆地區都有佛的身影，有蘇佛的千百億化身的覆蓋。這樣的好事從未得聞，此時卻發生在我們廣大的眾靈身上。

文成公主為何同時代表著中原人民也代表著西藏人民呢？是的，我就是當年於長安城內遠嫁吐蕃松贊干布的唐朝公主。我是唐太宗李世民親自篩選作為兩國和親的公主。我的性格向來大方、知書達理，對於家國天下及百姓也有很深的情懷和連結。當時，文成公主知道了此一消息之後，心中帶著滿滿的期待和盼望，盼望著國家可以跟邊疆的領土有著更密切的關係，也盼望著兩地人民永久地和平與穩定。

我作為李氏家族之人，深知一國之朝政與對外的關係是國家重要的柱石。中原地區經過了數百年的分分合合，戰爭無數。唐朝當時於立國之初尚未穩定，隋朝草草地結束和唐朝繼承了中國大一統的局面，要維持一國的穩定和邊疆的和平不是容易的事。

文成公主既然有幸獲得如此珍貴的使命，一定視為己任，任重而道遠啊！

當時唐太宗對我多有愧疚之心，深知我此去他鄉再無折返之時，且吐蕃地勢很高、氣候與中原地區迥異，也是擔心我一姑娘家是否可以勝任。知道此事時，我滿心歡喜，去意已決，唐太宗和眾多李氏子孫以及朝中大臣對此事皆非常重視，於是給我準備了很多珍貴的唐朝珍寶帶到吐蕃去。其中有本師釋迦牟尼佛的像、經書、經典、各種手藝及播種的種子等等，算是給了吐蕃人民很大的驚喜。

我在吐蕃一待便是三十年之久，直到老來逝世之時已經是近六十的高齡了。我的夫君松贊干布是一名為民為國的好人，只是他死得很早，我們倆沒有太多相處的時光，他忙忙碌碌地四處走動，而我一直留在此時的拉薩城裡，各自有著各自的職責。吐蕃人民都是信奉藏傳佛教的老實人家，我便與他們同行，著實地向

他們學習，學習真正的藏傳文化和民間的各種習俗。我同時也會推廣漢族人民的文化，得到了當地人民的萬分認可和愛戴。

這一生我過得很充實，自己一向也是個想好、看好之人，心中踏實、盡管吐蕃與中原偶爾也曾有過小規模的戰亂，或者一路上總會遇到誤解自己之人，我也都不曾放在眼裡。世間亂象本是如此，無論遇到什麼事情，我一直都是不慌不亂，因為比起兩國的和平和穩定，沒有什麼是比這個更重要的事了。學習吐蕃文化的同時，我努力地學習了他們的語言，這是一個比較艱巨的任務，畢竟當時懂得吐蕃語的漢人不多，我也是從與他們的互動和生活中一點一滴學起來的。

我的夫君逝世的時候，唐太宗曾經希望我能夠回到唐朝，可是我拒絕了。在這邊我過得很好，盡管有著文化習俗上的不適應，最初之期也有過高原反應，但是我骨子裡就是有那麼一股男子的氣概，也不覺得苦。這跟我們李氏家族早年經歷的風風雨雨也

有關係吧！看著父輩祖輩們辛苦打下的江山和經營的國家大事，我處於邊疆一帶，負責維護兩方地區和平的事，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困難。一切還是以民為重，這是父輩們教給我的終身受用的人生道理。

西藏的人民十分淳樸善良，但是他們從古至今似乎沒有學過真正的佛法。我雖然也是秉持著與他們結下佛緣的目的前往，這與當時另一位也是遠嫁吐蕃松贊干布的尼泊爾公主一樣，我們都有著相同的抱負和使命。吐蕃人民至今信奉佛教，也就是藏傳佛教，只是此些佛法的教育裡沒有太多提供給孩子們基礎的道德教育及學佛的大根大本——改個性以及看好、想好、說好等等教育，而是較為流於形式和流於密宗所重視的持咒等修心方式。這是如今文成公主在西方法性土上看到的事實真相。這也是西藏人民甚少有人可以解脫生死，真正達到不老不病，靈性不死，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原因。

今天的文成公主已經安然地坐在西方法性土的蓮花座上，世間的一切恍如昨日。就如同我死後一直待在吐蕃沒有離開過一樣，就在供奉著大唐釋迦牟尼佛像的大昭寺裡，我就安然地坐在此處供後人祭拜。與我同行的還有先前提到的那一位尼泊爾的尺尊公主，我們倆就一直守護著這來來往往的西藏人民。而西方法性土更是不可思議的地方，有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在空間中流傳，也有蘇佛的講經不間斷地給我們這些佛子們淨化和調心的機會。這裡的蓮花很香，在這裡的人各個也變得很年輕很莊嚴，跟世間人的相完全不同。在這裡我看到藏族人民一臉錯愕的樣子，他們大多也不知道西方法性土這麼一個地方，所以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所見到的世界真的是佛的世界。我向他們微笑、點頭，表示他們真的是太有福報了。

廣大的西藏地區，雪山裡、湖泊裡、草原上都有滿滿的靈魂等待救贖。還有很多的動物靈也在其中，他們經常都是死了又復

生成為一樣的動物，我就看到很多藏羚羊，死了還是投胎為藏羚羊，多生多世都是藏羚羊。他們對藏地有眷戀的情懷，也放不下這個軀殼，認為這樣的生活就是他們的全部，當然更不知道可以念佛求生的道理。西藏的佛法教育需要真正的改變，才有辦法真實實地幫助西藏人民了生脫死。這一次蘇佛的大舉超度，似乎從未見過的巨大佛光在高原上環繞，很多靈看了十分歡喜，他們都在空間裡、大地裡、動物身裡，還有大片大片的雪山壓著滿滿的魔眾。此時文成公主看到時也嚇了一大跳。原來我們白皚皚、如此雄偉壯觀的雪山裡頭，竟然都是滿滿的魔眾在受報。西藏高山的平均高度多達六千米以上，很多甚至高達八千多米，全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瑪峰更是有一半處於中國西藏的邊境內。這裡的魔眾多得數也數不清，層層疊疊的看得我們都眼花繚亂。

看到蘇佛救起的無數魔眾與眾生當中，有那麼多被壓了不知多久的眾生終於得救了！這一畫面非常感人，我們看得目瞪口呆

，很敬佩蘇佛的精神，可以有如此浩瀚的毅力與慈悲來犧牲自己的身體救起那麼多的魔眾和眾生。文成公主一直合掌向蘇佛表達自己的感恩之心。自己曾經是大唐公主，後來也成為西藏的一部分，對於中原和邊疆我都有甚深的連結，知道人們的苦還有苦於無人救的苦。此時這些苦都一一在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的大慈大悲及佛光的注照下消融殆盡。

文成公主帶著滿滿的感恩之心向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頂禮謝佛恩。

南無阿彌陀佛

文成公主

本寺一切法寶

免費結緣

禁止販售

請勿擅改內容

歡迎翻印流通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迴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This book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It is not for sale.

時光隧道——空間打開

訪問中國歷史人物

第三集

出版佛寺：澳洲香光大佛寺

HSIANG KUANG Pure Land Buddhist Centre

通訊地址：120 Gordon Smiths Road,

Goombungee QLD 4354, Australia

電子郵件：info@nmantf.org.au

香光官網：https://www.nmantf.com.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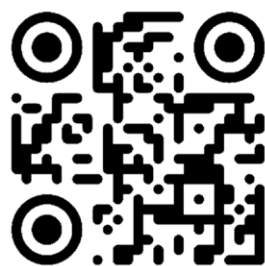
香光文庫：https://post.nmantf.com.au/



Youtube講經



香光官網



香光文庫

二〇二六年四月恭印

阿彌陀佛為主
西方極樂為家



淨土．澳洲香光大佛寺

HSIANG KUANG PURE LAND BUDDHIST CENTRE

本寺一切法寶，免費結緣，禁止販售，請勿擅改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This book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It is not for sale.